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52 册 No. 2115

譚津文集 19 卷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目录

[譚津明教大师行业记\(石刻本在杭灵隐山\)](#)

[卷第一](#)

辅教篇上 原教 劝书(并序共四篇)

[卷第二](#)

辅教篇中 广原教(并序共二十六篇)

[卷第三](#)

辅教篇下 孝论(并序共一十三篇) 坛经赞 真谛无圣论

[卷第四](#)

皇极论 中庸解(五篇)

[卷第五](#)

论原(共四十篇) 礼乐 大政 至政 赏罚 教化 刑法 公
私 论信 说命 皇问

卷第六

论原 问兵 评让 问霸 巽说 人文 性德 存心 福解
评隐 喻用 物宜 善恶 性情 九流 四端

卷第七

论原 中正 明分 察势 刑势 君子 知人 品论 解讥
风俗 仁孝 问经 问交 师道 道德 治心(论原毕) 杂着
(六篇) 记复古 文说 议早对 夷惠辩 唐太宗述 易术解

卷第八

杂着(六篇) 逍遥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龙文 记龙鸣 寂子解
寂子解傲 书 万言书上
仁宗皇帝

卷第九

书 再上
仁宗皇帝 书启(共十三封) 上韩相公(四封) 上富相公 上张端
明 上田枢密 上曾参政 上赵内翰 上吕内翰 上欧阳侍郎
上曾相公 谢李太尉

卷第十

书启状 与关彦长秘书 答茹秘校书 与章表民秘书 与章潘
二秘书 与马著作书 与周感之员外 答王正仲秘书 受佛日
山请先状上蔡君谔侍郎 与通判而下众官 与诸山尊宿僧官
与诸檀越书 赴佛日山请起程申状 接杭州知府观文胡侍郎先
状 接钱塘知县先状 接大觉禅师先书 谢王侍读侍郎 谢沈
司封提刑 谢王密谏知府惠诗 与瀛州李给事 与广西王提刑
与陈令举贤良 与润州王给事 与王提刑学士 与陆推官 与
张国博知县 谢钱塘方少府 谢仁和赵少府 谢沈少卿见访
与祖龙图罢任杭州 送诗与杨公济 还章监簿门状 与石门月
禅师 与黄龙南禅师(别幅) 答黄龙山南禅师(次幅) 与圆通禅

师 又与圆通禅师 答圆通禅师让院 答万寿长老 与万寿长
老 谢杭州宝月僧正 退金山茶筵回答 与东林知事 与楚上
人 发供养主与檀那

卷第十一

叙(共二十三篇) 传法正宗定祖图叙(与祖图上进) 六祖法宝记叙
明州良和尚语录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 移石诗叙 法云十
咏叙 法喜堂诗叙 山茨堂叙 趣轩叙 山游唱和诗集叙 山
游诗后序 与月上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送浔阳姚驾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诗叙 送王仲宁歌叙 送周感之诗叙 送周公济
诗叙 送周感之秘书南还叙 送林野夫秀才归潮阳叙 送梵才
吉师还天台譚叙 送真法师归庐山叙

卷第十二

志记铭碑(共一十二篇) 武林山志 游南屏记 解独秀石名 无
为军崇寿禅院转轮大藏记 漳州崇福院千佛阁记 泐潭双阁铭
清轩铭 南轩铭 旧研铭 题荷香亭壁 文中子碑 天竺慈云
法师曲记

卷第十三

碑记铭表辞(七篇) 秀州资圣勤禅师塔志铭 秀州资圣暹和尚影
堂记 故杭州灵隐普慈大师塔铭 石壁山保圣寺故绍大德塔表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辞 李晦叔推官哀辞 周叔智哀辞 述题书
赞传评(共十二篇) 秀州精严寺行道舍利述 庐山远公影堂 题
梅福传后 书文中子传后 书李翰林集后 书诸葛武侯传 书
范睢传后 段太尉传赞 好善赞 陆蟾传 韩旷传 评北山清
公书

卷第十四

非韩上 第一(并叙)

卷第十五

非韩中 第二至第十三

[卷第十六](#)

非韩下 第十四之三十

[卷第十七](#)

古律诗(共六十首)

[卷第十八](#)

与杨公济晤冲晦山游唱和诗(共六十九首)

[卷第十九](#)

附录诸师著述 御溪东郊草堂释怀悟序 又序莹道温作 石门
惠洪礼嵩禅师塔诗(三十一韵) 楞伽山守端吊嵩禅师诗(一百韵又引)
龙舒天柱山修静赞(并引) 灵源叟题明教大师手帖后(二首) 天台
松雨斋原旭撰(并叙) 疏语 嘉兴都纲天宁弘宗指南序 杭州径
山住持文琇序

[鐔津集重刊疏](#)

[重刻鐔津文集后序](#)

No. 2115

[鐔津文集目录](#)

- 卷首
 - 行业记(此即序)(陈舜俞撰)
- 卷一
 - 辅教篇上
 - 原教

- 劝书(并序共四篇)
- 卷二
 - 辅教篇中
 - 广原教(并序共二十六篇)
- 卷三
 - 辅教篇下
 - 孝论(并序共一十三篇)
 - 坛经赞
 - 真谛无圣论
- 卷四
 - 皇极论
 - 中庸解(五篇)
- 卷五
 - 论原(共四十篇)
 - 礼乐
 - 大政
 - 至政
 - 赏罚
 - 教化
 - 刑法
 - 公私
 - 论信
 - 说命
 - 皇问
- 卷六
 - 论原
 - 问兵
 - 评让
 - 问霸
 - 巽说
 - 人文
 - 性德
 - 存心
 - 福解

- 评隐
- 喻用
- 物宜
- 善恶
- 性情
- 九流
- 四端

• 卷七

。 论原

- 中正
- 明分
- 察势
- 刑势
- 君子
- 知人
- 品论
- 解讥
- 风俗
- 仁孝
- 问经
- 问交
- 师道
- 道德
- 治心(论原毕)

。 杂着(六篇)

- 记复古
- 文说
- 议旱对
- 夷惠辩
- 唐太宗述
- 易术解

• 卷八

。 杂着(六篇)

- 逍遥篇

- 西山移文
- 哀屠龙文
- 记龙鸣
- 寂子解
- 寂子解傲
- 书
 - 万言书上
仁宗皇帝
- 卷九
 - 书
 - 再上
仁宗皇帝
 - 书启(共十三封)
 - 上韩相公(四封)
 - 上富相公
 - 上张端明
 - 上田枢密
 - 上曾参政
 - 上赵内翰
 - 上吕内翰
 - 上欧阳侍郎
 - 上曾相公
 - 谢李太尉
- 卷十
 - 书启状
 - 与关彦长秘书
 - 答茹秘校书
 - 与章表民秘书
 - 与章潘二秘书
 - 与马著作书
 - 与周感之员外
 - 答王正仲秘书
 - 受佛日山请先状上蔡君谟侍郎
 - 与通判而下众官

- 与诸山尊宿僧官
- 与诸檀越书
- 赴佛日山请起程申状
- 接杭州知府观文胡侍郎先状
- 接钱塘知县先状
- 接大觉禅师先书
- 谢王侍读侍郎
- 谢沈司封提刑
- 谢王密谏知府惠诗
- 与瀛州李给事
- 与广西王提刑
- 与陈令举贤良
- 与润州王给事
- 与王提刑学士
- 与陆推官
- 与张国博知县
- 谢钱塘方少府
- 谢仁和赵少府
- 谢沈少卿见访
- 与祖龙图罢任杭州
- 送诗与杨公济
- 还章监簿门状
- 与石门月禅师
- 与黄龙南禅师(别幅)
- 答黄龙山南禅师(次幅)
- 与圆通禅师
- 又与圆通禅师
- 答圆通禅师让院
- 答万寿长老
- 与万寿长老
- 谢杭州宝月僧正
- 退金山茶筵回答
- 与东林知事
- 与楚上人

- 发供养主与檀那
- 卷十一
 - 叙(共二十三篇)
 - 传法正宗定祖图叙(与祖图上进)
 - 六祖法宝记叙
 - 明州良和尚语录叙
 - 武陵集叙
 - 原宗集叙
 - 移石诗叙
 - 法云十咏叙
 - 法喜堂诗叙
 - 山茨堂叙
 - 趣轩叙
 - 山游唱和诗集叙
 - 山游诗后序
 - 与月上人更字叙
 - 周感之更字叙
 - 送浔阳姚驾部叙
 - 送郭公甫朝奉诗叙
 - 送王仲宁歌叙
 - 送周感之诗叙
 - 送周公济诗叙
 - 送周感之秘书南还叙
 - 送林野夫秀才归潮阳叙
 - 送梵才吉师还天台诗叙
 - 送真法师归庐山叙
- 卷十二
 - 志记铭碑(共一十二篇)
 - 武林山志
 - 游南屏记
 - 解独秀石名
 - 无为军崇寿禅院转轮大藏记
 - 漳州崇福院千佛阁记
 - 泐潭双阁铭

- 清轩铭
- 南轩铭
- 旧研铭
- 题荷香亭壁
- 文中子碑
- 天竺慈云法师曲记
- 卷十三
 - 碑记铭表辞(七篇)
 - 秀州资圣勤禅师塔志铭
 - 秀州资圣暹和尚影堂记
 - 故杭州灵隐普慈大师塔铭
 - 石壁山保圣寺故绍大德塔表
 -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辞
 - 李晦叔推官哀辞
 - 周叔智哀辞
 - 述题书赞传评(共十二篇)
 - 秀州精严寺行道舍利述
 - 庐山远公影堂
 - 题梅福传后
 - 书文中子传后
 - 书李翰林集后
 - 书诸葛武侯传
 - 书范睢传后
 - 段太尉传赞
 - 好善赞
 - 陆蟾传
 - 韩旷传
 - 评北山清公书
- 卷十四
 - 非韩上
 - 第一(并叙)
- 卷十五
 - 非韩中
 - 第二至第十三

- 卷十六
 - 非韩下
 - 第十四之三十
- 卷十七
 - 古律诗(共六十首)
- 卷十八
 - 与杨公济晤冲晦山游唱和诗(共六十九首)
- 卷十九
 - 附录诸师著述
 - 御溪东郊草堂释怀悟序
 - 又序莹道温作
 - 石门惠洪礼嵩禅师塔诗(三十一韵)
 - 楞伽山守端吊嵩禅师诗(一百韵又引)
 - 龙舒天柱山修静赞(并引)
 - 灵源舆题明教大师手帖后(二首)
 - 天台松雨斋原旭撰(并叙)
 - 疏语
 - 嘉兴都纲天宁弘宗指南序
 - 杭州径山住持文琇序

鐔津文集目录毕

鐔津明教大师行业记(石刻本在杭灵隐山)

尚书屯田员外郎陈舜俞撰

宋熙宁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门明教大师。示化于杭州之灵隐寺。世寿六十有六。僧腊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毘。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坏者三。顶骨出舍利。红白晶洁。状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数珠亦不坏。于是邦人僧士。更相传告。骇叹顶礼。越月四日。合诸不坏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尝与其交居士陈舜。俞极谈死生之际而已。属其后事。兹用不能无述也。师讳契嵩。字仲灵。自号潜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钟氏。七岁而出家。十三得度落发。明年受具戒。十九而游方。下江湘陟衡庐。首常戴观音之像。而诵其号日十万声。于是世间经书章句不学而能。得法于筠州洞山之聪公。庆历间入吴中。至钱塘。乐其湖山。始税驾焉。当是时天下之

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东南有章表民。黄鹄隅。李泰伯。尤为雄杰。学者宗之。仲灵独居。作原教孝论十余篇。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诸君读之。既爱其文。又畏其理之胜而莫之能夺也。因与之游。遇士大夫之恶佛者。仲灵无不恳恳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后有好之甚者。仲灵唱之也。所居一室。萧然无长物。与人清谈。靡靡至于终日。客非修洁行谊之士。不可造也。时二卿郎公引年谢归。最为物外之友。尝欲同游径山有行色矣公亦风邑豪预焉。冀其见仲灵而有以尊养之。仲灵知之不肯行。使人谢公曰。从吾所好何必求富而执鞭哉。凡其洁清类如此。皇佑间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几罢归。复着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仲灵之作是书也。慨然悯禅门之陵迟。因大考经典。以佛后摩诃迦叶独得大法眼藏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达磨。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嘱。不立文字谓之教外别传者。居无何观察李公谨得其书。且钦其高名。奏赐紫方袍。仲灵复念。幸生天子大臣护道达法之年。乃抱其书以游京师。府尹龙图王仲义果。奏上之。仁宗览之。诏付传法院编次。以示褒宠。仍赐明教之号。仲灵再表辞。不许。朝中自韩丞相而下。莫不延见而尊重之。留居悯贤寺不受请还东南。已而浮图之讲解者。恶其有别传之语而耻其所宗不在。所谓二十八人者。乃相与造说以非之。仲灵闻之攘袂切齿。又益著书。博引圣贤经论古人集录为证几至数万言。士有贤而好佛者。往往诣而诉其冤久之。虽平生厚于仲灵者。犹恨其不能与众人相忘于是非之间。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论议是是非非者。卒与数物不坏以明之。呜呼使其与夺之不公辩说之不契乎。道则何以臻此哉。虽然仲灵之所以自得而乐诸己者。盖不预于此。岂可为浅见寡闻者道耶。仲灵在东南最后密学。蔡君谟之帅杭也。延置佛日山礼甚厚居数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学者。人莫之能从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书自定祖图而下。谓之嘉佑集。又有治平集凡百余卷。总六十有余万言。其甥沙门法灯克奉藏之以信后世云。熙宁八年十二月五日记。

鐔津文集卷第一

藤州鐔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辅教编上

原教

万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于生。生固因于情。情固因于性。使万物而浮沈于生死者。情为其累也。有圣人者大观。乃推其因于生之前。示其所以来也。指其成于死之后。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导天下。排情伪于方今。资必成乎将来。夫生也。既有前后而以今相与不亦为三世乎。以将来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则方今穷通。由其已往之所习。断可见矣。情也者发于性。皆情也。苟情习有善恶。方其化也则冥然。与其类相感而成。其所成情习有薄者焉。有笃者焉。机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圣人宜之。故陈其法为五乘者。为三藏者。别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胜数。上极成其圣道。下极世俗之为农者商者技者医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与五乘者皆统之于三藏。举其大者则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声闻乘。次四曰缘觉乘。次五曰菩萨乘。后之三乘云者。盖导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洁清污直趣乎真际。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窥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胶甚而其欲不可辄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谓也。一曰不杀。谓当爱生不可以已辄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盗。谓不义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谓不乱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语。谓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饮酒。谓不以醉乱其修心。曰天乘者。广于五戒谓之十善也。一曰不杀。二曰不盗。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语。是四者其义与五戒同也。五曰不绮语。谓不为饰非言。六曰不两舌。谓语人不背面。七曰不恶口。谓不骂亦曰不道不义。八曰不嫉。谓无所妬忌。九曰不恚。谓不以忿恨宿于心。十曰不痴。谓不昧善恶。然谓兼修其十者。报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资之所以为人也。脱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谓其臣何尚之曰。适见颜延之宗炳着论。发明佛法甚为明理。并是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感此化。朕则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复何事。尚之因进曰。夫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持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亿千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则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则与其所谓五常仁义者。异号而一体耳。夫仁义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议之。而未始不异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于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语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谓事必揣量其本而齐等其末而后语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责其三世之谓。何异乎以十步之履而诘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纷纷也曷不为我之鲜乎。是岂知其所适之远近所步之多少也。然圣人为教而恢张

异宜。言乎一世也。则当顺其人情为治其形生之间。言乎三世也。则当正其人神指缘业乎死生之外。神农志百药虽异。而同于疗病也。后稷标百谷虽殊。而同于膳人也。圣人为教不同。而同于为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谓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验矣。神之在人犹火之在薪也。前薪虽与火相烬。今所以火者曷尝烬乎。曰神理冥眇。其形既谢。而孰能御其所适。果为人邪。果为飞潜异类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习之业推之。则其报也不差。子岂不闻洪范五福六极之谓乎。五福者。谓人以其心合乎皇极。而天用是五者应以向劝之。六极者。谓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极。而天用是六者应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恶之应已然。其神往则善恶之报岂不然乎。佛经曰。一切诸法以意生形。此之谓也。曰谓佛道绝情而所为也如此。岂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举有情。佛独无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为者既类夫仁义而仁义乌得不谓之情乎。曰仁者何。惠爱之谓也。义者何。适宜之谓也。宜与爱皆起于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则仁义乃情之善者也。情而为之而其势近权。不情而为之而其势近理。性相同也情相异也。异焉而天下鲜不竞。同焉而天下鲜不安。圣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群生。圣人欲息之其所竞。所以推怀而在万物。谓物也。无昆虫无动植。佛皆概而惠之。不散损之。谓生也。无贵贱无贤鄙。佛皆一而导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群生。岂不谓大诚乎。推其怀而尽在万物。岂不谓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诚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国之内四夷八蛮之外。其人闻佛。之言为善有福为恶有罪。而鲜不测然收其恶心欢然举其善意。守其说拳拳不敢失之。若向之所谓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尝不相化而为之。自乡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国。朝廷之士 天子之宫掖。其修之至也。不杀必仁。不盗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乱。不绮语必诚。不两舌不谗不恶口不辱。不恚不讎。不嫉不争。不痴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诚于身而加于人。况五戒十善之全也。岂有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为人子者而不孝其亲。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无有也。为之者唯恐其过与不及为癖耳。佛岂苟癖于人焉。如此者佛之道岂一人之私为乎。抑亦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父子邪。岂妨人所生养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吏而张之。亦其化之理隐而难见。故世不得而尽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岂不然乎。人之惑于情久矣。情之甚几至于敝薄。古圣人忧之。为其法交相为治。谓之帝。谓之王。虽其道多方。而犹不暇救。以仁恩之。以义教之。赏欲进其善。罚欲沮其恶。虽罚日益劳赏日益费。而世俗益薄。苟闻有不以赏罚而得民迁善而远

恶。虽圣如尧舜必欢然喜而致之。岂曰斯人不因吾道而为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圣人私其道也。安有圣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龙振于江海而云气油然四起。暴虎声于山林而飏风颺颺而来。盖其类自相应也。故善人非亲而善人同之。恶人非恩而恶人容之。舜好问而察迩言。隐恶而扬善。及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海沛然莫之能御也。禹闻善言则拜。孔子尝谓。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其改之。颜子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谓。好善优于天下。又谓。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乐善人也。以其善类固类于佛。苟其不死见乎吾道之传。是必泯然而推之。噫亦后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证。尚使两家之徒犹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专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过则争。专过则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专。君子当而已矣。何必苟非。饮食男女人皆能知贵。而君子不贵。君子之所贵。贵其能知道而识理也。今有大道远理若是。而余不知。余愧于人多矣。尝试论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其内。欲人言顺而貌从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设教则不能果致也。感其内者。非以神道设教则不能必化也。故佛之为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盖亦感内而制外之谓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谓也。非谓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谓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则福应。死也则其神清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则非庆。死也则其神受诛。故天下闻之其心感动。恶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无有。然其教之作于中国也。必有以世数相宜而来应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应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数之未尽。相感之理未穷。又安可以爱之而苟存。恶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顺时应人而为之。岂不然哉。况其有妙道冥权。又至于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静寂灭之谓也。谓其灭尽众累纯其清静本然者也。非谓死其生取乎空荒灭绝之谓也。以此至之则成乎圣神以超出其世。冥权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谓也。谓其拯拔群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则皇道几之。考其权用应世则无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后世不能臻之。言其权也默而体之则无世不得。昔者圣人之将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长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己而苟尊于人也。盖欲因其道而为道。因其善而为善。佛之经固亦多方矣。后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过信。令君有佞善辄欲捐国为奴隶之下。俗有浅悟遽欲弃业专胜僧之高。此非谓用佛心而为道也。经岂不曰。诸佛随宜说法意趣难解。故为佛者不止缁其服剪其发而已矣。然佛之为心也。如此岂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杨墨而讥之。夫杨墨者。滞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详之。徒汹汹然诞佛谓其说之不典。佛之见出

于人远矣。乌可以己不见而方人之见。谓佛之言多劫也诞耶。世固有积月而成岁积岁而成世。又安知其积世而不成劫耶。苟以其事远耳目不接。而谓之不然。则六艺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传。而孰亲视之。此可谓诞乎。谓佛言大也诞邪。世固有游心凌空而往。虽四隅上下窅然。曷尝有涯方之佛谓其世界无穷。何不然乎。谓佛言化也诞邪。世固有梦中而梦者。方其梦时。而其所遇事与身世与适梦。或其同或其异莫不类之。梦之中既梦。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见既远而其知物亦多。故圣人广其教以教多类。欲其无所适而不化也。今曰佛西方圣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国。斯亦先儒未之思也。圣人者。盖大有道者之称也。岂有大有道而不得曰圣人。亦安有圣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于夷而然也。若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绍行于中国。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则易与中庸云矣。而无用佛为。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与世书一也。是圣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异者何以处之。水多得其同则深为河海。土多得其同则积为山岳。大人多得其同则广为道德。呜呼余乌能多得其同人。同诚其心同斋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吾亲以资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厌邪。子辈杂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张其布施报应以衣食于人。不为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补治其世而致福于君亲乎。曰固哉居吾语汝。汝亦知先王之门论德义而不计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乱。遂为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属其属。岂谓禁民不得以利而与人为惠。若今佛者默则诚语则善。所至则以其道劝人。舍恶而趋善。其一衣食待人之余非黷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岂佛之法谬乎。孟子曰。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儒岂不然邪。尧舜已前其民未四。当此其人岂尽农且工。未闻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举。而民已匮且敝。及秦废王制而天下益扰。当是时也佛老皆未之作。岂亦其教加于四民而为病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为世之忧太过。为人之计太约。报应者。儒言休证咎说。积善有庆积恶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于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证则可不应之。孰为虚张邪。夫舍惠诚人情之难能也。斯苟能其难能。其为善也不亦至乎。语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盖言圣人难之。亦恐其未能为也。佛必以是而劝之者。意亦释人食悖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视其与人为施者公私如何哉。不当傲其所以为施也。礼将有事于天地鬼神。虽一日祭必数日斋。盖欲人诚其心而洁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佛者其为心则长诚。斋戒则终身。比其修斋戒之数日。福亦至

矣。岂尽无所资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发肤以奉父母之遗体。人伦之道也。而子辈反此自为其修。超然欲高天下。然修之又几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为佛者斋戒修心。义利不取虽名亦忘。至之遂通于神明。其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于人则无物不欲善之。其为道抑亦大矣。以道报恩何恩不报。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己虽不娶而以其德资父母。形虽外毁而以其道济乎。亲泰伯岂不亏形邪。而圣人德之。伯夷叔齐岂不娶长往于山林乎。而圣人贤之。孟子则推之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不闻以亏形不娶而少之。子独过吾徒邪。夫世之不轨道久矣。虽贤父兄如尧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远。教亦将季。乌得无邪人寄我以偷安邪。虽法将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亩中固有不实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废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详。诚可尚也。然则辨教之说皆张于方今。较之孰为优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圣人之教。小子何敢辄议。然佛吾道也。儒亦窃尝闻之。若老氏则予颇存意。不己而言之。诸教也亦犹同水以涉而厉揭有深浅。儒者圣人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

劝书第一

余五书出未逾月。客有踵门而谓曰。仆粗闻大道。适视若广原教。可谓涉道之深矣。劝书者盖其警世之渐也。大凡学者必先浅而后深。欲其不烦而易就也。若今先广教而后劝书。仆不识其何谓也。曰此吾无他义例。第以兹原教广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例之耳。客曰。仆固欲公擢劝书于前而排广教于后。使夫观之者。先后有序沿浅而及奥。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请之曰。若五书虽各有其目也。未若统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离。不亦益善乎。余从而谢其客曰。今夫缙绅先生厌吾道者殷矣。而子独好以助之。子可谓笃道而公于为善矣。即为其命工移易乎二说增为三帙。总五书而名之曰辅教编。

潜子为劝书。或曰。何以劝乎。曰劝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后事其名为然也。古之圣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与天下同之。而天下学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与排佛之说。以务其名。吾尝为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诚于心。今忽其诚说而徇乎区区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圣人道义之本也。名也者圣人劝善之权也。务其权而其本不审。其为善果善乎。其为道义果义乎。今学者以适义为理。以行义为道。此但外事中节之道理也。未预乎圣人之大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为为之果当乎。汉人有号牟子者。尝著书以谕佛道曰。道之为物也。居

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则充乎天地。此盖言乎世道者资佛道而为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书颇尝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异类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虽概见百家之书。而百家者未始尽之。佛乃穷深极微。以究乎死生之变。以通乎神明之往来。乃至于是大妙。故世俗以其法事于天地而天地应之。以其书要于鬼神而鬼神顺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说而舍恶从善者。不待爵赏之劝。斐然趋以自化。此无他也。盖推其大诚与天地万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从吾名教乃尔也。曰夫欲其名劝之。但诚于为善。则为圣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资斥佛乃贤邪。今有人日为善物于此。为之既专及寢则梦其所为宛然。当尔则其人以名梦乎。以魂梦邪。是必以魂而梦之也。如此则善恶常与心相亲。柰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顾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轻果如何哉。昔韩子以佛法独盛。而恶时俗奉之不以其方。虽以书抑之。至其道本而韩亦颇推之。故其送高闲序曰。今闲师浮图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心必泊然无于所起。其于世必澹然无于所嗜。称乎大颠则曰。颇聪明识道理。又曰。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韩氏之心于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颠禅书亦谓。韩子尝相问其法。此必然也。逮其为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书佛经千余言。期以报德。又曰。其居丧有过人行。又曰。掇其大者为行状。托立言之君子而图其不朽焉。是岂尽非乎为佛之事者邪。韩子贤人也。临事制变。当自有权道。方其让老氏则曰。其见小也。坐井观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圣人无常师。苾弘师襄老聃郟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亦谓孔子而师老聃也。与夫曾子问司马迁所谓孔子问礼于老聃类也。然老子固薄礼者也。岂专言礼乎。是亦存其道也。验太史公之书。则孔子闻道于老子详矣。昔孟子故摈夫为杨墨者。而韩子则与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儒者不尚说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韩子原鬼称乎罗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韩子何尝胶于一端而不自通邪。韩谓圣贤也。岂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复。盖鉴在其心。抑之扬之。或时而然也。后世当求之韩心不必随其语也。曰吾于吾儒之书见其心亦久矣。及见李氏复性之说益自发明。无取于佛也。止渴不必束井而饮。充饥不必择庖而食。得子审其心为善不乱可也。岂抑人必从于我不然也。他书虽见乎性命之说大较。恐亦有所未尽者也。吾视本朝所撰高僧传。谓李习之尝闻法于道人惟俨。及取李之书详之。其微旨诚若得于佛经。但其文字与援引为异耳。然佛亦稍资诸君之发明乎。曰虽然子盍尽子之道

欤。曰于此吾且欲诸君之易晓耳。遽尽吾道则恐世诞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视吾书曰广原教者可详也。

劝书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与己教不同而然也。此岂非庄子所谓人同于己则可。不同于己虽善不善谓之矜。吾欲诸君为公而不为矜也。语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又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圣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尝以与己不同而弃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恶滋甚。礼义将不暇独治。而佛之法乃播于诸夏。遂与儒并劝。而世亦翕然化之。其迁善远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于今赖之。故吾谓佛教者乃相资而善世也。但在冥数自然。人不可得而辄见。以理而阴校之无不然也。故佛之法为益于天下。抑亦至矣。今曰。佛为害于中国。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无大小者。不诛于人必诛于天。鲜得久存于世也。今佛法入中国垂千年矣。果为害则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废于中国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谓其废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恶之。然其遗情当绝有阴德乎君亲者也。而其意甚远不可遽说。且以天道而与子质之。父子夫妇天常也。今佛导人割常情而务其修洁者。盖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于常情耳。不然则天厌之久矣。若古之圣贤之人事于佛而相赞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数。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为天下而至于王道者孰与太宗。当玄奘出其众经。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圣教序。相天下而最贤者孰与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龄则相与玄奘译经。杜莱公如晦则以法尊于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为世世之师。宋丞相璟则以佛法师于县一。裴晋公勋业于唐为高。丞相崔群德重当时。天下服其为人。而天下孰贤于二公。裴则执弟子礼于径山法钦。崔则师于道人如会惟俨。抱大节忠于国家天下死而不变更者。孰与颜鲁公。鲁公尝以戒称弟子于湖州慧明。问道于江西严峻。纯孝而清正孰与于鲁山元紫芝。紫芝以母丧则刺血写佛之经像(已上之事见于刘煦唐书及本朝所撰高僧传)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圣贤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乌能必惑乎如此之圣贤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结李华梁肃。若权文公。若裴相国休。若柳子厚李元宾。此八君子者但不诟佛为不贤耳。不可谓其尽不知古今治乱成败与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谓佛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为人者。特资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传于人。亦犹人之移易其屋庐耳。旧说羊祜前为李氏之子。崔咸乃卢老后身。若斯之类古今颇有。诸君故亦尝闻之也。以此而推

之。则诸君之贤豪出当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乌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于此吾益欲诸君审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缪。今为书而必欲劝之者。非直为其法也。重与诸君皆禀灵为人殊贵于万物之中。而万物变化芒乎纷纶。唯人为难得。诸君人杰愈难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为谕。请即以人事而言之。幸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劝善而沮恶也。及其善之恶之当与不当。则损益归乎阴德。今闾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则折吾福矣。然佛纵不足预世圣贤。岂不若其闾巷之福德人邪。今诋诃一出则后生末学百世效之。其损益阴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韩退之不肯为史。盖惧其褒贬不当而损乎阴德也。故与书乎刘生曰。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将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贬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于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贬也。列御寇称孔子尝曰。丘闻西方之有大圣人。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称诚则圣人固不可侮也。

劝书第三

余尝见本朝杨文公之书。其意自谓少时锐于仕进。望望常若有物碍于胸中。及学释氏之法。其物[月*暴]然破散无复蔽碍。而其心泰然。故杨文公资此终为良臣孝子。而天下谓其有大节。抑又闻谢大夫泌与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为人能仁贤。其为政尚清静。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谢大夫之亡也。沐浴俨其衣冠。无疾正坐而尽。昔尹待制师鲁死于南阳。其神不乱。士君子皆善师鲁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会朱从事炎于钱唐。闻其所以然。益详朱君善方脉。当师鲁疾革而范资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谓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也。脉不可也。而师鲁亦谓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说其素学佛于禅师法昭者。吾乃今资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隐几而终。余晚见尹氏退说与其送回光之序。验朱从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谓佛无益于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阴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妇兄弟益其和。抑亦众矣。余昔见浚阳之民曰周怀义者。举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称于邻里。乡人无相害之意。虽街童市竖见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尝谓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岂不为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于世者。盖以其幽奥非众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礼义统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与神道。恐独待乎贤者耳。语曰。回也庶几乎屡空。不其然乎。今曰。三代时人未有夫佛法之说。岂不以其心而为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时未

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岂不以心而为君臣父子夫妇乎。夫君子于道。当精麤浅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说也。佛岂直为世不以其心而为人邪。盖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鸟。巢于曾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渊。有鱼潜于深泉幽穴。而笊者不得。盖其所托愈高而所栖愈安。所潜愈深而所生逾适。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谕道至矣。吾昔与人论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气抗。虽心然之而语不即从。夫抗与矜人情。而心固至妙。乌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诸君贤达无为彼已昧者也。

鐔津文集卷第一

鐔津文集卷第二

藤州鐔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辅教编中

广原教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为原教。急欲解当世儒者之訾佛。若吾圣人为教之大本。虽概见而未暇尽言。欲待别为书广之。原教传之七年。会丹丘长吉遗书。劝余成之。虽属草以所论未至焚之。适就其书。几得乎圣人心。始余为原教。师华严经先列乎菩萨乘。盖取其所谓依本起末门者也。师智度论而离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体裁。其人不知颇相诮讶。当时或为其改之。今书乃先列乎人天乘。亦从华严之所谓摄末归本门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则不复出其名数。吾所以为二书者。盖欲发明先圣设教之大统。以谕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简。其势不可枝辞蔓说。若曲辨乎众经之教义。则章句者存焉。知余讥余其原教广原教乎。广原教凡二十五篇。总八千一百余言。是岁丙申也振笔于灵隐永安山舍。

惟心之谓道。阐道之谓教。教也者圣人之垂迹也。道也者众生之大本也。甚乎群生之缪其本也久矣。圣人不作而万物终昧。圣人所以与万物大明也。心无有外道无不中。故物无不预道。圣人不私道不弃物。道之所存圣人皆与。是故其为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无不通也。通者统也。统以正之。欲其必与圣人同德。广大灵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狗妄缚业莫甚乎迷

本。流荡诸趣莫甚乎死生。知众生之过患莫善乎圣人。与万物正本莫善乎设教。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者圣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圣人乘时应机不思议之大用也。是故其机大者顿之。其机小者渐之。渐也者言乎权也。顿也者言乎实也。实者谓之大乘。权者谓之小乘。圣人以大小衍揽乎群机。而幽明尽矣。预顿而闻渐预渐而闻顿。是又圣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测也。圣人示权所以趋实也。圣人显实所以藉权也。故权实偏圆而未始不相顾。权也者有显权有冥权。圣人显权之则为浅教为小道。与夫信者为其小息之所也。圣人冥权之则为异道为他教为与善恶同其事。与夫不信者预为其得道之远缘也。显权可见。而冥权不测也。实也者至实也。至实则物我一也。物我一故圣人以群生而成之也。语夫圣人之权也。则周天下之善。遍百家之道。其救世济物之大权乎。语夫圣人之实也。则旁礴法界与万物皆极其天下穷理尽性之大道乎。圣人者圣人之圣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与人同然。而莫覩其所以然。岂古神灵献智博大盛备之圣人乎。故其为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概求。不以世道拟议得在于心通。失在于迹较。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圣小圣。莫盛乎四谛十二缘。修夫大圣以趋乎大大圣。莫盛乎六度万行。夫五戒十善者。离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资人。语其成功则有胜有劣。语其所以然则大人之道一也。夫四谛十二缘者。离之则在乎小圣。合之则在乎小小圣。语其成功则有隆杀。语其乘之则小圣小小圣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万行广万行者也。大圣与乎大大圣。其所乘虽稍分之。及其以万行超极。则与夫大大之圣人一也。万行也者万善之谓也。圣人之善。盖神而为之。适变乘化无所而不在也。是故圣人预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测。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龕也。龕者唯人知之。妙者唯圣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竞。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岂知其埏埴乎儒佛者耶。夫含灵者溥天溥地遍幽遍明遍乎夷狄禽兽。非以神道弥纶。而古今殆有弃物。圣人重同灵惧遗物也。是故圣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变变者识也。至者如也。如者妙万物者也。识者纷万物异万物者也。变也者动之几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无不本。天下无不动。故万物出于变入于变。万物起于至复于至。万物之变见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万物之变化。以性可以观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语圣人之教道也。万物同灵之谓心。圣人所履之谓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善恶有厚薄。大小有渐奥。故有大圣有次圣有小圣。有天有人有须伦有鬼神。有介羽之属有地道。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圣人者一道之

所离也。圣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审也。群生之善恶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与道岂异乎哉。以圣人群生姑区以别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过乎鬼神明过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贯乎邻虚。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绝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灵鬼鬼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无乎。若不有不无。若不不有。若不不无。是可以言语状及乎。不可以绝待玄解谕。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牦者。是可以与至者知。不可与学者语。圣人以此难明难至也。乃为诸教。言之义之谕之正之。虽伙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缪也。而学者犹昧。今夫天下混谓乎心者。言之而不详。知之而不审。苟认意识谓与圣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远乎。

情出乎性。性隐乎情。性隐则至实之道息矣。是故圣人以性为教而教人。天下之动生于情。万物之惑正于性。情性之善恶天下可不审乎。知善恶而不知夫善恶之终始。其至知乎。知其终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圣人之至知。知始知终知微知亡。见其贯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远而起于情。宇宙至大而内于性。故万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则有爱。有爱则有嗜欲。有嗜欲则男女万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则善恶以类变。始之终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无之至也。至无则未始无。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圣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适。夫情也为伪为识。得之则为爱为惠。为亲亲为疎疎为或善为或恶。失之则为欺为狡。为凶为不逊。为贪为溺嗜欲。为丧心为灭性。夫性也为真为如为至为无邪为清为静。近之则为贤为正人。远之则为圣神为大圣人。圣人以性为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蕴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决之不绝。天地有穷性灵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释。是故情性之谓天下不可不秉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间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远也。诞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绝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酰鸡之局乎瓮甌之间。不亦然乎。

心动曰业。会业曰感。感也者通内外之谓也。天下之心孰不动。万物之业孰不感。业之为理也幽。感之为势也远。故民不睹而不惧。圣人之教谨乎业。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动也。内感之谓召。外感之谓应。召谓其因。应谓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预也。夫心动有逆顺。故善恶之情生焉。善恶之情已发。故祸福之应至焉。情之有浅深。报之有轻重。轻乎可以迁。重乎不可却。善恶有先后。祸福有迟速。虽十世万世而相感者不逸。岂一世而已乎。夫善恶不验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报施不以夫因果正。则天下

何以劝善人。树不见其长而日茂。砺不见其销而日无。业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恶死。有血气之属皆然也。圣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杀。夫生杀有因果。善恶有感应。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恶其果恶。夫好生之心善。好杀之心恶。善恶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给人。昔相负而冥相偿。业之致然也。人与物而不觉。谓物自然天生以养人。天何颇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岂然乎哉。夫相偿之理冥而难言也。宰杀之势积而难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夫物不合围不揜群也。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其止杀之渐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杀。可不思耶谅哉。

大信近也。小信远也。近反远远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远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远远反近乎。不亦迷缪倒错乎。心也者聪明叡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发能不缪乎。圣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则为诚常为诚善为诚孝为诚忠为诚仁为诚慈为诚和为诚顺为诚明。诚明则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变化而独得。是不直感天地动鬼神而已矣。将又致乎圣人之大道者也。是故圣人以信其心为大也。夫圣人博说之约说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与人信也。人而不信圣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弃也自惑也。岂谓明乎哉贤乎哉。

修多罗藏者何谓也。合理也经也。经也者常也贯也摄也。显乎前圣后圣所说皆然。莫善乎常也。持义理而不亡。莫善乎贯也。总群生而教之。莫善乎摄也。阿毘昙藏者何谓也。对法也论也。论也者判也辨也。发明乎圣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浅深。莫善乎判。毘尼藏者何谓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启众善遮众恶。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谓也。渐之渐也。导世俗。莫盛乎至渐。声闻乘者何谓也。权也渐也小道也。缘觉乘者何谓也。亦小道也。从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权。与其进而不与其退。莫盛乎渐。菩萨乘者何谓也。实也顿也大道也。即人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萨乘也。其乘与妙觉通。其殆庶几者也。四轮者何谓也。曰风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轮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观乎四轮则天地之终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谓也。曰欲也。曰色也。曰无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观乎三界则六合之内可详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谓也。曰地狱也。曰畜生也。曰饿鬼也。曰修罗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恶心之所感也。观乎六道则可以慎其为心也四生者何谓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湿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观乎四生则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无教。何书无道。道近而

不道远。天下何以知远乎。教人而不教他类。物其有所遗乎。夫幽者远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飞潜者。固人力之不能恤也。人之不能及。宜圣人能及之。人之不能恤。宜圣人能恤之。圣人不能及天下。其终昧夫幽远者耶。圣人不能恤。含灵者将沦而无所拯乎。是故圣人之教远近幽明无所不被无所不着。天下其广大悉备者。孰有如吾圣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远。鬼神之至幽。修吾圣人之法则天地应之。举吾圣人之言则鬼神顺之。天地与圣人同心。鬼神与圣人同灵。盖以其类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则人睽。类不同则物反。非其道则孺子不从。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离。则吾圣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断可见矣。

佛者何谓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谓也。预乎一者也。佛与人一而已矣。万物之谓者名也。至理之谓者实也。执名而昧实。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谓之因。道在乎佛谓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则正矣。正则无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岂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为其正之之资也。别万物莫盛乎名。同万物莫盛乎实。圣人以实教人。欲人之大同也。圣人以遗名劝人。防人之大异也。观夫圣人之所以教。则名实之至断可见矣。

何人无心。何人无妙。何教无道。何道无中。概言乎中则天下不趋其至道。混言其妙则天下不求其至心。不尽乎至心至道。则伪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变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万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圣人推之。极乎众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虽预中而未始至中。唯吾圣人正其中以验其无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语焉耳。名与言虽异而至灵一也。一即万万即一。一复一万复万。转之展之交相融摄而浩然不穷。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于方外。纳须弥于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渊深于海。夷溪之子岂谅。于戏。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弃本。泥也者。过也。罔也者。不及也。过与不及。其为患一也。圣人所以为理必诚。为事必权。而事与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从其宜而宜之。所以为圣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为圣人之道也。梁齐二帝(梁武齐文宣也)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

乎。魏周二君(魏武周武)泯其至而预道。不亦罔乎。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夫圣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圣人垂迹。所以存本也。圣人行情。所以顺性也。存本而不滞迹。可以语夫权也。顺性而不溺情。可以语夫实也。昔者。石虎。以柄国杀罚。自疑其事佛无佑。而佛图澄。乃谓石虎曰。王者当心体大顺动合三宝。如其凶愚不为教化所迁。安得不诛。但刑其可刑。罚其可罚者。脱刑罚不中也。虽轻财奉佛。何以益乎。宋文帝。谓求那跋摩曰。孤媿。身徇国事。虽欲斋戒。不杀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与匹夫所修当异。帝王者。但正其出言发令。使乎人神悦和。人神悦和则风雨顺。风雨顺则万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斋。斋亦至矣。以此不杀。德亦大矣。何必辍半日之馔。全一禽之命。为之修乎。帝抚几称之曰。俗迷远理。僧滞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谓天下之达道。可以论天人之际矣。图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谓知权乎。

圣人以五戒之导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种人。修之则在其身。种之则在其神。一为而两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与人顺理之谓善。从善无迹之谓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劝。化之故在人而不显。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议其德。然天下鲜恶孰知非因是而损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谓佛无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乎理者也。

善不修则人道绝矣。性不明则神道灭矣。天地之往往者神也。万物之灵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异也。其人失灵族者。所以衰也。圣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圣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圣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圣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教也。众成之大成者也。万本之大本者也。圣人以性嗣。盖与天下厚其大本也。圣人以善益。盖与天下务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后。及其次本次成是谓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妇为人道者。是见人道之缘而不见其因也。缘者近也。因者远也。夫天下知以变化自然为乎神道者。是见其然而不见其所以然也。然者显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圣人推其所以然者。以尽神道之幽明也。推其远而略其近者。以验人道之因果也。圣人其与天下之终始乎。圣人不自续。其族举人族而续之。其为族不为大族乎哉。圣人不自嗣。其嗣举性本。而与天下嗣之其为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谓布施何谓也。布施吾原教虽论而未尽。此尽之也。布施也者圣人之欲人为福也。夫福岂有象邪。在其为心之善不善耳。贪婪慳悒者心之不善者也。济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则为福。不善心感之则为极。福极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极矣。皇极者盖论而不议者也。夫布施之云为者圣人欲人发其感福之心也。其发之者有优劣。则应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发其施心者优也。以世事而发其施心者劣也。圣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优而后劣。劣者谓之卑。优者谓之胜。儒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之谓备。此道其缘而不道其因。非因则天下不知其所以为福也。所种之地薄则所成之物不茂。所种之地嘉则所成之物必硕也矣。是故圣人示人之胜劣。岂有所苟乎。如以财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谓也。僧也者以佛为姓。以如来为家。以法为身。以慧为命。以禅悦为食。故不恃俗氏。不营世家。不修形骸。不贪生不惧死。不溲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摄心有定。辨明有慧。语其戒也。洁清三惑而毕身不污。语其定也。恬思虑正神明而终日不乱。语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谓因。以此成之之谓果。其于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万物。悲也者常欲拯众苦。誓也者誓与天下见真谛。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测。其演法也。辩说不滞。其护法也。奋不顾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为耻。其寡欲也。粪衣缀钵而不为贫。其无争也。可辱而不可轻。其无怨也。可同而不可损。以实相待物。以至慈修己。故其于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语无妄。故其为信也至。其法无我。故其为让也诚。有威可敬(敬或作警)有仪可则。天人望而俨然。能福于世能导于俗。其忘形也。委禽兽而不悒。其读诵也。冒寒暑而不废。以法而出也。游人间遍聚落。视名若谷响。视利若游尘。视物色若阳艳。煦妪贫病瓦合舆儻而不为卑。以道而处也。虽深山穷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诱。不可以势屈。谢天子诸侯而不为高。其独立也。以道自胜。虽形影相吊而不为孤。其群居也。以法为属会四海之人而不为混其可学也。虽三藏十二部百家异道之书。无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无不通也。祖述其法则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则不空不有也。其绝学也。离念清净纯真一如。不复有所分别也。僧乎其为人至。其为心溥。其为德备。其为道大。其为贤非世之所谓贤也。其为圣非世之所谓圣也。出世殊胜之贤圣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谓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也者远尘离俗其本处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圣人之世。国有僧以僧法治国。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闻以世法而检僧也。岂非圣人既隐其道大衰其徒污杂太甚辅法不胜其人而然乎。羽嘉生应龙。应龙生凤皇。凤皇生众鸟。物久乃变。其势之自然也。既变则不可不制也。制乎在于区之别之邪正曲直。不可概视也。石有玉草有兰。人乎岂谓无其圣贤邪。旌一善则天下劝善。礼一贤则天下慕贤。近古之高僧者见天子不名。豫制书则曰师曰公。钟山僧远。銮舆及门而床坐不迎。虎溪慧远。天子临浔阳而诏不出山。当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圣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贵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儒岂不然哉。后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待预下士之礼。其出其处不若庸人之自得也。况如僧远之见天子乎。况如慧远之自若乎。望吾道之兴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须其人存诸何以益乎。惟此未尝不涕下。

教谓住持者何谓也。住持也者谓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园物务者持法之资也。法也者大圣之道也。资与具待其人而后举。善其具而不善其资不可也。善其资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则可以持而住之也。昔灵山住持以大迦叶统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圣人之教盛圣人之法长存。圣人既隐。其世数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傲幸乃以住持名之势之利之。天下相习沓焉纷然。几乎成风成俗也。圣人不复出。其孰为之正。外卫者不视不择。欲吾圣人之风不衰。望圣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谓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荣利以胜德高世者也。岂预宠禄乎。与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后世之竞势乎。道[契-大+石]不明。不知窒其渐。道[契-大+石]之过也。夫僧也者出于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于诚明者也僧非诚明。孰能诚戒诚定诚慧也。不诚乎戒定慧则吾不知其所以为正也。宋齐梁陈四代亦沿秦而置正。二魏高齐后周革秦之制而置统。隋承乎周亦置之统。唐革隋则罢统而置录。国朝沿唐之制。二京则置录。列郡则置正。夫古今沿革虽异。而所尸一也。天下难于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则吾人庶几无邪也。慎之乎慎之乎。难其人乎。

有形出无形。无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寻。不可以无测。不可以动失。不可以静得。圣人之道空乎。则生生奚来。圣人之道不空乎。则生孰不

泯。善体乎空不空。于圣人之道其庶几乎。夫验空莫若审有形。审有形莫若知无形。知无形则可以窥神明。窥神明始可以语道也。道也者神之蕴也。识之所自出也。识也者大患之源也。谓圣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为圣人之因。天下不信性为圣人之果。天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见性。不信性与圣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与圣人同果自弃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不见性而其言性非审也(或无上二而字)是故指修莫若乎因。克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审性莫若乎证。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证也者见性之验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乱之惰之慢之。谓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则天下何以劝其修性而趋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谓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则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显其果有所至乎。谓不必修而罔其具者。则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且净乎。天下之有见未见断见常见。其说方纷然相糅而不辨。谓不必证而罔其验者。则天下可以别其见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证焉。其于性也果效白乎。诸子务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证也。其于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圣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证者也。旨哉天下可以思之矣。

圣人之教存乎道。圣人之道存乎觉。觉则明。不觉则不明。不明则群灵所以与圣人相间也。觉也者非渐觉也极觉也。极觉乃圣人之能事毕矣。觉之之谓佛。况之之谓乘。觉之以成乎圣人之道。乘之以至乎圣人之域。前圣也后圣也。孰不然乎哉。稽圣人之所觉。在乎群生之常觉也。众生日觉而未始觉。觉犹梦。晓而犹昧。是故圣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趋之。欲其至之。人夫谓佛何。拒而讷之。为家而投珍。蹈路而舍地。惑亦甚矣。觉也者以言乎近则息尘劳靖神明正本以修末。以言乎远则了大伪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闲闲与圣人同德。觉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尽。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圣人之作。当周之盛世也。瑞气见乎昭王。而周书不书。避异也。化人自西极而至。将穆王以神游。圣人其兆于诸夏也。十八异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东播之渐也。梦于汉而声教遂振。其冥数之当兴也。出于彼而不出于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将表其心其权其道之大中乎。圣人以道作。以权适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圣人之理中也。权也者圣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圣人之示中也。示中则圣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则圣人之道之至

也。事中则圣人之事之得也。传谓彼一天下其所统者若中国之所谓其天下者。殆有百数。而中国者以吾圣人非出中国而夷之。岂其所见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义。乃夷狄之。以狄人与齐人盟于刑得义。乃中国之。春秋固儒者圣人之法也。岂必以所出而议其人乎。然类不足以尽人。迹不足以尽道。以类而求夫圣人。不亦缪乎。以迹而议夫圣人之道。不亦妄乎。圣人见乎五帝三王之后。而不见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谓也。圣人非苟见也。圣人以人心所感而见也。五帝三王之前群生之心不感。而圣人不来也。五帝三王之后群生之心感。圣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众生之谓因。道在圣人之谓缘。因缘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缘稔矣。虽众生不求而圣人必至。因缘未稔。虽群生求之而圣人不应。是知圣人与众生盖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为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

圣人之知远至远也。圣人之先觉至觉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极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书为博为多为不约。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尽。治其书之谓学。学其教之谓审。审其道之谓至。天下非至无本。非教无明。非书无知。是故研圣人之道者不可舍其教也。探圣人之教者不可捐其书也。今辨其道而诂其教。校其教而不顾其书。不亦妄乎。儒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谓其道不足法。推己道以辨之。谓其书不足详援己书以较之。夫与乡人讼而引家人证当乎。必也不当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书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异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质事。天下之公也。寻迹以验本。天下之当也。夫委书而辨道。舍理而断事天下若此而为之者。公乎当耶。

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焉。中古之后。其世大漓。佛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资以广。天下之为善其天意乎。其圣人之为乎。不测也。方天下不可无儒。无百家者。不可无佛。亏一教则损天下之一善道。损一善道则天下之恶加多矣。夫教也者圣人之迹也。为之者(本或无之)圣人之心也。见其心则天下无有不是。循其迹则天下无有不非。是故贤者贵知夫圣人之心。文中子曰。观皇极谏议。知佛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见圣人之心也。

谭津文集卷第二

谭津文集卷第三

藤州谭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辅教编下

孝论

叙曰。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虽然其说不甚着明于天下。盖亦吾徒不能张之。而吾尝慨然甚愧。念七龄之时。吾先子方启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长诸兄以孺子可教将夺其志。独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摄衣将访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从佛。务其道宜也。岂以爱滞汝。汝其行矣。呜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极。何以报其大德。自去故乡凡二十七载。未始不欲南还坟陇修法为父母之冥赞。犹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婴难。而明年乡邑亦婴于大盗。吾父母之坟庐。得不为其剽暴。望之涟然泣下。又明年会事益有所感。遂着孝论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发明吾圣人大孝之奥理密意。会夫儒者之说。殆亦尽矣。吾徒之后学。亦可以视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发方事于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辞而不往。吾尝语之曰。佛子情可正。而亲不可遗也。子亦闻吾先圣人其始振也。为大戒即曰。孝名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也。子与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也。为善微戒善何生邪。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经曰。使我疾成于无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为者莫盛于生也。吾资父母以生。故先于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于教也。吾资师以教。故先于师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于道也。吾资道以用。故先于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师也者教诰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饮食可无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圣也后圣也。其成道树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大戒曰。孝顺父母师。僧孝顺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见也。有不可见也。不可见者孝之理也。可见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则事父母不笃。惠人不诚。修其中而形容亦修。岂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与孝同理也。鬼神与孝同灵也。故天地之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诈孝欺。佛曰。孝顺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是故吾之圣人欲人为善也。必先诚其性。而然后发诸其行也。孝行者养亲之谓也。行不以诚。则其养有时而匮也。夫以诚而孝之。其事亲也全。其惠人恤物也均。孝也者。效也。诚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效者效其孝也。为孝而无效。非孝也。为诚而无成。非诚也。是故圣人之孝。以诚为贵也。儒不曰乎。君子诚之为贵。

评孝章第四

圣人以精神乘变化而交为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觉。故其视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来也。故戒于杀。不使暴一微物。笃于怀亲也。谕今父母。则必于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异类也。故其追父母于既往。则逮乎七世。为父母虑。其未然。则逮乎更生。虽譎然骸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苟以其不杀劝。则好生恶杀之训。犹可以移风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为父母虑。犹可以广乎。孝子慎终追远之心也。况其于变化而得其实者也。校夫世之谓孝者。局一世而闇玄览。求于人而不求于神。是不为远而孰为远乎。是不为大而孰为大乎。经曰。应生孝顺心。爱护一切众生。斯之谓也。

必孝章第五

圣人之道以善为用。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为道而不在其用。无道也。用所以验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验道而不见其道之溥善。能为道乎。是故圣人之为道也。无所不善。圣人之为善也。未始遗亲。亲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圣人为能重其大本也。报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为道者。孰与于圣人。夫圣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独尊于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应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顺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见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谕其母氏。三月复归乎世。应命还其故国。示

父于道而其国皆化。逮其丧父也。而圣人躬与诸释负其棺以趋葬。圣人可谓与人道而大顺也。今夫方为其徒。于圣人则晚路末学耳。乃欲不务为。孝谓我出家专道。则吾岂敢也。是岂见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将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岂曰道邪。不唯不见其心。抑亦孤于圣人之法也。经谓父母与一生补处菩萨等。故当承事供养。故律教其弟子得减衣钵之资而养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与之。其无信者可稍与之。有所训也矣。

广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见儒而未见佛也。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趋下也。洩而决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嘘而鼓之。其所举不亦远乎。元德秀。唐之贤人也。丧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沥血。绘佛之像。书佛之经。而史氏称之。李观唐之闻人也。居父之忧。刺血写金刚般若。布诸其人。以资其父之冥。遽有奇香发其舍。郁然连日。及之其邻。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浅者也。固有其奥者也。奥道妙乎死生变化也。大善彻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奥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奥者焉。语不曰乎。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则弃其身辱其亲。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蕴。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谅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劝也。大戒曰。孝名为戒。盖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笃孝。笃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圣人之正胜法也。以清净意守之。其福若取诸左右也。儒者其礼岂不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其诗岂不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犹然。况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于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广之。则为善不大而为孝小也。佛之为道也。视人之亲犹己之亲也。卫物之生犹己之生也。故其为善则昆虫悉怀。为孝则鬼神皆劝。资其孝而处世。则与世和平而亡忿争也。资其善而出世。

则与世大慈而劝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务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务善不可无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谓也。

德报章第九

养不足以报父母。而圣人以德报之。德不足以达父母。而圣人以道达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谓道也。妙神明出死生。圣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谓德也。备万善被幽被明。圣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曰君子之所谓孝也。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己虽然。盖意同而义异也。夫天下之报恩者。吾圣人可谓至报恩者也。天下之为孝者。吾圣人可谓纯孝者也。经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亲。书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从圣人之后。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负父母而媿于圣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为大。显其亲德为优。告则不得其道德。不告则得道而成德。是故圣人辄遁于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称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圣人之父母也。圣人可谓略始而图终善行权也。古之君子有所为而如此者。吴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张大义。必大洁可以持大正。圣人推胜德于人天。显至正于九向。故圣人之法不顾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为而如此者。伯夷叔齐其人也。道固尊于人。故道虽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义近之矣礼曰。己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见于母。母拜之。俗固本于真。其真已修。则虽僧可以与王侯抗礼也。而武事近之矣。礼曰。介者不拜。为其拜而夔拜也。不拜重节也。母拜重礼也。礼节而先王犹重之。大道乌可不重乎。俗曰。圣人无父。固哉小人之好毁也。彼[梳-木+目]然而岂见圣人为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纪。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与之助。而道纪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乌可以劳君邪。是可谓笃于亲也。慧能。好鬻薪以养其母。将从师。患无以为母储。殆欲为佣以取资。及还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见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终亦归死于是也。故曰叶落归根。能公至人也。岂测其异德。犹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丕会其世之乱。乃负母逃于华阴山中。丐食以为养。父死于事。而丕往求其遗骸既至而乱骨不辨。道丕

即祝之。遽有髑髅跃至其前。盖其父之骸也。道不可谓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劲直者也。事师恭于事父。师没则心丧三年也。常超事师中礼。及其没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减其衣盂之资以养父母也。然此诸公不遗其亲。于圣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谨于奉师。盖亦合于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终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丧亦哀。缞经则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处必与俗之子异位。过**敛**则以时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导。三年必心丧。静居修我法。赞父母之冥。过丧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营斋讲诵如兰盆法是可谓孝之终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丧则肃容立其丧之前。如以心丧而略其哭踊也。大圣人也夫。及其送之。或舁或导。大圣人也夫。目犍连。丧母哭之恸。致馈于鬼神。目犍连亦圣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无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丧。哀慕可如目犍连也。心丧可酌大圣人也。居师之丧必如丧其父母。而十师之丧期则有隆杀也。唯禀法得戒之师心丧三年可也。法云在父母之忧哀慕殊甚。饮食不入口累日。法云古之高僧也。慧约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与诀皆号泣。若不能自存。然丧制哭泣虽我教略之。盖欲其泯爱恶而趋清净也。苟爱恶未忘游心于物。临丧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时。其众抚膺大叫而血现若波罗奢华。盖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耻也。吾徒临丧可不哀乎。

坛经赞(称经者。自后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从其旧不敢改易。亦可谓经则论在其本经下卷之末)

赞者告也。发经而溥告也。坛经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传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资始变化而清净常若。凡然圣然幽然显然。无所处而不自得之。圣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变也。明也者复也。变复虽殊而妙心一也。始释迦文佛以是而传之大龟氏。大龟氏相传之三十三世者。传诸大鉴(六祖**谥**号大鉴禅师)大鉴传之而益传也。说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也。固有义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缘虑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坚实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谓名同而实异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灭心者。曰烦恼心者。曰菩提心者。修多罗其类此者。殆不可胜数。是所谓义多而心一者也。义有觉义有不觉义。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别其正心也。方坛经之所谓心者。亦义之觉义。心之实心也。昔者圣人之将隐也。乃命乎龟

氏教外以传法之要。意其人滞迹而忘返。固欲后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无上正法。悉已付嘱摩诃迦叶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简。圣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谓也。圣人之道以要则为法界门之枢机。为无量义之所会。为大乘之椎轮。法华岂不曰。当知是妙法诸佛之秘要。华严岂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于圣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坛经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灵若寂若惺。有物乎无物乎。谓之一物固弥于万物。谓之万物固统于一物。一物犹万物也。万物犹一物也。此谓可思议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议也。天下谓之玄解。谓之神会。谓之绝待。谓之默体。谓之冥通。一皆离之遣之。遣之又遣。亦乌能至之。微其果然独得与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谅乎。推而广之则无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则无所不当也。施于证性则所见至亲。施于修心则所诣至正。施于崇德辩惑则真妄易显。施于出世则佛道速成。施于救世则尘劳易歇。此坛经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厌。彼谓即心即佛浅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锥探地而浅地。以屋漏窥天而小天。岂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虽苟胜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贯之。合乎群经断可见矣。至人变而通之。非预名字不可测也。故其显说之。有伦有义。密说之。无首无尾。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可拟乎可议乎。不得已况之则圆顿教也。最上乘也。如来之清净禅也。菩萨藏之正宗也。论者谓之玄学。不亦详乎。天下谓之宗门。不亦宜乎。坛经曰。定慧为本者。趋道之始也。定也者静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观之静以安之。安其心可以体心也。观其道可以语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谓也。谓万善虽殊皆正于一行者也。无相为体者尊大戒也。无念为宗者尊大定也。无住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达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资也。以一妙心而统乎三法。故曰大也。无相戒者戒其必正觉也。四弘愿者愿度度苦也。愿断断集也。愿学学道也愿成成寂灭也。灭无所灭。故无所不断也。道无所道。故无所不度也。无相忏者忏非所忏也。三归戒者归其一也。一也者三宝之所以出也。说摩诃般若者谓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圣人之方便也。圣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权之实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众恶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众善也。天下以其权。可以大有为也。天下以其实。可以大无为也。至矣哉般若也。圣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务非夫般若不宜也不当也。至人之为以般若振。不亦远乎。我法为上上根人说者宜之也。轻物重用则不胜。大方小授则过也。从来默传分付者密说之谓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证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辄谤毁。谓百劫千生断佛种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伟乎坛经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果不谬。前圣也后圣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复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虚空之

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无碍也。若鸿渐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谓本。推而用之之谓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谓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谓果。果不异乎因谓之正果也。因不异乎果谓之正因也。迹必顾乎本谓之大用也。本必顾乎迹谓之大乘也。乘也者圣人之喻道也。用也者圣人之起教也。夫圣人之道莫至乎心。圣人之教莫至乎修。调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观。轨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资一切戒莫至乎无相。正一切定莫至乎无念。通一切智莫至乎无住。生善灭恶莫至乎无相戒。笃道推德莫至乎四弘愿。善观过莫至乎无相忏。正所趣莫至乎三归戒。正大体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发大信务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穷理尽性莫至乎默传。欲心无过莫善乎不谤。定慧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无念之宗解脱之谓也。无住之本般若之谓也。无相之体法身之谓也。无相戒戒之最也。四弘愿愿之极也。无相忏忏之至也。三归戒真所归也。摩诃智慧圣凡之大范也。为上上根人说直说也。默传传之至也。戒谤戒之当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证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复明所以证也。以背成者复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证也。至人暗然不见其威仪。而成德为行蔼如也。至人颓然若无所持。而道显于天下也。盖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证而证之也。于此乃曰罔修罔证罔因罔果。穿凿丛脞竟为其说缪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趋乎混茫之空。则吾未如之何也。甚乎含识溺心而浮识。识与业相乘循诸向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与物偕生。纷然乎天地之间。可胜数邪。得其形于人者。固万万之一耳。人而能觉。几其鲜矣。圣人怀此虽以多义发之。而天下犹有所不明者也。圣人救此虽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犹有所不醒者也。贤者以智乱。不肖者以愚壅。莘平之人以无记昏。及其感物而发喜之怒之哀之乐之。益蔽者万端。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于圣人之言则计之博之。若蒙雾而望远。谓有也谓无也。谓非有也谓非无也。谓亦有也谓亦无也。以不见而却蔽。固终身而不得其审焉。海所以在水也。鱼龙死生在海而不见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终日说道而不见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远难明难凑。其如此也矣。圣人既隐。天下百世虽以书传而莫得其明验。故坛经之宗举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云雾而顿见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视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书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谓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义不依语者。以义实而语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识者。以智至而识妄也。曰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者。以了义经尽理也。而菩萨所谓即是宣说大涅槃者。谓自说与经同也。圣人所谓四人出世(即四依也)护持正法应当

证知者。应当证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说与经同。故至人说经如经也。依义依了义经故。至人显说而合义也合经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说变之通之而不苟滞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传也。圣人如春淘。淘而发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圣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圣人之门之奇德殊勋大也。夫至人者始起于微。自谓不识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说而显道救世。与乎大圣人之云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将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识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圣贤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圣人之所至。天且厌之久矣。乌能若此也。予固岂尽其道。幸蚊虻饮海亦预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遗后学者也。

真谛无圣论

真谛者何。极妙绝待之谓也。圣人者何。神智有为之谓也。有为则以言乎权。绝待则以旨乎实。实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权之所以撮末而趋本。然则真谛也者。岂容拟议于其间哉。聊试寓言以明其蕴耳。夫真谛者群心之元心也。众圣之实际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隐群心而不昧。现圣智而不曜。神明不能测。巧历不能穷。故般若曰。第一真谛无成无得。言其体而存之。则清净空廓圣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则弥纶万有鼓舞群动。然则体而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当其心冥于至本也。默乎清净而绝圣弃智。是亦宜尔。所谓第一义谛廓然空寂。无有圣人孰为缪乎。而秦人以为太甚径庭不近人情。若无圣人而知无者谁欤。是亦未谕其微旨也。若夫凡圣知觉者。真谛之影响妄心之攀缘耳。存乎影响即凝滞于名数。以乎攀缘则眩惑于分别。是则非圣而圣而圣人。所以大圣。无知而知其真知。所以遍知。昔人有问于昔人曰。云何是第一义谛。应曰。廓然无圣。问者或曰。对朕者谁。应曰。不识。然斯人也非昧圣而固不识也。盖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谛者也。而问人不悟。乃复云云。刻舟求剑。远亦远矣。以指标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谕道。其言所以在道。顾言而不顾其道。非知道也。视指而不视其月。非识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于言象之表。而独得于形骸之外。净名默尔而文殊称善。空生以无说而说。天帝以无闻而闻。其不然乎。

鐔津文集卷第三

藤州谭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皇极论

天下同之之谓大公。天下中正之谓皇极。中正所以同万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离万物之心也。离之则天下乱也。同之则天下治也。善为天下者。必先持皇极而致大公也。不善为天下者。必先放皇极而废大公也。是故古之圣人推皇极于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皇极于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朝廷国家者。天下之大体也。富贵崇高者。天下之大势也。持之得其道则体势强。持之失其道则体势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极之道也。周之文武戡削祸乱恢大王业。富贵崇高而父子相继。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虽往古来今未有其过之者也。其功德声名昭然赫然。光播于无极。所谓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庄敬。下堂而致礼诸侯。东迁而苟避戎狄。列国强横而不能制。富贵崇高而不能尊。岌岌乎将坠其先王之鸿业也。所谓持之失其道者也。呜呼数口之家五亩之产。而匹夫匹妇尸之。其为人至愚也。其为治至细也。及其操中正而临之。故家人亲之。邻里慕之。其家道之隆尚可能累世以传于子孙。况乎备天下之大体。乘天下之大势。有可致之资。有易为之势。用皇极而举之。孰有不从而服之。岂不摩肩蹶足而归之。诗曰。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其斯之谓也。或曰。皇极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贯三才而一之。曰何谓也。曰天道不中正。则日月星辰不明。风雨霜雪不时。五行错缪万物不生。地道不中正。则山岳丘陵其崩。江河淮渚其凝。草木百实不成。城隍屋庐皆倾。人道不中正。则性情相乱。内作狂妄外作祸害。自则伤其生。他则伤其人也。故虽天之高明广大。微皇极孰为天乎。虽地之博厚无疆。微皇极孰为地乎。虽人得秀气而灵于万物。微皇极孰为人乎。故皇极非圣人为之也。盖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极而天地之变从之。圣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极也。故因而推之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圣人者其先觉之谓也。故圣人之所以谨于皇极者。其汲汲之于为人也。其忧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后其世益薄。嚚嚚[口*栗][口*栗]人孰无过。小者过于其家。大者过于其国。又大者过于其天下。皇极于是振之。乃始推行于九畴。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极者系一身之皇极也。休征咎征者系一国一天下之皇极也。皇极其可离乎。吁人莫不举衡石以正金之轻重。引绳墨以正木之曲直。及其所以为身也为天下国家也。而不知举皇极而正之。是

圣贤豪杰之智。反出乎匠氏百工之下。孟子曰。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君(一作君子)其有为也。举皇极而行之。故不迟疑不犹豫。不稽于神不裁于人。虽尧以天下与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亲而怨尧。虽禹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亲而怨禹。汤一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劳其征伐而怨于汤。盖与天下公也。舜以匹夫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余国。而舜周公未尝以私己而疑乎天下。而天下亦以舜周公公于天下也。周有乱臣十人。而其国治。纣有亿兆夷人。而其国亡何哉。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虽多奚益。曰何谓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事。堪大事者不可以小失弃之。宜小事者不可以大成托之。诗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盖思周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赏罚黜陟者君人之大权也。号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正则其民疑。权不中正则其势欺。曰何谓权与教之中正也。曰赏者所以进公也。不以苟爱而加厚。罚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苟恶而增重。黜者所以惩其过。不以贵贱二其法。陟者所以陟其道。不以毁誉考其人。号令者所以定民。不可轻出而屡改。刑法者所以约民。不可多作而大谨。多作大谨则人烦而无恩。轻出屡改则人惑而无准。以毁誉考其人则爱恶者得以肆其言。以贵贱二其法则高明者得以恃其势。以苟恶而增重则失在不仁。以苟爱而加厚则失在非礼。礼者皇极之容也。乐者皇极之声也。制度者皇极之器也。不举其器则井田差赋税乱车服宫室上僭下偪。不振其声则人神不和风俗流荡。不昭其容则尊卑无别上下相缪。夫皇极者不为古而有不为今而无。不为尧舜禹汤而长。不为桀纣幽厉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为帝为王。行之未至。所以为五霸为诸侯。绝而不行。所以为亡国。得者为圣。履者为贤。弃而不学者其为小人哉。或曰。秦汉其于皇极至之乎。曰秦亡其国虽不论而皇极断可识矣。汉之于皇极。观其书则一一可辨。概而语之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间也。或者以为然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与礼记疑若异焉。夫礼者。所以序等差而纪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说而已。与诸礼经不亦异乎。叟从而辨之曰。子岂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其八者一于中庸者也。人失于中性接于物。而喜怒哀惧爱恶生焉。嗜欲发焉。有圣人者。惧其天理将灭而人伦不纪也。故为之礼乐刑政。以节其喜怒哀惧爱恶嗜欲也。为之仁义智信。以广其教道也。为之礼也。有上下内外。使喜者不得苟

亲。怒者不得苟疏。为之乐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气。使喜与嗜欲者不得淫泆为之刑也。有诛罚迁责。使怒而发恶者不得相凌。为之政也。有赏有罚。使哀者得告惧者有劝。为之仁也。教其宽厚而容物。为之义也。教其作事必适宜。为之智也。教其疎通而知变为之信也。教其发言而不欺。故礼乐刑政者。天下之大节也。仁义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发不踰其节。行之修不失其教。则中庸之道庶几乎。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后举也。饮食可绝也。富贵崇高之势可让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诚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国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为也。亡国灭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书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其此之谓乎。

中庸解第二

或问曰。所谓礼乐刑政天下之大节也。仁义智信天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节。行之修不失其教。则中庸之道庶几乎。仆也冥然未达其意。子复为我言之。叟曰。孺子有志哉。可闻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于人也。节也者。所以制于情也。仁义智信举。则人伦有其纪也。礼乐刑政修。则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乱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则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乐爱恶嗜欲。其牵人以丧中庸者也。仁义智信礼乐刑政。其导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义智信礼乐刑政其八者一于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为也。不器也。明于日月而不可睹也。幽于鬼神而不可测也(测或作无)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变。全之者为善。则无所不至也。变之者为不善。则亦无所不至也。书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圣人岂不欲人之终始于中庸而慎其变也。舜以之为人君。而后世称其圣。颜回以之为人臣。而后世称其贤。武王周公以之为人子。而后世称其孝。中庸者岂妄乎哉。噫后世之为人君者。为人臣者。为人之子孙者。而后世不称非他也。中庸之不修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问。洪范曰。皇建其有极。说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斯则与子所谓中庸之道。异乎同邪。曰与夫皇极大同而小异也。同者以其同趋乎治体也。异者以其异。乎教道也。皇极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万物也入万物也。故以道为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

入万物乎。教也者。正万物直万物也。故以教为中也。其洪范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此不亦正直万物乎。夫中庸之于洪范。其相为表里也。犹人之有乎心焉。人而无心则曷以形生哉。心而无人亦曷以施其思虑之为哉。问曰。郑氏其解天命之谓性。云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考夫郑氏之义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则从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则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则义礼智信之性也。似非习而得之也。与子所谓仁义礼智信其于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异乎。幸闻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问。吾尝病郑氏之说不详。而未暇议之。然郑氏者。岂能究乎性命之说耶。夫所谓天命之谓性者。天命则天地之数也。性则性灵也。盖谓人以天地之数而生合之性灵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圣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爱感激知别思虑狗从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爱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义也。知别可以成礼也。思虑可以成智也。狗从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则性之与生俱无有也。孰为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为物也无知。孰能谆谆而命其然乎。怪哉郑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说。则圣人者何用教为。而或者默尔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尝闻。人之性有上下。犹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韩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而与子之谓性者疑。若无贤不肖也。无人与之与畜也。混然为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于首。首可置于足。颠之倒之。岂见其不移者也。子何以异于圣贤之说耶。叟曰。吾虽与子终日云云。而子犹顽而不晓。将无可奈何乎。子接吾语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责我耶。我虽巧说。亦何以逃于多言之诛乎。仲尼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者。盖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为上矣。不才而昧者。其为下矣。岂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上智与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则饮食男女之性。唯在于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则不可谓其性定于上下也。韩子之言。其取乎仲尼。所谓不移者也。不能远详其义而辄以善恶定其上下者。岂诚然耶。善恶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恶。而性无善恶者何也。性静也。情动也。善恶之形见于动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

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则孰不异乎。性则孰不同乎。或曰。然则犬牛犹人也。众人犹圣贤也。何以见乎众人。与圣贤耶。曰子诚不知也。犬牛则犬牛矣。众人则众人矣。圣贤则圣贤矣。夫犬牛所以为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别也。众人之所以为众人者。众人灵而不明也。贤人之所以为贤人者。贤人明而未诚也。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则圣人诚且明也。夫诚也者。所谓大诚也(夫或作大或作性)中庸之道也。静与天地同其理。动与四时合其运。是故圣人以之礼也。则君臣位焉。父子亲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养。少者有所教。壮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丧葬则终始得其宜。天地万物莫不有其序。以之乐也。朝廷穆穆天下无忧。阴阳和也。风雨时也。凡有血气之属。莫不昭苏歌于郊社宗庙而鬼神来假以之刑也。则军旅狱讼理。而四夷八蛮畏其威。其民远罪而迁善。以之政也。则贤者日进。佞者绝去。制度大举。声明文物。可示于后世仁之则。四海安义之则。万物宜智之则。事业举信之则。天下以实应。圣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后。吾知夫中庸之为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无以过也。吾人非中庸则何以生也。敢问中庸可以学欤。曰是何谓欤。孰不可学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无用也。故至顺则变。变则通矣。节者所以制其变也。学者所以行其通也。变而适义。所以为君子。通而失教。所以为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学也。然则何以学乎。曰学礼也。学乐也。礼乐修则中庸至矣。礼者。所以正视听也。正举动也。正言语也。防嗜欲也。乐者。所以宣噎鬱也。和血气也。视听不邪。举动不乱。言语不妄。嗜欲不作。思虑恬畅血气和平而中庸。然后仁以安之。义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与政存乎其间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仆愿从其人焉。曰由书而观之。则舜也孔子也。其次则颜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则谓其能以中庸孝也。或曰。尧与禹汤文武周公。岂非圣人耶。其上不至尧。而下不及禹汤文武周公何谓也。曰孔子不言。而吾岂敢议焉。曰孟轲学于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翱其能中庸乎。曰翱乎其效中庸者也。能则未闻也。曰子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肖岂敢也。抑亦尝学于吾之道。以中庸几于吾道。故窃而言之。岂敢谓能中庸乎。或曰。仆虽不敏请事斯语。再拜稽首而退。

鐔津文集卷第四

谭津文集卷第五

藤州谭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论原

礼乐

礼王道之始也。乐王道之终也。非礼无以举行。非乐无以着成。故礼乐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礼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礼而为政。政乃因礼乐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礼乐之养。人情莫不弃死。而礼正之丧。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礼宜之匹(一本作正)人情莫不有亲疏。而礼适之义。人情莫不用喜怒。而礼理之当。人情莫不怀货利。而礼以之节。夫礼举则情称物也。物得理则王政行也。王政行则其人乐而其气和也。乐者所以接人心而达和气也。宫商角征羽五者乐之音也。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乐之器也。音与器一主于乐也。音虽合变非得于乐则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乐而纪其成政也。圣人待乐以形其盛德也。然则何代无乐与。何代无礼与。礼愈烦而政愈隳。乐愈举而时愈乱。盖其所制者礼之仪也。非得其实也。所作者乐之声也。非得其本也。夫乐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礼之实者在乎物当也。昔有虞氏也修五礼。故其治独至于无为恩洽动植。而鸕鹚之巢可俯而观。乃韶作而凤凰来格。故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盖言舜修礼得礼之实也。作乐得乐之本也。叔孙通制礼。事礼之仪者也。杜夔修乐。举乐之文者也。举文则宜其治之未臻也。事仪则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礼所以振王道也。乐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达其道而不极(极或作及)于礼。欲流其德而不至于乐。虽其至圣。无如之何也。人君者礼乐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礼乐之所适也。所出不以诚则所适以饰虚。所出不以躬则所适不相劝。是故礼贵乎上行。乐贵乎下效也。夫宗庙之礼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礼所以教忠也。享燕之礼所以教敬也。酢酬之礼所以教让也。乡饮之礼所以教序也。讲教之礼所以教养也。军旅之礼所以教和也。婚娉之礼所以教顺也。斩衰哭泣之礼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于礼也。礼者会于政也。政以发乐。乐以发音。音以发义。故圣人治成而作乐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宫音之沉重广大以示其圣。因商音之刚厉以示其断。因角音之和缓以示其仁。因征音之劲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润以示其敬。律吕正也。以示其阴阳和也。八风四气顺也。以示其万物遂也。犹恐人之未睹。故

舞而象之。欲其见也。恐人之未悉。故诗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则移风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乐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则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苟争也。德裕君则君之。德裕臣则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则生之。得其死则死之。何必苟争。世无苟且则法无所闲也。人无争夺则兵无所起也。尧舜之所以揖让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诚而与天下同适也。圣人大诚。故其所为(一本无所)则大公也。诚以道则以道传天下也。诚以正则以正用其人也。诚为大则范法乎天地也。诚为小则察微乎神妙也。故能道成而不私其位也。政成而不有其功也。育万物而不显其仁也。周万物而不遗其智也。故圣人大有为而无累也。大无为而化淳也。诚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也。圣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诚者不见也。公者见也。由所见而审所不见。则圣人之道明矣。尧命四正其人称也。物所以遂其时焉。民所以得其死生焉。舜命六官四岳十二牧其人当也。故其政亦臻也。教亦显也。尧有子曰朱。舜有子曰均。二子道不足以在位也。乃以天下之贤人也。故授之舜也。授之禹也。盖以天下为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为有苟私而争也。狄人未化而圣人益德而怀诸。故德者得其政也。政者发其诚也。诚者贯乎天地人物鬼神也。是故圣人(圣人或作君子)诚之则五材四时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鱼吉。又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故尧舜之政治所以简也。用人所以当也。政简则无烦法也。用当则无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民之过失而不章也。修五礼所以正人之恭敬而不怠也。政之大至所以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让也。推帝于太上者。品治道而所以劝也。归让于大德者。辨时宜而所以教也。后政不至谓之帝可乎。治不公谓之禅让可乎。大公之化熄而人甚苟私。智以计校欺。愚以气力争。当是时也。以帝者化不可也。以帝者让亦不可也。故曰。贼帝道者自秦始也。乱让德者自汉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义也。天下以义举则政有所伸也(政或作正)邪有所抑也。善有所劝也。恶有所沮也。爱恶是非其事万端有所决也。天权可以扶义。其权虽重必行也。义可以行权。其义虽轻必举也。权不以义会。甚之则终贼。义不以权扶。失之则必乱。故古之擅大政者必有其权也。操大柄者必济其政也。汤武运大权。其所以扶斯义也。周昭徐偃亡大权。故斯义所以愆也。义也者

何。域大中而与天下同适者也。适之得其所。天下谓之有道也。适之非其所。天下谓之无道也。圣人建厥中以正天下之所适也。其世变而人甚苟私。大则私其国。次则私其家。小则私其身。协义者少也。反义者多也。而后圣惧其争且乱也。示有刑非苟暴也。示有兵非苟杀也。欲驱人而趋其义者也。在执者与人不义众得以而去之。与众不义官得以而治之。是故禹汤文武周公。此五圣人者谨大政。故不苟擅大权也。行大权故不苟让大位也。征有扈也。放夏桀也。殛葛也。伐纣也。摄天下诛管蔡也。以家传天下。而天下之人从而服之而不有怨也。盖其政至矣。故逸诗曰。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书曰。刑其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亦慎政而重权乎。迨其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势。其权之敝也。人资之以为乱。谓政者名在而实亡也。谓权者任枉(枉或作奇)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诸侯。可谓政之不足也。隐公苟让千乘之国。可谓权之不足也。齐桓公以伯自夸。可谓权之始邪也。周公王以王自降。可谓政之始微也。夫政之于权犹量之有概也。权之于政犹衡之从石也。得其人则正之也。非其人则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曰时乎。

赏罚

赏罚公王道振也。赏罚私王道熄也。圣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私也。赏罚以正善恶公也。赏罚以资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下也。私之所以异天下也。天下同之。其道不亦兴乎。天下异之。其道不亦寝乎。赏罚者天下之大中也。宜与天下共之也。王政者所以正善恶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赏也。天下之恶不可不罚也。赏罚中所以为政也。赏也者近乎恩也。罚也者近乎威也。孰有喜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之人。不可授之以赏罚之权也。传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盖慎之至也。洪范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盖戒之深也。周之季非无赏罚也。盖赏罚出其私也。出于私所以致天下之乱也。以私赏则恩归乎私者也。以私罚则威在乎私者也。威以驱众。众必随之。恶以怀众。众必效之。众人无常心与利害而推移。其利则苟附也。害则苟免也。择之正伪其亦寡矣。古人譬之牛马唯娄委己者也柔焉。媚之与众为之不可沮也。夫赏罚者先王行道之大权也。欲道之行则不可俾赏罚之权须臾在私也。小私以之则渎是刑也。大私以之则渎是兵也。渎兵则征伐出于诸侯自是始也。渎刑则政令出于大夫自是始也。故春秋诸侯专征而春秋罪之。春秋诸侯专封而春秋罪之。盖不与其诸侯之赏罚也。春秋之大夫专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专与而春秋罪之。盖不与其大

夫之赏罚也。春秋者所以示王者之赏罚也。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人冒罪而作春秋。所以惧后世之赏罚者也。

教化

礼义者。教之所存也。习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则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则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礼义也。慎化者必防其习尚也。天下不可无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为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风也。民飞物也。风其高下则物从之浮沈也。圣人虑人之流恶而不返。故谨于教化者也。夫教者生于官政也。化者成于民俗也。礼义者示于朝廷国家而见于天下也。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其所生犹气脉也。所成犹四体也。人欲豫其四体而不理其气脉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则所成者端也。所视者修则所见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礼义以正其己。而后推诸其人焉。人未之从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邪。则加修以劝之。又未之从也。此其淫风邪俗者也。始可以举法以惩其犯礼违义者也。汤诰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诛一罪而人明。举一令而人从此。所谓教修于上而人化于下也。后世则不尔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责人违义。教不中而责人犯礼。是亦惑矣。礼也者中也。义也者正也。上不中正而下必欺邪焉。教化之感盖其势之自然也。犹影响之从形声也。谚曰形端影直响顺声和(上二句似文倒)及其不直也不顺也。责形声邪责影响邪。是故君子入国观其俗尚。而后议其政治也。

刑法

问曰。在古法宽刑省而民之过奸者庸寡。后世法谨刑繁而民之过奸者满多。斯何故尔。曰古之以刑法者存其本。故民过者鲜也。后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民过者多也。曰何谓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者其末也。苟轻本而重末也。与夫洒油救焚用之虽甚而其焚愈炽何由熄哉。或曰。仆也故不识政教之所以为本者也。幸吾子尽言之。曰人之善恶岂其性之素尔。是物移之而然也。故开之利则喜焉。推之害则怒焉。自古圣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养致庠塾以导其为相孝弟泽梁交通教其不相争利关讥市平教其不相欺负。十一之赋教其效私奉公。为之礼以节其哀乐之情。为之乐以正其遗风旧俗。号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当刑。而圣人犹求诸己曰。使民如此。盖朕教之未至政之未修。而宽之不以刑为。禹南狩至苍梧。视其市以罪杀人泣而下车。问之左右。曰若罪人也不顺而至。然君王何以伤

之。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心为其心。今朕为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王之时。有虞芮两国争封而讼于文王。文王词而释之。既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笃务政虞芮。由是息讼。夫人情孰不爱好而憎恶贪生而惧伤。苟同有以得安乐其生得和同其族类得遂性人得美称。岂肯怱然不相从而为之也。虽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变也。斯古圣人之所以力推于教化者也。故古之人鲜过者善其俗者也。盖其政教之致也。政教致故无所用其刑法者矣。君子不得已而用之。非专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刑不预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则无所生其讼端。有虞氏知其后世益薄惧吏巧法苟陈。故制五刑于其书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后世其德益衰。而书其刑名不可胜数。刑愈繁而民愈恶。盖其本末倒持故也。逮韩非申子商鞅辈苟作惨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终世而其国灭亡不暇。然若甫侯之刑。鄴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柰何又后之俗吏侥幸。文法从其心以浅深。刑罚从其情以轻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务禁奸也。及其敝也。为奸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为暴非特为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为奸。亦所以引人生奸。是故君子之论刑法者。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谓迂矣。非适时变也。如子之论宜古而非宜于今也。今之民滋恶。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劝。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则狱犴益丰而杀人者罔间。曰子诚通于时而乃塞于道也。谓时则古犹今也。谓道则善犹恶也。古之民淳。盖得其道也。今之民伪。盖失其道也。予患道德之不修。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斧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言道之不远可修而至之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汉文帝修县默为之政务于宽厚。耻语人之过失。化行而世无告讦之俗。命张释之为廷尉。欲其持法甚轻。于是刑罚大省。岁卒断狱四百。天下有刑错之风唐太宗平世祸乱。欲以文治天下。引房乔杜如晦诸儒辅相力兴王道。天下遂大治。贞观三十年民家外户不闭。岭表行旅而不里粮。岁卒断狱不过三十人。肆之还家而其人应期毕至。当是时也。天下亦几乎刑错之风。然汉唐二世各接乎秦隋旧俗。其民也岂唯雅善乎。而其教治之如此也。岂非在其道而不在其时乎。古语曰。治天下顾其力行如何耳。或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公道者导众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共趋也。所谓共趋者趋乎义也。公不以义裁(裁或作材)则无以同天下。私不以义处则无以保厥躬。义也者二道之闾闾也。公私之所以翕张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则专乎公道也。言乎私则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资私。不效私而乱公。故率人而人从。守己而已得。诗曰。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盖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盬不能蓊稷黍。盖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盖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盖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而私道强也。其诸侯也专征。其大夫也专政。厥礼乐祭祀也颠倒不伦。二百余年靡戎大乱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逮乎秦氏振试商君之法而公道复强也。天下困其赋。百姓毙其刑。秦不改世寻亦亡矣。然公道不必强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之赋。井田则八家九百亩。泽梁不禁关讥不征罪人不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钧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则国家朝廷之谓公也。百姓编户之谓私也。存乎小也。众人之谓公也。一身之谓私也。苟得义焉。虽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义焉虽其大者亦可卑也。汉之孝文以千金而罢露台。可谓恤私也。以一弄臣而沮法。可谓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议太子投力而曰。拜之尔舅与尔。可谓蔽公而耀私也。蔺相如之不校廉颇。可谓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归反坫。可谓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谓始公也。荀息可谓终公也。王莽可谓蔑公也。蔑私也。眺错请削。可谓苟公也。平津示俭。可谓苟私也。霍光以其宝不讨贼。可谓不纯公也。公仪休祛其葵织。可谓纯公也。曾子寇去而反武城。可谓不苟公也。子路结缨而死。可谓不苟私也。颜真卿以害其死。可谓不用私而屈公也。东夏绮角四生者。可谓以公而屈私也。黔娄严君平。可谓安其私也。鲁连段干木。可谓不以公而渝其私也。呜呼公乎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岂不昭昭乎。岂自昧而欺其中乎。

论信

人道信为之端也。人无信虽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导道所以达也。君子务道。是故谨于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亲也。师友之信存乎法也。政惑则民无所信也。亲欺则子无所信也。法失则宦学无所信也。故善为政者正号令而其民不敢违也。善为亲者正恩爱而其子不敢疑也。善为法者正学行而其徒不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也。正信故久行而不违其道也。苟信故久与而必失其义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义也。不信天命故妄求而多过也。不信不义故无妄而自裕也。然则正小人之信。莫若发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若免乎小人之过也。甚乎后世之

无信也。然非人之无信也。其所以为信者不足信故也。表达路者堠书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堠书惑则达路者所以迷南北也。教令失则人民者所以欺上下也。汤武者有教而天下稟也。有誓而天下从也。是亦其所表端也。为后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说道而自反。若是则是示无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为无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诚。尧舜所以谨信也。恐世失信。汤武所以诰誓也。恐世失诰誓。春秋所以谨盟约也。恐世失盟约。诸侯所以交质子也。然盟愈谨而渝愈数。质愈重而乱愈甚。故曰诸侯苟信而非信。三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怀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有令而人自从也。无信故虽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诚也。有令者其教正也。虽令者其政乱也。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于孟津。武王以大义信于天下。而天下不忍不从也。唐太宗肆当刑之人以期。而其人应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于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不可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诚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诚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系。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说命

物皆在命。不知命则事失其所也。故人贵尽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钟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极之始也。圣人重其始。故总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虽幽明其有效也。必之虽贵贱其有定也。贵贱有定。故不可曲求于天也。曲求于天则废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则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为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谓天道乎。天道适顺者也。何谓人道乎。人道修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属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圣人显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圣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谓之正统也。废人道者谓之乱伦也。曰正统曷详哉。吾子尽云也。曰昔者民阨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劳援天下于既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归之。故谓正统也。夏之末也。民不胜其虐天下苦之。以汤至仁而天命归之。故为人统也。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怀民。故天命将归而武王承之故为天统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汉唐始以宽仁。振五季伪乱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归焉。曰天事幽也。莫可闻见接。而谓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心归其德而五行七政顺其时者也。此舜禹汤武之所以享天下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所以明天命也。异乎后世则推图讖符瑞。谓得其命也。用五行相胜。

谓得其德也。五胜则几乎厌胜也符瑞则几乎神奇也。魏季南北杂然称制。而互谓自得天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内毙民如弃芥。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则人心归其德乎。五行七政顺其时乎。虽曰奉天之命。其实安天之命者也。后世不仁而弃德。始异者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于刑。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禀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贵以正气会。会之不得其正也。虽成其人非善人也。虽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于其下。臣非有其职。不可禀命于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须恭。天人之道也。古之所谓正统也者。谓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统之不正则天下何以通乎。后之不及乎古者多矣。岂天命之来至乎正也哉。

皇问

或者问曰。今称皇者而不列其道。真学士固疑之而罔辩。虽然百家杂出。君子谓非所信也。是果有然。是果无耶。吾子至学不谬圣人。必能引决。为我明之也。曰是何云乎皇道岂无有耶。特乃不见耳。夫皇道者简大无为。不可得而言之也。县县默默合体乎元极。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体而存之。圣人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圣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谓也。化也者三皇之谓也。善推教化则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语云。德合元者皇。德合天者帝。与仁义合者王(仁或作人)孰曰皇无道真乎。曰如此也。孔子盍推而广之。而祖述则何独尊乎尧舜文武而已矣。曰夫圣人之云为者。必以其时之所宜也。苟非其宜虽尧舜必不能徒为也。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言其能以时为而为之也。昔者孔子处周之衰世。因酌后世之时必也益薄且伪。因不称以简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乎礼乐刑政者也。盖以合乎后世之时为治之宜也。然礼乐大造莫造乎尧舜者也。刑政大备莫备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尧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圣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圣人推而不让也。易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圣人现皇道而存之者也。礼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圣人叹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适有赢粮而趋于行者。不审其所以往而趋于行也。第以路歧相争。斯虽愚夫亦笑其不知道也。与乎今之学者所以辩何以异哉。老子庄生亦颇论皇道。而学士尝以为圣人之书。杂其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详也。夫皇道也以易言之。则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庄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伏牺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颡帝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而论皇帝。而安见其所谓大道常道者耶。曰彼孔氏者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真而言之也。教化迹也。道本体也。窥迹则宜其有大有

常。极本则皇与帝者宜一。孔氏可谓见其微者也乌足以知道渊邪。或者晓然而作。

谭津文集卷第五

谭津文集卷第六

藤州谭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论原

问兵

客以论兵问。而叟愀然曰。何是问之相属也。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谓子其学兼儒。儒之道具于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谓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义而已矣。客不达且引去。叟介然谓席人曰。兵者刑也。发于仁而主于义也。发于仁。以仁而悯乱也。主于义。以义而止暴也。以义而止暴。故相正而不相乱。以仁而悯乱。故图生而不图杀。是故五帝之兵谓之正刑。三王之兵谓之义征。义征举而天下莫不怀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顺也。炎帝之后不逞。而轩辕氏陈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而颡帝伐之。亦未战而遂服。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纣为无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诰而诸侯会。纣有亿兆夷人。不用于商而用于周。周衰而兵道一变。所谓仁义者遂妄矣。乃发于暴而至于诈。强国以兵横。大国以兵骄。忿国以兵乱。贪国以兵侵。齐始胜于楚。而齐后负于晋。晋始胜齐。而晋复负于秦。迭兴迭亡。类乎博塞之为玩。夫兵逆事也。无已则君子用之。是故圣人尚德而不尚兵。所以明兵者不可专造天下也。谷梁子曰。被甲婴胄非所以兴国也。则以诛暴乱也。文中子曰。亡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仁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圣王无以尚可以仁义为。故曰仁义而已矣。孤虚诈力之兵而君子不与。吾其与乎。席人咨嗟曰。未之闻也。罗拜而罢。

评让

世所谓让者宜有轻重。而学者混一而论之。于礼无别则后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其天下让诸侯。以其国让卿大夫。以爵位让士庶。以名利让。是皆

有所以而让之者也。其所以让之得其正。则其礼可取也。所以让之不得其正则其礼何所取乎。夫让也有以时而让者。有以义而让者。有以名而让者。有以势而让者。有以苟而让者。以时让者仁。以义让者劝。以名让者矫。以势让者穷。以苟让者乱。鲁之隐公其苟让者也。汉之孝平其势让者也。吴季札曹子臧其名让者也。伯夷其义让者也。尧舜其时让者也。尧之时大同其时可让。故逊于贤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时让者。仁禹之世浸异其时。不可让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贤相推而其义可让也。让之足以劝百世。故曰以义让者劝。季札子臧当列国相争而父子交残。乃以让名奋所以矫激其时也。故曰以名让者矫。汉之孝平迫于强臣之势而其身穷因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让。故曰以势让者穷。鲁之隐公不以正让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乱。故曰以苟让者乱。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荀子曰。尧舜禅让(或作擅字。依荀子文也。此乃专擅意也。在理当作擅。与禅契)是不然也。天子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者。夫有谁与让矣。杨子曰。允哲尧擅舜之重。则不轻于由矣。韩子曰。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皆不达乎圣贤之时也。其言孰为详乎。如尧非其时则岂肯以天下让于他人乎。使禹得尧之时而天下岂及其子乎。所谓尧舜禹其奋于万世之上者。正以其时而为之者也。尧舜禹其圣之时者也。呜呼后世者其人自私甚乎。禹之时也而传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尧舜为之禅让。是亦妄矣。其知时乎。

问霸

问者曰。君子称王或不称霸。谓霸执权。谓王修信也。而霸孰谓无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子辩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功夫王有权。王者以权而行德也。霸有权。霸者以权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权未必不私也。行德故其权未必不公也。故公者为权而私者为诈也。王有信诚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故愈久而愈渝。诚信故愈久而愈信。齐桓公方会诸侯。自北杏抵幽十一主盟而诸侯皆顺。其信存也。及城缘陵而诸侯皆散。其信渝也。晋文公其战克楚践土之盟。以功自高遂召天王。其章诈也。是故君子称之。称其当时之功也。不称者(或无者字)恶其诈且不诚也。诗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善罚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道也。中古之霸。有异礼而无异道。后古之霸。有异道而无异礼。守职命而不擅征。不亦有异礼乎。信征伐而尚诈力。不亦有异道乎。故曰霸非古也。乱王政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道适变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其舍诸。噫致合天下之猖狂诡譎。传会于孙子吴起之说淫溺而不反者也。此诚愚者之言。

乌足与知圣人之意邪。所谓适变者。盖君子因事而正之以义者也。岂曰以智诈而变正道者也。春秋之讥变古正以诸侯用私而变公者也。夫至道之世不显权。至德之世不怀功。怀功恐其人因功而竞利也。显权恐其人因权而生诈也。是故尧舜之化淳而文王之化让。汉氏曰。吾家杂以王霸而治天下。暂厚而终薄。少让而多诤。

巽说

易曰。巽以行权何谓也。曰君子乘大顺而举其事者也。时不顺虽尧舜未始为也。重巽顺之至也。阳得位而中正当位也。刚正以用巽用之当也。故君子为之也。乘其顺履其中效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与也。然则时之顺必大权。然后帅其正也。权之作必大人。然后理其变也。权也者适变之谓也。夫大人其变也。公小人其变也。私权也者治乱安危之所系也。故权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与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盖慎之至也。至顺者大有为之时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刚正则用巽天下之大权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权。以顺其时也。用巽则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知之也。制莫之制则乱也。慎密则民不知其所以而奸不生也。故文言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九二曰。巽在床下。盖言卑而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则物不与而且乱也。上九曰。巽在床下。丧其资斧其贞凶。盖言过其时则用断不可。是失其权也。九五曰。先庚三日而后庚三日。盖言慎其出号令也。故号令不可轻发而屡改也。是故用巽不宜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用或作则或无固字)九五其用巽者也。宜专乎号令者也。

人文

辩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将成乎。其隆者文言也。而文言乌足以验乎天下成邪。何文其可验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观乎人文而天下化成。斯之谓也。曰何谓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济以责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业。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会文武者所以以文总之。故曰人文也。夫圣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下保其德也。示大刑所以约之也。既正则停刑而达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辅之也。刑也者待德而忘之也(忘或司字)是故文武皆得则其政和而其民安。刑德皆敝则其政失而其民散。此君子所以见天下之成败也。吾观周文。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

平其德衰也。吾观汉文。高文仅至也。惠其减德武其多兵也。吾观唐文。文皇大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质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质。王道其可尽乎。故曰质文者圣人之所以适变而救敝也。质文本正而未敝也。质如不敝何以文为。文如不正何以质为。故吾所谓文者。盖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将无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验其人。人其度哉。以人文而验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圣贤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后圣贤者。圣贤发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无用乎。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于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艺能资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艺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虽得而未尝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艺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达于艺而穷于德有也。而古人不乱。故曰圣贤无全德。君子无全能。有其内而无其外。圣贤之所以无全德也。能于德而不能于艺。君子之所以无全能也。德上也艺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于百工而尊于百工也。性内也命外也。圣贤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穷之不忧。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贤人也。方耕于莘佃。佃之耕夫以其能尚之。而伊尹不敢与之校。吕望古之贤人也。方渔于棘津。津之渔人以其能尚之。而吕望不敢与之校。迨乎二子德显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圣人也。方力聘之秋犹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时命大谬而乱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颜子子思原宪孟轲古之贤人也。穷于幽閤委巷乐然将终其身。而众子也不易其乐。夫德也者。总仁义忠孝之谓也。性也者。原道德思虑之谓也。仁义忠孝修而足以推于人矣。君子之学。学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虑明。而足以安其生矣。圣贤之尽。尽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圣贤之世。而占相卜祝者无所张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孙吴申商者无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学曰教。殷人之学曰序。周人之学曰庠。夫三代之学皆所以诏人而学于德也。德义者学之本也。文艺者学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学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学其末也。学末故天下皆伪也。学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贵其敦本也。圣贤贵其尽理也。古人有言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谦哉。古人有言。乐天知命吾何忧乎。穷理尽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则善类应之。存心乎恶则恶类应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存者也。应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应之。岂不速乎而感应之数未始跌也。吾尝验之。其人闻其为心始善而人鲜不爱之也。闻其为心始恶而人鲜不恶之也。虽喜怒未出其已而彼之爱恶已来。故存心者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也。而辩人者必观其所以应之者也。是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曰。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有人于此曰。人莫之知以恶心而欺人。迨恶积而祸至。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善心而待人。迨善积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故曰。祸福与善恶相交也。呜呼人无全信久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远而诚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灭。尧舜不家劝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纣不人诱而天下伪。伪感之也。感应之谓其可忽乎。休征者所以应。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征者所以应。其恶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验也。六极者恶人所存。凶之验也。天人相与未尝睽也。吁岂天为之。人实召之。夫政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万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恶民所以而从之者也。故验之雨暘燠寒风。五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自也。人之善恶。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验之福极者。示一身之自之者也。方诸感月而水焉。阳燧感日而火焉。云从龙也。风从虎也。南人发歌而(此脱地名二字)草舞。铜山始崩而景阳钟响。此物之相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穷。圣人以神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贤而贤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来。存心于亲则其子孝。存心于学则其徒劝。所谓出乎尔反乎尔者。斯言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专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专道而言之者也。利道故而判福为两端焉。利福者尝多有也。道福者尝寡有也。多谓众人也。寡谓圣贤也。故曰圣贤之福圣贤之所得也。众人之福众人之所得也。圣贤所得而圣贤乐之。众人所得而众人欲之。欲之故天下竞利也。乐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无乐之者。不为乐也。有欲之者。非为安也。得圣贤之得谓之重也。得众人之得谓之轻也。重所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轻所轻所以教天下薄利也。齐侯楚子其富贵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与侯相争相杀也。虽曰福之其实祸之。颜回原宪其贫贱天下之至也。及其乐道全德而后世慕其美名也。虽曰极之其实福之。今世俗视君子之乐然其身不振曰。福奚为圣贤邪。视高明之家恣势充欲曰。唯福也将跋意而图其富贵。是安福之谓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趋利。斯言者之罪也。夫圣贤之福。福之本也。众人之福。福之末也。修

本以来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犹吾先圣人曰道为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无富贵曰时也。而君子不嫌。有富贵而无道曰忝也。君子耻之。富贵而有道。君子广之也。后世舍圣贤而从众人。不亦轻本而重末乎。本末颠倒则天孰与厚也哉。

评隐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纣其隐德焉。泰伯终之。逊吴其隐名焉。君子之出处语默也。皆所以训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作训也。故曰。世乱隐德世。治隐名。隐名者所以警其争名者也。隐德者所以远其害德者也。远害者圣人之时也。警争者圣人之化也。化以感人。其圣人之至德也。时以教人。其圣人之大义也。微大义则后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则后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礼序也。天地之道远也。其生可见而其所以生不可见也。圣贤之道亦远也。其为可见而其所以为不可见也。辩生曰。有许由者。轻天下而遁去。其义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诚而义博。亦可以媿其盗国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为也。未若圣人之为不苟也。可为则为之也。不可为则不为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隐也。可则行之否则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乡之贤隐。则其乡之礼可知也。一书之道隐。则其书之文可知也。故谓文。必工。文不工则失其道也。谓礼必修也。礼不修则失其贤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乱由贤人之隐见而所以章也。可不重乎。一贤人之动静将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劝也。可不慎乎。吕望东海之隐。称隐也。伯夷西山之隐。愤隐也。颜回之隐。不须时不怨世。乐隐也。原宪之隐。不卑论以侪俗。骄隐也。四皓之隐。去以避乱。来以补政。达隐也。谷口郑子真修隐也。成都严君平和隐也。曼倩隐于朝玩隐也。子云隐于官苟隐也。孙思邈卢鸿一处不污道出不屈节。高隐也。张果之隐。诡隐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禄而尚君。假隐也。李(脱名)者身伏而达言。钓隐也。

喻用

水固胜火。而善固胜恶也。苟用之不得其道。虽水火善恶亦不可得其胜矣。水之制火。必于火之方然而水可胜矣。善之制恶。必于恶之未形而善可胜矣。及其恶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恶。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势可胜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恶之所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则其政善。小人用则其政恶也。斯欲政善而专用小人。暨其恶炽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异乎激水而沃者邪。虽有彦圣之人如彼尧舜禹。吾知其无如

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后。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恶也。小人后使。恶得以而迁善也。礼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于其贤。所以隆善而沮恶也。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遇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标。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者。君子有志可以与守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者。君子有法可以与为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者。恶小人之加乎君子也。遇闵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政也。静言思之寤辟有标者。怨不用君子也。虽小人之道不能。不加于盛德之家。虽君子之道不能。不沮于已破之国。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坏之于其前。虽百君子莫能修之于其后。一君子治之于其上。虽百小人莫能乱之于其下。邪正之势然也。越之渔者使其子渔于夷溪。鄙者专之。能者散之(散疑笔误宜作助兼)及鄙负其所使也。网则隳其纪纲而命能者治之。能者终不能也。

物宜

君子发身。以道不以财。庶人谋生。以力不以诈。大夫趋事。以义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后天下可以观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则何有乎乱世也。夫道义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曰君子而专财。曰大夫而专利。曰庶人而玩智诈。是丧其宜也矣。大夫处上犹衣也。庶人处下犹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乱乎。道其何效哉。冉求尝为季氏宰。为季氏而聚敛。孔子恶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于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己而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亮乎安国家天下者。在义不在利也。

善恶

有形之恶小也。不形之恶大也。有名之善次也。无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后仁者也。无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恶杀人者也。不形之恶谗人者也。谗人之恶存其心。杀人之恶存其事。事可办而心不可见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变也。玩邻人之子也好语诱之可以喜。恶语激之可以怒。及其趋于父母也。虽美恶之言而不能亲疎之也。其盗跖饕人肉而人皆能恶之。少正卯显于朝而众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审其名同。恶恶也。必辨其情异。夫赏罚者所以正善恶也。聪明不能尽其善恶。则不足与议赏罚也故察谗在微。诛谗在持。刑杀宜议。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

使。察谗不微则不能观其。心之所之也。诛谗不持则不能遏其大恶也。刑杀不议则不能究其诚也。任性善则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则威福不专也。善善得其宜也。则大贤尽其德而小贤尽其才也。恶恶得其所也。则谗人悛其心而杀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恶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贵乎静。故性变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烦。故情发而不可太早。太早则伤和。太易则伤中。反中和则阴阳缪。损民寿而物多疵疠。是故圣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义以节人情。是所以阴阳和而遂生物者也。礼教二十而冠者。盖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虑也。教三十而娶者。盖以其气充而可以胜配偶也。故古之君子观阴阳而所以知其性情之得失。观情性所以知圣人之道行否。然后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与人主起天下之病癖。虽伊尹匹夫之贱。而犹曰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若已推而纳诸沟中。尝五就桀五千汤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髻髻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则慢之。唯其奸巧之不早也。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过之则淫奔。是不亦性变之太易乎。情发之太早乎。将不有所伤乎。欲世蹈中和。则何异乎适胡而南辕。其安能至之也。吾观阴阳缪则寒暑风雨庸有及时。百谷种植。未始不疾其人。则毙夭者世尝多有。而仁寿者寡焉。适见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圣人之道行也。岂曰至乎。谟者尚曰。天下甚宁。是亦谏也。而嚚嚚不肯知其失操。其本为人主。起天下之病。则又奚贵其当时者。古语曰日中则昃。操刀则害。言适用于当时也。若伊尹始穷贱之不暇。彼欲适用。岂当用邪。而伊尹为之。今乘适用之时。掇当用之柄。而不肯为之。不亦为伊尹愧乎。

九流

儒家者流其道尚备。老氏者流其道尚简。阴阳家者流其道尚时。墨家者流其道尚节。法家者流其道尚严。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纵横家者流其道尚变。杂家者流其道尚通。农家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长也。苟拂短而会长。亦足以资治道也。班固本其所出尊儒也。司马迁会其所归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也。尊儒者其心专也。固尝非马氏以其先。黄老为甚缪。是亦固不见其尊儒之至者也。若黄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万物之本。六艺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岂班氏之智亦有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长者清。而所短者隘。柳下

惠之所长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子之所长。则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迂之心抑亦与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马长卿杨子云。其人其文皆世之称也。及杨子为剧秦美新。长卿为封禅书也。封禅之言怪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记曰。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贤而不默孰与默邪。是皆不宜为而为之也。晁错论五帝三王之道谐其极也。宜贤于管子仲晏子婴。及其请削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其族。盖时未可言而言之也。东方朔枚乘其才俊盆涌飞书走檄不足其奋笔。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盖徒才而不得其实能也。刘向刘歆皆汉室之贤儒暨治传也。父子各专师说而家自是非。盖得道而不得其极也。道而不极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发而不时逆理也。为而不宜失义也。是故事贵合宜。智贵识时。器贵适用。法贵折中。中也者道义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时也者动静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至者也。善学者不得其端不尽也。善为者不得其端不举也。是故古之圣贤学道而有道。兴事而济事。存其端而已汉。世之二三子虽激昂而无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鐔津文集卷第六

鐔津文集卷第七

藤州鐔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论原

中正

物理得所谓之中。天下不欺谓之正。适中则天下无过事也。履正则天下无乱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也。仁义道德之纪也。人以强弱爱恶乱其伦。而圣人作之教道以致人于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导也。示之以仁义。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礼乐名器。导人所以趋之也。洪范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此君子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时人斯其唯皇之极。此君子所以进人趋其道者也。诗云。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恶人不由是而适其道者也。

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诚。则不足以与议仁义礼法也。教人者不以中正修其诚。则亦不可以与议仁义礼法也。夫圣人之法犹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其人。器虽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则其所响也震。而其所应也和。人之诚中正。则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详。是故古之君子也谨其所守行其所得。虽贫贱也。处其穷闾幽室而不渝也。虽富贵也。乘崇高之势当天下之尊而不变也。及其感物也。不威而人畏。不语而人信。不劳心不役力而其教化行者。鬼神助之。天地佑之。曷其然也。盖天地之理与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万物有数大小有分。以数知变化之故。以分见天地之理。是故君子于天道无所惑焉。于人道无所疑焉。气凝而生。生则有饮食。气散而死。死则与土靡。是人道之分也。穹隆无穷。日月星辰而已。余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载山振水资生金石草木(或无草木二字)是地道之分也。人数极。虽天地(或无地字)不能重之。天地变。虽人不能与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曰。天可升海可入。黄金可以巧成。喻云气与神遇而不死。是焉知变化之故而见天地之理乎。虽庸人亦谓其不然也。而齐威燕昭秦王汉武。纷纶趋之。留连而忘返。乱巡狩之制。缪祭祀之礼。孰谓是四人主者聪明圣智度越于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与人相绝也。苟其公众人而私一人。孰谓天乎。苟其同形生而独不死。岂谓人乎。是故圣人皆罕语天道。盖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尝正祭祀。盖不以人而渎神道者也。

察势

兼金百镒借盗而监守。虽未亡金其邻人固以疑矣。临赤子于不测之渊。虽未溺子其父母固以忧矣。然其势既当忧且疑也。而人不得不忧疑也。夫威权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岂直乎百镒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幸不肖之人。佞幸岂直盗乎。而昔君子不疑。百万师旅。其性命之众。岂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戎狄之鄙。戎狄岂直乎不测之渊乎。而昔君子不忧。然往古其国乱且亡者。曷尝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邪。可忧而不忧者邪。往古能存其国者。亦曷尝不因乎疑可疑忧可忧者邪。或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斂其柄而正之。曰忧如之何。曰忧之不如保民推恩而布信。曰曩岂无恩信邪。而戎狄不怀。曰曩之恩信者声而未实也。必得仁人而后恩加。必得义人而后信行。彼守鄙者。孰诚仁乎。孰诚义乎。

刑势

势以刑张。其亡也速。刑以势行。其滥也甚。尧舜非无刑于天下也。而天下不怨。盖用其刑。以德不以势也。桀纣非无势于天下也。而天下忽亡。盖张其势。不以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势也。而国家朝廷之势。势之大也。世莫不有刑也。而尧舜之刑。刑之正也。驾大势以刑民。民虽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惧天下。而道路无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奋其威以诛纣。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数不钧者。盖其所以用之者异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势。其在人之下者。不务其势而务其德也。所以为刑正而为政治也。后世则反于是矣。为人上者以刑而鼓势。为人下者乘势而侮刑。欲人无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问曰。君子之学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学欲至而道欲正。正则于事无缪。至则于心无惑。是故君子安安终其身而无竞。小人则不尔。小人学欲利而道欲售。售则不能无缪于事。利则不能无惑于心。是故小人忽忽终其身而自役。此尧舜与人同。而圣贤所以与人异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爱其人而不能教之。非义也。善其人而不能试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贤者智之实也。教贤者爱之正也。用贤者善之效也。全贤者任之功也。任而无功。孰为仁乎。善而无效。孰为信乎。爱而不正。孰为义乎。育而无实。孰为智乎。君子之与人也。不失智。不亏义。不愆信。不歉仁。所以道修而德备身。名尊而天下称之。故曰知贤不如养贤。养贤不如教贤。教贤不如用贤。用贤不如成贤。成贤者终也。知贤者始也。终始者天地四时存而不忒也。人其不慎乎。与其失始宁与其得终。又不若终始之为休也。齐桓公初以讎视管仲。逮取以为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谓不能始而能终也。汉文帝喜得贾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绌灌之恶出而踈之。卒无大用文帝可谓能始而不能终乎。殷之高宗起傅说于刑人。资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圣相稽之。高宗可谓能始而能终也。

品论

唐史以房杜方萧曹。然房杜文雅有余。萧曹王佐不足。德则房杜至之矣。观房则半才。视杜则纯道。君子曰。杜益贤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胜才而魏则厌兵。丙则知相。燕公文过始兴。而公正不及大将军光不若狄梁公之终无私也。袁安之宽厚则姿相近之正与仁则异施房管颜真卿方之李固陈蕃。其世道虽异。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阳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大尉忠勇相顾。义人也。晋公终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辨也。尽善而未尽美。当性恶禅让。过其言也。杨子之言能言也。自谓穷理而尽性。洎其遇乱而投阁。则与乎子路曾子之所处死异矣哉。太史公言虽博。而道有归。班氏则未至也。宜乎世所谓固不如迂之良史也。贾傅抗王制而正汉法。美夫。宜无有加者焉。三表五饵之术。班固论其疎矣诚疎也。董胶西之对策。美哉得正而合极。所谓王者之佐。非为过也。繁露之言。则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丽。义寡而词繁。词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异也。桓宽之言。趋公也。韩吏部之文。文之杰也。其为原鬼读墨何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剔其繁则至矣。正符诗尤至也。李习之之文平考。其复命之说。宜有所疑也(疑有作发)。陈子昂之文。不若李华。华之文。不若梁肃。肃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宾之文。词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词之间者也(或无词上文字)。郭泰黄宪之为人也。贤人也。讷言而敏行。颜子之徒欤。徐穉之为人。哲人也。识时变而慎动静焉。袁奉高之遁世也。不忘孝。不伤和。中庸之士也。论曰。引其器所以稽其范之工拙。辨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范工资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师。所师得则圣贤之事隆。而异端之说息也。是故君子区之别之是之非之。俟有所补也。岂徒尔哉。记曰。文理密察。(或作察察)足以有别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辨道之谓也。

解讥

为人虽同而同趋于乱。可以拒也。而不拒伤容也。为道虽异。而同趋于治。可以与也。而不与伤拘也。君子以义则无所伤也。适吾郝子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命者也。资之治抑亦极矣。世儒援其末而固排之。岂不伤欤。谓君子可乎哉。仲尼曰。吾道一以贯之。圣人之微言也。吾尝尽之矣。安得中庸之士与之语。

风俗

秦人用进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妇不假姑以箕箒而诟病。汉人用盐铁代农。而其俗趋利。至有民与利肆之吏(利有作市)以直相给。仁义诘而货

利兴。礼让廉节之风亡矣。故秦俗日以乱。汉俗日以敝。夫秦汉其基势。岂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乱。盖伤其风坏其俗而致然也。风俗者肤腠也。国家者人体也。肤腠既敝而其体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举不法之物。慎习俗也。诗曰。无以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盖言动以礼义以正其风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托之功。以利而削民。使闾里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伤风乎。不亦败俗乎。君子不亦忧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虽禽兽亦能亲。则君子何以别乎。是故圣人爱子以义谓之仁。事父以礼谓之孝。舜之为子。文王之为父。可谓仁孝者也。天下宜法。

问经

问曰。史谓易与春秋天道也。然则春秋易尤至于诗书礼经乎。予欲尊而专之。子谓之何如。曰岂然乎。五经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经之治。犹五行之成阴阳也。苟一失则乾坤之道缪矣。乃今尊二经而舍乎诗书礼。则治道不亦缺如。礼者皇极之形容也。诗者教化之效也。书者事业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极也。春秋者赏罚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赏罚。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书者必稽乎事业。善言诗者必推于教化。善言礼者必宗其皇极。夫知皇极可与举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与语移风易俗。知事业可与议圣贤之所为。知天人可与毕万物之始终。知赏罚可与辨善恶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礼则偏。舍诗则淫。舍书则妄。舍易则惑。舍春秋则乱。五者之于君子之如此也。诗书礼其可遗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见作之之权也。文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见作之之心也。范宁折中于圣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见易之所存。故振之也。杨子云见易之所设。故广之也。王辅嗣言天而不淫于神。言人而必正于事。其见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关雎之诗。知诗之政(或无政字)为教也。孟子之言诗。见诗之所为意也。毛萇之言诗。诗之深也。郑玄之言诗。诗之浅也。说诗不若从毛公之为简也。五行传作。书道之始乱也。皇极义行。书道之将正也。孔安国释训而已矣。圣贤之事业则无所发焉。戴氏于礼未得礼之实者也(实或作真)郑氏释礼。又不若子大叔之知礼也。问者再拜曰。若发矇尔。忻然而退。

问交

客问曰。予欲择交恐伤乎介。予欲泛交恐伤乎杂。中庸曰。天下国家有九经。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诗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然则予欲无交其可得乎。将交则犹豫于二者不决。吾子为我必。何以处之。曰以人从道则君子择交。以道从人则君子泛交。以道泛交广其道也。以人择交审其道也。传曰。泛爱众而亲仁。言泛交而推其道也。系辞曰。定其交而后求。言详道而从其交也。必有道而后泛交。道不充己而为泛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为混交。必正道而后择交。道不正己而为择交。交必徒也。君子不为徒交。郭泰古之贤人也。与屠酤农佣而交之。而泰也不厌其交。盖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贤人也。与乡人处如以朝之衣冠坐诸涂炭。望望远之而不与接。盖无所质道而自笃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岂一端也。兹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乱久也。吾尝怀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尽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势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气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则无诚。以气交则或同恶。以利交利散则绝。以势交势去则解。列国之时。王公将相求交于布衣驰骋车马。趋乎抱关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杂鬻贩之人而暮极富贵。怀金佩玉声振敌国。终不免家破国亡而所交者反为仇讎。此以名利气势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后世犹以是而相尚。故闾里之人。平时遇于酌酒慷慨皆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散势去。则故抵忤仇讎之隙而生于朋友之好。张耳陈余萧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与以义。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久而益善。小人之交久而益欺。君子宁语市道而不言小人之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师道

君子不以非师而师人。不以非师而师于人。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师者标道也。标者表方也。标不正则使人失其向。师不正则使人失其志。尧师于君畴舜师于务成昭。禹师于西王国。汤师于成子伯。文王师于时子思。武王师于郭叔。而孔子师七十二子。子夏师诸侯。子思师孟轲。孟子荀卿皆师其徒。尧舜禹汤文武善师于人。而后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诸子善师人。而后世践圣贤者稽之也。天下者教为其本也。教者道为其主也。道者师为其端也。正其端所以为道也。正其主所以为教也。正其本所以为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师人。不苟从而师于人。其存心于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为人师者之罪乎。不亦不择师于人者之罪乎。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虽匹夫非穷也。道德之所不存。虽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齐昔之饿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乐。桀纣幽厉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患势位(或作利字)之不在己。

治心

客以见余于岩谷恬无所营。而问曰。子默默必何为耶。应曰。无为也。吾治其(其或作吾)心耳。曰治心何为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为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纷不治则汨理而役物。物胜理则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气次也。气乘心心乘气。故心动而气以之趋。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过也。曰心则我知之矣。理则若未之达焉。子思之言与子之言同之欤。曰同。老子之言与子之言同之欤。曰大较同而穷神极化异也。曰子异二子则何所验乎。曰吾正之于吾师古圣人之说者也。曰然则子之正幸得闻乎。曰是未易语也。吾之所正。通死生之变。超天地之故。张之则俗必大怪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当探吾所为之内书者。客拜而去。

杂着(六篇)

纪复古

章君表民以官来钱唐居未几。出欧阳永叔蔡君谟尹师鲁文示予学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进于京师。崭然出头角。争与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胜数。视其文仁义之言炳如也。予前相与表民贺曰。本朝用文已来。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圣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发仁义而辨政教也。尧舜文武其仁义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奋而扬之。后世得其法焉。故为君臣者有礼。为国家者不乱。方周道衰诸侯强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无位于时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贬正赏罚。故后世虽有奸臣贼子惧而不敢辄作。及战国时。合从连衡之说以倾天下。独孟轲荀况以文持仁义而辨政教。当时虽不甚振。而学者仰而知有所趋。汉兴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杨雄辈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响应。故汉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继孔子之作。唐兴太宗取其徒发而试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韩愈柳宗元复以其文从而广之。故圣人之道益尊。今诸儒争以其文奋。则我宋祖宗之盛德鸿业益扬。天子之仁义益着。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内观其文知所以修仁义。而奉上正政教而莅百姓万邦。百姓外观其文知所以怀仁义。

而附国家听教令。而罔敢不从。四夷八蛮观其文以信我祖宗之德业。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国之礼乐将大修理。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彼戎狄叛命凶慝之边鄙。今朝廷当行征伐以诛其不廷。而文之兴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乱不专在于威武明文德而怀之也。君子观之谓其化成天下也。宜与尧舜文武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之灵长久历数之无穷。虽汉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并。

文说

章表民始至自京师。谓京师士人高欧阳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为之。坐客悦听。客有一生。遽曰。文兴则天下治也。潜子谓客曰。欧阳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兴。人文资言文发挥。而言文藉人文为其根本。仁义礼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则其所出自正。犹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欧阳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礼义之本也。诸子当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拟词章体势而已矣。周末列国嬴秦时孰不工文。而圣人之道废。人文不足观也。盖其文不孰本乃尔。孔子无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经春秋之文(或云春秋六经)载之以遗后世。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圣人岂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师徒朋友。其文词有本仁义礼信。霭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观乎人文则天下化成。岂不然哉。坐客闻吾说。皆愕然不辩(本或从辩)。

议旱对

岁旱。论者有来访予曰。今兹五月不雨及余七月。吴疆赤地千里稼穡槁矣。农夫忙忙无所奈何。百谷勇贵乃倍其价。道路饿莩相望。为政者祷于山川。趋其急犹救之水火。而雨终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请于吾子则曰何如为之所耶。余时应曰。此官人者谋之。非吾野人之事也。无已则语子窃与之。吾尝闻诸长者。诸荒旱时谓之凶年。为国忧民者莫如发仓廩以救其饥。而后教之惜井泉谨堤防。命吏与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拥江河注之陂池以洽灌溉。察市道平物价。乘时射利欺于贫弱者。以法诛之。劝有余者贷不足。约不足者以乐岁酬之。关讥无重征。以通商旅。细民鬻贩者容之。察刑狱明民之冤枉。斯则亦救旱之一道。问者复曰。祷于山川之神宜之乎。曰于礼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疠之灾以营山川之神者。举古法以顺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风雨时至水旱不为沴非由乎山川也。问者恍然曰。我鄙人也。未识乎旱潦之所由。子

复为我言之。曰极阳之谓旱。洪范咎征曰。僭恒昉若。又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不易。百谷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说者云。夫僭也者何过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无教也。民无教则肆暴刑也。肆暴刑则罚不当也。罚不当则民怨之。与肆暴所感故旱顺之。夫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者何。王由王道而不任喜怒妄黜陟卿士师尹。卿士师尹守厥职无僭妄以侮王权也。如此则国事修。国事修则其气和洽。气和洽故百谷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义而下无怨咨。故国家安也。夫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也者何。君夺臣职而臣冒君政也。如此则国事不修。国事不修则人不和。人不和故百谷不成。而治道昧也。俊良之道不显。是上非仁义而下民胥怨故国家不安也。今天子圣明而俊杰在位。所谓刑政礼乐。岂闻过差也。然宋有天下。鸡鸣犬吠彻于四海。其为广且远矣。殊方远俗。政教岂悉至而刑罚能无误也。惟刑政礼乐正则风雨以时来。旱潦无由作也。恶用禱邪。问者黷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或从辩)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之和者也。又曰。圣人百世之师。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词也。次曰清与和也者。称之之词也。又次曰圣人百世之师也者。慕之之词也既拒而文称慕之。学者多惑。有以其言为不详。吾故不然谓孟子之说。厥旨远乎。夫君子与人适义而已矣。故其去就无固无必。如其人始恶而一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诚则就之。如其人始不恶而一日翻然以无道从我。君子必直之。直之不得已则去之。君子就之非苟从也。义可从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义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苟也。专在其义也。彼伯夷者耻立恶人之朝。耻与恶人言。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以诸侯为不洁。虽有善其辞命而不受也。以其终为不洁。果不就己。彼柳下惠者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但其自治不顾治人。混然苟与之处。果不去己。柳下惠与不修之人处而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辞命以至诚相求而不肯酌其诚。既不能恤其诚。又不能就之。是弃人者也。弃人也者。是不与人为善也。侮人也者。是与人无礼也。与人无礼孰为恭乎。不与人为善孰为容乎。以君子之道校之。则二子之

去就不亦非义而宜乎。孟子曰。君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横政之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乱而不渝。非得圣人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非得圣人之和者。孰能忍乎。孟子当战国时无道也。而奸臣贼子眦睚恣作。顽懦鄙薄争势冒利。虽死不顾其有节义。孟子以羞尧舜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宽和之风矫激其时。故必尊伯夷柳下惠为百世之师者也。其始曰隘与不恭者。辨其不以义而为人也。盖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词也。又曰清与和者。是明其各有圣人之一德也。欲人知贤其人。故有称之之辞也。又曰。圣人百世之师者。有以警于世也。欲人闻其风而自化。故有慕之之辞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顾教人。故其所为亦不顾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务教人故指其所为。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虽得失而两存于其书。

唐太宗述

太宗始视文静于系狱。何忧天下之急也(隋大业间。刘文静坐与李密连姻系狱。太宗入视。乃谓曰。今看卿非儿女情与卿图大事也)谏班师于霍邑。号哭以感。何忠孝之义合也(高祖初起义师西图中国。隋将宋老生据霍邑以据义师。会久雨粮尽。高祖议还太原。太宗欲须入咸阳高祖不纳。号泣声闻帐中)诛建成元吉。何循大义也(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谋害太宗。事泄。太宗将尉迟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门。诛于临朝殿前)与可汗刑白马而盟之。何信行于戎狄也(太宗登极初。可汗寇泾州。总兵百万至渭水便桥。太宗独上以轻曜军容。可汗见惧而请和。故刑白马盟于便桥上而去)拒德彝之谄。何沮天下之佞人也(正观初。奏秦王破阵乐曲。封德彝对曰。陛下以圣武戡乱。玄极奏乐象德定。文容以为比。上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名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言过矣)突厥胥乱。以其无罪于我不乘便而讨之。何赏罚之有礼也(正观初突厥诸部叛讨之而兵叛。群臣请乘便讨之上曰。岂有新与之和乘其乱而灭之邪。从部落尽叛。六畜皆死。朕终不讨。待其有罪而后擒取)议不屡赦。何赏罚之正也(太宗谓群臣曰。赦有罪乃不轨辈。古语一岁再赦。好人喑哑故朕不频赦。庶得四海安泰也)与杜淹论乐。何知政也(太宗初奏新乐。谓侍臣曰。礼乐之作。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皆由于此。史大夫杜淹曰。前代存亡实由于乐。故陈之亡为王树后庭。齐之亡为伴侣行路。闻之莫不悲泣。上曰。不然夫音乐之感人心。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将亡之国其民心苦。苦心所感闻乐则悲。何有乐声使人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其音具在。今公奏之公则不悲耳)与孔颖达论藉田。何知经也(正观初。藉田方田给侍。中孔颖达曰。按礼。天子于南郊。诸侯于东郊。晋武于东南。今于城东不合古礼。上曰。礼缘人情。亦何有定。虞书云。平秩东作。朕今见少阳之地。田于东郊。盖其仪也。亦何不合于古礼者哉)罢营阁之议。何惜民力也

(群臣以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上曰朕德惭汉文。岂可过劳民力。竟不许)几致刑厝。何天下之有教也。居不闭户行不赍粮何天下之廉让也(正观四年冬。断刑四十九人。几致刑厝岭外之户不闭行旅不赍粮也)赴刑者应期而毕至。何天下之无欺负也(正观七年冬。亲录囚死者三百九十人。令明年秋来就刑。至是毕集。而诏以原之)纳魏征之言。何与人为善也(太宗纳魏征谏争。见于本传甚众)自古称禹汤文武所以为禹汤文武者。正以其由仁义之道而王天下也。如后世以仁义而为王者。犹禹汤文武也。吾读唐书。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胜举。原其所归皆趋仁义。要其与禹汤异者亡也。当时论者谓太宗大度类汉高神武同魏武。夫汉高寡文德而魏武不及霸道。恶可与太宗拟论乎。惜哉欲用周礼治。而房魏辈不能赞成之。如使王通未丧唐得用之(太宗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则抱周礼以从之)则卜年卜世。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太宗之作。真王者也。而不但文中子可叹也哉。

易术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圣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自发其法。谓圣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道在君臣。君臣法阴阳以成爻列爻以成卦。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观乎易。求易象者必观乎卦。求卦体者必观乎爻。求爻变者必原乎阴阳。阴阳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之大范也。阴爻者(爻或作义)臣道也。阳爻者君道也。阴阳之爻升降得其所则卦吉。阴阳之爻失其所则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则其政治也。君臣之道缪则政乱也。治则三纲五常修也。三才顺也。万物遂也。乱则彝伦万事斲也。夫天下万世治乱规诫之道。易其备矣。方绝笔乃出其书示于潜子。欲吾乱而明之。潜子稽其说条其绪。虽累百而无不与圣人之法合者。揭然而自立义。列精而且至大。略如乾坤小畜大畜卦之类。虽古之善治易者。不过是也。潜子因语其人曰。子之书是也。然易之始。固出于河图。河图所见唯阴阳之数最为其本也。而君臣之法与其神物偕出矣。虽然其吉凶治乱之效。未着乃资乎。圣人者君天下而发之。故包牺氏出焉。示与神道适会。遂卦之而又爻之(爻或作义)用其法以王天下。然其法非圣人作君不能张之。圣人非以是不能王之。故易与圣人而相须也。孔子圣人也。虽知其法而无位。叹不得如虞牺行其道。于当世徒文而传之耳。故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然其传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至汉人杨何。而所传遂绝。其后诸儒用已见各为其家。纷然骋其异说。师弟子相承相胜。不复守圣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当易道支离纷错漫漶难审之时。乃毅然独推圣人之轨法。解其书以遗学者。其于圣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子益谓潜子曰。吾考杂卦。其说烦且重。殆非圣人之意。是盖后世学者括众卦而

歌之之言也。预之十翼。不亦忝乎。吾尝削之。乃离序卦为之上下篇。而以裨夫十翼可乎。潜子曰。杨子云谓。学者审其是而已矣。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渎圣人之言者宜之何必疑之。

谭津文集卷第七

谭津文集卷第八

藤州谭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杂着(六篇)逍遥篇

天地均乎功。万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时均乎行。生生之道同。然而所以为生奚一。谓功不殊。谓生不异。谓明不两。谓行不各。使皆任其自然而然而者。人其适于虎狼蛟龙也。虎狼蛟龙[怡-台+龙]悞矫轧乎性。又奚全于天淳乎。故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亦自得。非道亦自得。昔夫黄帝也。高辛也。唐尧也。虞舜也。夏禹也。西伯也。后稷也。孔子也。曾参也。子路也。伯夷也。展禽也。桀纣也。幽厉也。恶来也。盗跖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为生曷尝齐邪。食息与人同。而动静与人别。若所谓者繁何以明之。黄帝之为生也。修德振兵。治五气毓五种。抚万民而安乎天下。往而登乎云天。高辛之为生也。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士。既执厥中而遍天下。帝尧之为生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平章百姓协和万国。帝舜之为生也。父顽母嚚顺适而不失子道。二十而孝闻。终践帝位而明德于天下。夏禹之为生也。其德不违其仁可亲。暨暨穆穆为纲为纪。以治鸿水。故功至天下。西伯之为生也。笃仁敬老慈少礼下。革苛虐之政断虞芮之讼。稟天明命乃君万国。弃之为生也。相地之宜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焉。丘之为生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乐由之成仁义由之明。参之为生也。孝道昭。由之为生也。至义明。伯夷之为生也。激大廉。柳下惠之为生也。怀至和。桀之为生也。务之凶德残伤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纣之为生也。拒乎谏饰乎非。好酒淫乐。嬖于妇人而殄残无辜。至于身厄火死。为极太丑。幽厉之为生也。接慝桀纣。恶来之为生也。间乱君臣。盗跖之为生也。眦睚肆贼。夫道亦自然者。黄帝尧舜之谓也。非道亦自然者。桀纣幽厉之谓也。道亦自得者。参由夷惠之谓也。非道亦自得者。恶来盗跖之谓也。刀与剑同铁

以谓自然乎剑自得乎利。水所以截蛟犀。陆所以断虎兕。纵而试之恢恢乎。是安知金之性也耗于是哉。是故圣人任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得乎自然之正。不得乎自然之邪。故静与天地合。动与禽兽别。喜怒不得攻。贪残不得容。离诸有而立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道。道也者大妙之谓也。至寂也。而通乎群动。至无也。而含乎万有。春容在声。而聪者不可以尽其音。晬晬在色。而明者不可以究其景。谓之不可得。终天地而未丧。谓之可得。弥天地而未有。有有于无无于有。有无偕遗而返乎不可状。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乎。所以能挈天地运乎日月。天地日月虽为巨焉。曷尝不为道之用乎。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之谓也。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发狂行。谓我自然天倪纷于内视听驰于外物。将樊笼其性也。又奚得适乎生。夫人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万物之生。情大故能蔽圣人之心。金与木相摩则然。木不胜固焚矣。情与性相制则乱。性不胜固灭矣。孰知。夫性全也。舆人不为圣乎。情全也。圣不为舆人乎。或曰。明堂辟雍高门峻板长者之所慕趋。而鸟过之疾飞。兽过之急驰。小人过之追风而去。然则鸟兽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闾茸。其分定而其性不可移。此三者相与而去。不其然乎。于此乃曰。性全也舆人可为圣。情全也。圣可为舆人。是世所未有也。逍遥曰。不待黄帝而论大智者。大匠屈于雕虫之子。不须彭祖而言大寿者。大椿屈于舜英之草必矣。夫测孟津者安可以锥。视云天者安可以管。观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滞者。可与言道也。夫于越夷溪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昔者太甲肆暴不道汤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则迁善修德卒朝诸侯。周宣王厉王之子。而周公召公辅之修政。故能振成康之遗风。齐桓公之淫乐非礼。由管仲隰朋也。故能一正天下而作长五伯。由竖刀易牙也。故父子疑忌。其国大乱。子路彼之勇人也。化于仲尼。故能以义扬。名夔之典乐也。击石拊石而百兽率舞。徂公之赋茅也。朝三暮四而众狙怒。瓠巴鼓瑟而游鱼出听。伯牙弦琴而六马仰秣。太甲齐桓游方之内者也。目视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表。心情相战营营不间。一旦为人所化礼义胜之。犹能舍不肖而庶几乎贤者。其若是焉彼禽兽也。由人情动以欲逐物。犹能感乐而顺养。此九者岂异生而别造化乎。何则始此而终彼。兽居而人随。况大通乎。况大全乎。漠然唯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为圣乎。故荀卿曰。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无祸。但适异国者必知途。适万里者必积行。往而不知胡越之路。则没身不覩异国。去而不动跬步之举。则终生不离国门。故君子患不知理。不患其名之不美。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神。尝试论曰。圣愚者尧桀者。其气有殊而其性常一。性非气而不有。气非性而不生。故气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气。气与性未尝相违。古者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

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故夫阴阳之交。是生五行。性乘乎阴阳而遇其交也。故为圣人。为贤人。为仁人。为义人。为小人。为愚人。犹礼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夫圣人者得全乎阴阳也。贤人者得乎阴阳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义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小人愚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兽又得乎微乎微者也。夫性之与气犹火之于薪焉。火之性其辉一也洎焚于草木。则其明未尝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气。不以气扰心。心之不动也。则人正性命。故老聃曰。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则妙观乎色而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无有也。唯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虽妄而空。未始为空。惑者皆为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不亦为可资乎万物纷异而此何不同。然虽知未及圣而所以为圣。又奚缺如。谓之非色。万物大域谓之非空。万物太宗。所以三乘等观心空而入道。若然者历大乱而不渎。履至危而不岌。不为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殒而此未始患其有终。日月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穷。此或真道逍遥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者也。处仄陋间三十年。杂老农老圃以游。未尝一日以语选物。康定初。朝廷求儒于草泽。知己者将以道进于天子。自然子引去不顾。余于自然子有故也。闻且惑之。谓自然子贤者。不宜不见。几念方当远别不得与语。故文以谕之曰。子自然子。读书探尧舜之道。岂宜自私得志。推诸天下与人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昔曾点颜渊乐道。终于隐约而不改。彼以时命大缪而然也。今天下一国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时固异矣。安得与彼二子同年而语哉。吾尝谓隐者之道有三焉。有天隐。有名隐。有形隐。形隐也者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人者之所好也。长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隐也者不观治乱与时浮沈。循禄全生者之所好也。东方曼倩杨子云者其人也。天隐也者心不凝滞拘绝于事无固无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变者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颜渊者其人也。子自然子志在孔子。而所守与长沮桀溺辈类。彼长沮桀溺者规规剪剪独善自养。非有忧天下之心。未足与也。自然子固宜思之。与其道在于山林曷若道在于天下。与其乐与猿獐麋鹿曷若乐与君臣父子。其志远而其节且大。为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万世。不亦盛矣哉。自然子思之。行矣无且容与知言者。岂以我为狂言乎。

哀屠龙文

屠龙古有朱评漫者。以学所误而穷于当时。评漫不知何许人也。其性刚健。以割鸡解牛不足以尽其勇。思托非常之屠以适乎智。故殫千金资学于师。三年学成(或作技成)而无所用其巧肮脏于世无所信。适封羊屠狗者阳阳其前。市井之人见则指笑。呜呼评漫往矣。旷千万年有闻其风而自感。且为文以发其事。龙也者纯阳之精灵于鳞虫。非有定形冯神云气而变化不测。故于人世罕得而窥焉。彼欲绝其精怪祛人江海之暴。泯其形生夷其族类。非能游刃于无间。智与神遇而龙可屠乎。尝闻海中之国。其人如云。乘风骑日出入于天地之外而往来无迹。彼则[夕/肉]龙肉而资所贍。是屠龙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龙之事在古则用于其国。今也(评漫之时)或亡。几乎息矣。评漫身世则与彼人异。而为屠龙岂其宜乎。然评漫者非不知其非己任邪。盖性与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计乎世俗之用不用哉。夫龙之为物也其亦神矣。为屠之术人之难能。评漫于此则毅然作之。穷且不止(止或作沮)是评漫之性也。神武妙得于圣人之勇者也。呜呼屠龙闻之于古。今几世而不有一见于评漫之性。所谓圣贤人者。故能尽人之性。尽万物之性。圣贤也尚未闻异评漫之心而正其所托。况区区之俗。其能识评漫乎。屠龙之道不为穷乎。悠悠六合之间古今复今。往者其可哀。来者其可悯。

记龙鸣

吾年十九时。往吾邑之宁风乡。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异妇人也。其舍在山巾。留且数日。遂闻其舍之山胁有声发于陂池之间。舂然若振大钟。如此数声吾初怪之。顾此非有钟可声。顷之遂以问道姑。道姑肃然作而曰。异乎此龙吟也。闻此者大瑞。子后必好。道姑处子时。尝取水溪中。身感龙漈。及人礼之夕龙光发于房。女子即亡。亡而还。不复乐其家居。乡人神之。遂为结精庐处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独守精洁斋戒。初颇逆道人间吉凶。其事辄验。及吾见时已老。年六十余。气貌冷然不复道人吉凶。楮冠布服栖高楼专诵佛经。虽数万言日夜必数帙(妙法华经)遇物慈善。故其乡人靡然相化。吾尝问其何所以授经。曰姬少时每有神僧。乘虚而来教姬耳。吾故以其所谓龙吟者不妄也。吾读书视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管薛令之贱时栖山。皆谓曾闻龙吟。其后房果为宰相。薛至太子侍读。此其所闻之验也。嗟乎余虽不埒于二公。然而遵道行己。岂负于圣贤而卒以弘法为庸人诬陷遂示丑于天下。何其所闻未异而所验不同邪。姚氏之谓可疑也。吾意夫龙者君之象也。岂今天下治平盛乎声名文物。以遭其时得以而歌之。此其验也。不然神龙亦有妄以闻乎(有本云龙亦有妄鸣乎)。

寂子解(盖师少时所称而后更号寂子)

寂子者学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静奥妙。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学。又喜习儒。习儒之书甚而乐为文词。故为学者所辩。学佛者谓寂子固多心耶。不能专纯其道。何为之驳也。学儒者谓寂子非实为佛者也。彼寄迹于释氏法中耳。寂子窃谓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谓二客曰。吾之喜儒也。盖取其于吾道有所合而为之耳。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为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圣人之为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恶也。苟同有以其道致人为善。岂曰彼虽善非由我教而所以为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谓圣人耶。故吾喜儒亦欲晞圣人之志而与人为善也。又吾佛有以万行而为人也。今儒之仁义礼智信。岂非吾佛所施之万行乎。为吾万行。又何驳哉。又谓之曰。客无以吾喜儒为寄迹苟容于佛氏法中耳。寂子虽无大过人岂不能为抱关击柝鱼盐版筑之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发忍所爱。口不敢尝于荤血。以奉佛者诚以其教广大其道真奥。以之修身则清净斋戒。以之修心则正静无妄。以之推于人则悛恶为善。善者为诚。以之死生终始则通于鬼神变化。虽饥羸枯槁委于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师。有一言利其所为。尚能终身戴其师之德。寂子虽陋。宁不贤于市井辈邪。得人之道而侥幸。以负其教而奴隶之。人不忍为也。寂子其为乎。仰天俯地吾不欺于圣人也。客幸无以此为说也。二客者尝以其教相辩。寂子亦从而谕之曰。客无诤也。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于事。不接于事则善善恶恶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于事。宜接于事则赏善罚恶之礼不可不举也。其心既治谓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则与夫礼义所导而至之者不亦会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以行其教)心也者彻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闻见。故语神明者必谕以出世。今牵于世而议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复相辩其教之末者云云。寂子又谕之曰。君子于事宜揣其本以齐其末。则志常得而言不失也。今也各不详其所以为教而辩其所奉教。吾未见其得之者也。苟辩其末孰不可辩也。二客且止。然寂子与人游也。不接其势不奉其豪不要其誉。唯其达道与己合者与之视其嚶嚶相訾者悠然不乐从之。或问寂子。子似善于佛。盍揭子之道以示于世。寂子曰。吾道难言也。言乎迩则常不可极。言乎远则常自得。存乎

人通乎神达乎圣。历乎死生变化而不失。未易一一与俗人语也。诚欲求之当探寂子所著之内书。

寂子解傲

寂子为郝氏之隐者也。其性简静不齷齪事苛礼。故为俗所谤憎。终以傲诞讥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说宜不足顾。虽明侪规之亦未始奉教。及壮道业且修而其谤益甚。来相规者愈勤。寂子抚然叹曰。世真无知我者也。乃坐规者与之语曰。俗谓我傲。岂非以吾特立独行与世不相杂乎。又岂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颜而与世顺俯仰乎。规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礼乐者大要在诚。非直饰容貌而事俯仰言语也。吾恶世俗之为礼者。但貌恭而身僂俛。考其诚则万一无有。内则自欺外实欺人。故吾于人欲其诚信。不专在言语容貌俯仰耳。所谓人者孰不可以诚信接之。诚信之通虽容貌揖让。不亦末乎。昔严子陵于汉乃卧。见卢鸿于唐辄不拜。正谓以诚信待天下也。子谓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为傲则吾无如之何也。今俗谓之恭敬。而不问仁鄙义与不义。权利所存则蘧蔭僂俛。驰走于其下甘役身而不殆。苟为权与利不在虽贤与义与坐必倨与视必瞪。施施然骄气凌人。书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谓也。呜呼俗之所为如是。且不自引其过而反讥我。亦犹蒙涂污而笑不洁。子往矣无更规我。

万言书上 仁宗皇帝

年月日。杭州灵隐永安兰若沙门臣契嵩。谨昧死上书 皇帝陛下。某闻。穷不忘道学者之贤也。亡不忘义志士之德也。于此有人。虽非贤德而未始忘其道义也。今欲究其圣人之法之微。此所谓不忘道也。今忧亏损 陛下之政治。是所谓不忘义也。某其人也。某尝以古今文兴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其为善者甚惑。然此以关 陛下政化。不力救则其道与教化失。故山中尝窃著书以谕世。虽然亦冀传奏 陛下之丹墀。而微诚不能上感。尝恐老死岩壑与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诛。复抱其书趋之毂下。诚欲幸 陛下察其谋道不谋身。为法不为名。发其书而稍视。虽伏斧钺无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与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极也。皇极者中道之谓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岂不然哉。然而适中与正不偏不邪。虽大略与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穷神极妙则与世相万矣。故其法。曰随欲。曰随宜。曰随对治。曰随第一义。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谓也。若随欲者姑勿论。其所谓随宜者。盖言凡事必随其宜而宜之

也。其所谓随其对治。盖言其善者则善治之。恶者则恶治之。是二者与夫王法以庆赏进善以刑罚惩恶。岂远乎哉。但佛心大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己出者好之。非己出者恶之。然圣人者必神而为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变乎。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盖言神之所谓不可测也。苟有以其所宜而宜之。陛下乃帝王之真主也。宜善帝王之道也。今陛下专志圣断。益举皇极以临天下。任贤与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号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赏者赏之。可罚者罚之。使陛下尧舜之道德益明益奋。则佛氏之道果在陛下之治体矣。经曰。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此之谓也。此推圣人之远体。不止论其近迹耳。然远体者人多不见。近迹者僧多束执。惟陛下圣人。远近皆察。幸陛下发其远体。使儒者知之。谕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属教。而体者属道。非道则其教无本。非教则其道不显。故教与道相须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体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盖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窃窥陛下赞诵佛乘之文。陛下可谓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学者乃有不谕陛下圣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洪范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此总谓之皇建。其有极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为准。必无党无偏无反无侧。其合会其有中道者同归其中道耳。春秋之法尊中国而卑夷狄。其时诸侯虽中国。或失其义亦夷狄之。虽夷狄者。苟得其义亦中国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道也。故传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者理也。圣人唯以适理为当。岂不然乎。而学者胡不审洪范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语以为议论。何其取舍与圣人之法相齟。徒欲苟三代而无佛耶。夫三代之时。其民初宜一教治之。故独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后。其民一教将不暇治。或曰天以佛教相与而共治之乎。夫天下之不可欺。莫甚乎天人之际也。今欲明此不若以天人而验之。佛教传之诸夏垂千载矣。举其法必天地鬼神顺之人民从之。深感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今之所闻见者。皆可以条对而筹数也。凡所谓教者皆古圣人顺天时适民所宜而为之。以救世治者也。然圣人之心宜与天心相同。但在于逐人不陷恶而已矣。岂局其教之一二乎。书岂不曰。为善不同同归乎治也。今论者不探其所以为教之深远者。第见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脱外形骸不躬衣食。以为诡异与俗相远而切深讥之。徒恶黑鬣为患。而不见脉患之深也。黑鬣不过变其皮肤矣。脉患至深则绝人性命也。今圣人导之剴情爱委身世表。欲其全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谓治其出世者也。犹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矣。今人不稍谢其能与天下疗其大病。乃辄比世教而讥。是亦其所见之未达也。抑又闻凡事造形者则易见。在理者则难覩。盖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

微也。若今之佛教弘益天下之事甚多。但其为理幽奥而学者寡能见之。某虽不足与知今试推其大概者欤。端以进之 陛下。冀 陛下垂之以谕天下学者。则其死生之大幸也。某闻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心果正。则其为道也至为德也盛。盖其所说情性辨而真妄审也。若今 陛下以太和养诚。以仁恩礼义怀天下。虽其盛美已効。苟以佛法正心。则其为道德益充益茂矣。经曰。妙净明心性一切心。此之谓也。昔唐明皇。初引释老之徒以无为见性。遂自清净从事于熏修。故开元之间天下大治三十年。蔚有贞观之风而天子之寿七十八岁。享国四十五载。是庸知非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欤。梁武帝。斋戒修洁过于高僧。亦享垂五十年。而江表小康其寿特出于长寿。此亦佛法助治之验也。使唐不溢情梁不过卑。知人任人。其为德皆慎始终也。岂不尽善尽美乎。然此 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资 陛下之睿圣者。乃 陛下自知而自得也。岂藉刍豨之言耳。然此必陈之云云者盖欲幸 陛下诏以示学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于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某又闻。佛之法以兴善止恶为其大端。此又最益 陛下之教化者也。请试校之。若今天下国家。州置庠序邑置学校。以兴起教化者也。诗书礼义之说习民。欲其为善日益。而冀其奸恶不萌于心。官师者又资以宣政化。而文儒之昌盛虽三代两汉无以过也。然而里巷乡墅之家其人犹有耳。未始闻诗书之音。口不道礼义之词。如此者何限。盖又习闻佛说为善致福为恶致罪。罪则通于鬼神。福则通于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妇之愚。上抵贤哲之伦。鲜不以此而相化。克己斋戒纵生而止杀。或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称颂佛经。天下四海之内。几徧乎闾里营_戎也。然其间悛心改行。为仁为慈为孝为廉为恭为顺为真为诚。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脱。若家至户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虽其趋习之端与儒不同至于入善成治。则与夫诗书礼义所致者何异乎。所谓最益 陛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书曰。虽其异方之教无损理原。盖此之谓也。抑又闻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为教导世俗者。谓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天。二端皆不治之而纵心乎。十恶者不唯不至乎天人。而后陷其神于负处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则无恶。无恶则不烦刑罚。今以戒善而不烦 陛下之刑法者。天下岂谓无有益也。盖不按而自觉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时而省。其狱有时而空。庸知其非因阴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谓其君曰。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则 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与 陛下省其刑狱。又如此也。抑又闻佛者其人神灵睿知。古云大不测人也。死生变化自若。而死生不能变化。盖其所得之道大妙。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其为圣人也。亦与世之所谓圣人异也。范晔西域论曰。灵圣之所降集。

贤懿之所挺生。襄休亦曰。知佛为大圣人。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为圣人也。故其为法为言。乃能感天地而怀鬼神幽冥。要其法钦其言。而古人尝发于巫覡卜祝接于梦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涛[漓-内]涌其舟欲没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经则波清水平民得无害。民欲暘若以其法而祷之天地。而天地暘。民欲雨若以其法而祷之。眇不之效。然其遗风余法。与天下为福为祥而如此。此又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与 陛下禋天地祀社稷禱乎百神而与民为福者。何以异乎。祭法曰。法施于民则祀之。能御大菑能捍大患则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则密资天子之道德。次则与天下助教化。其次则省刑狱。又其次则与天下致福却祸。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然儒者以佛道为异端。恶其杂儒术以妨圣人之道行乃比杨墨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之误也。而佛老与孔周。自古帝王并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几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关乎天地人神。岂以杨墨为比。盖论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谓也。大凡其事异而意异者鲜能济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鲜不济事。夫于事不济乃谓相妨而济事。岂谓相妨乎。今佛者其教固同。导人而为善。虽其所作者而有前后。盖以前后而相资也。孰谓有妨圣人之道乎。若夫儒经有与佛经意似者。数端含而蕴之。若待佛教而发明之。然意密且远。而后儒注解牵于教。不能远见圣人之奥旨。岂非传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今试较之亦幸 陛下垂之学者。若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是岂不与经所谓实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诚。未始尽其所以诚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诚者。则所谓弥法界遍万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见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若其重玄迭妙之谓则群经存焉。此疑若与圣人广其诚说而验之乎。孔子曰。质诸鬼神而无疑。而百世以俟圣人而无惑。其意岂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以至与天地参耳。是盖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岂不与佛教所谓万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虽谓其大同。而未发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则谓万物其本皆一清静。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与圣人者差异。此所谓同而异。异而同者也。明其同所以使其求本以修迹趋乎圣人之道也。明其异所以使其修迹而复本不敢滥乎圣人之道也。其又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矣。岂不与佛所谓法界常住不增不减者似乎。中庸其意尚谦。未踰其天地者也。及佛氏所论法界者。谓其广大灵明而包里乎十方者也。其谓博厚高明。岂止与天地相配而已矣。经曰。不知色身外泊山河大地虚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岂不然乎。而孔子未发之者。盖尊天地而欲行

其教也。其所谓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岂不与佛教所谓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风轮先色界天其后有安住风轮成乎天地者似乎。中庸虽尊其所以生。而未见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谓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群生心识之所以变。乃生此诸有为之相耳。故经曰。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孔子所谓其为物不二。其生物不测者。似此而不疑。亦以分明者也。若洪范五福六极之说者。此儒者极言其报应者也。尝窃考之其意微旨。若关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牵于教。不复能远推之。岂为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寿。其五曰。恶恶丑也。若有殒子者。纔生则死。岂亦恶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盖人生其相状妍丑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定。岂必谓当世恶政而致之乎。然圣人含其意而未发者。岂不以人情便近而昧远。未即以他生语之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谓人生之美恶适以其往世修与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与不修。则其美恶之报复在其后世耳。用此以求孔子之意。可尽也。若系辞曰。原始要终故有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是岂不与佛氏所谓生死者皆以神识出没诸趣者似乎。孔子略言。盖其发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变化者。非谓天地造化自然耳。盖生死者各以其业感为人为鬼神为异类。而其生死变化之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益明乎。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书曰。兹致多生先哲王在天。是不唯圣人但欲致敬于鬼神耳。亦意谓人之精明不灭。不可不治之也。此与佛教人人德为善资神以清升者何以异乎。孔子但不显说耳。及佛氏则推而尽之矣。晋书。王坦之与竺法师相约报验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虚。多此类也。而如此数说者皆造其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岂圣人自以冥数潜通不使人而辄识乎。不尔何其道理之相贯如此也。汉书曰。盖遵俗无方适物异会取诸同归指诸疑说。则大道通耳。岂不然乎。而列子亦谓。孔子尝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不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然列子之说虽不载于五经六籍。盖尊中国圣人以立教。或虽有其言而不宜书之。诸子得以志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闻佛谓于其道未有了者谓之权教。于其道了然者谓之实教。实者受人以顿。权者受人以渐。所谓人天乘者盖言其渐之渐者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较之。正与其五教十善人天乘者同也。岂儒之圣人不亦以佛之权者而教人以渐乎。佛经所谓孔子乃是昔儒童圣人焉。或其然也。故传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权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播此。故亦已久矣。见重于人君臣之圣贤者。胡可胜数。而陛下之圣祖。宗奉其法而张之。其又过于古之天子

也。先皇帝至圣最知。其然虽作崇释论广之。今 陛下明圣。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风慕德。欲因 陛下而以佛为善也。世之学者何其未知信也。然虽大公之世可以显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断大疑。今 陛下圣人诚大明也 陛下盛世诚大公也。而正夫儒佛二圣人之道断天下之疑。岂不属 陛下今日耳。某幸 陛下出其书与公卿详之。苟其说不甚谬妄。愿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赞 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论。遗为万世定鉴而后制绝其相訾之说。俾佛法而更始自 陛下圣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灵之幸岂唯生灵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庆也。抑又闻 陛下存佛教于天下者。必欲其与生为福之。効天下之人以为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则必欲以其法而导人为善也。如此则天下为善为福诚系于其法。法行与否诚系于其徒也。是以天下务其徒而为急。苟存其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为効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岂不然哉。然则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时而学习之使成其器。及其时则其学习易成人。过其时则其教谕难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出家则听以其沙弥从事沙弥者盖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后世其人根器益钝而顿解者鲜。必资其早教少习。及其心未滥而渐之于道也。二十乃得受具足戒者。盖以习性已成志虑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其自既尔必能推之以善于人也。故谓三宝之间相承而续佛慧命者。唯藉于僧宝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最为定法。不可辄踰也。昔进言于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听之出家。何其与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家者姑使其预僧胜缘可也。苟欲其大成器行道而与 陛下导人为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验。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稍聪且明。诵一经矻矻不暇他习三四年仅就。及其试之一举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诵一经。其次暗钝者。或十年而仅能诵之。苟其如此幸得纳戒而为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而使预大戒。犹恐其扞格而不胜其学习也。况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练习。其所谓禅者讲者律者戒定慧者。他教圣人之道异方殊俗之言语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尔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误乎。进言。又以其少预僧伦。加于耆宿之上为嫌。乃谓制之。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声德而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腊高者须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制。岂谓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盖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苟汨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为非则鲜矣。其不知道而无所守者。其作过必多矣。若近世僧辈以过而触 陛下刑禁者。盖其习学不正罔有所守而致然耶。某窃恐其徒而今而后。益无所守频触刑禁。并其教道而辱之。又忧其法益不得其人。而圣人之法微而遂灭矣。用此常寝不安食不甘。实欲

陛下复其旧制遵行先帝之法。务与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则不限年之少壮。其业稍精则宜广之。其心益诚则宜正之。如此庶几万一得其人也。又幸陛下精其师率者宜劝之正。其正者而广之。如此亦庶几其徒万一轨道而鲜过也。所谓其师率者今天下主禅之众者主其讲之众者所谓置正者。今郡国之僧正者也。果不以其侥幸为诚能张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礼服。脱以其公而失之亦将宥之。察吏诬而无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劝诱之一道也。其徒苟欲求师访道千里之远。有司不以凭由而阻之。使人无迫戚之心往来裕如也。然凭由之制本用防恶。及其小吏侮之而返更防善。此又在百执事而宜深察之。若某委于山谷不数数于世。亦已久矣。方其著书欲出山中。而耆旧者把袂而相留曰。尔以道自胜于山林可谓得矣。乃一旦而辄动。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某谓其人曰。吾佛法实圣贤之道源。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知。乃相与讥佛而沮法。吾忧其损天下之善本。欲往赖吾帝而劝诱之。亦欲资其治世也。神明在上实闻斯语。非如他术衒鬻侥幸欲有求也。然平生为法不为己。不亦重乎。而某一介守死。岂足自为轻重也。其人又曰。吾帝以寺庙与尔徒布诸四海。岂不盛矣。亦云何哉。某又谓之曰。尔属知其一不知其二。夫圣人之道在正。不在盛也。而某区区蝼蚁之志。其实如此。倘陛下垂天地之察则其幸尔。契嵩之书。其前后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夫君臣之谓。盖圣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古唯衣冠缙绅者欤。今为僧祝发隳形仪。范与人间虽异而辄与衣冠。所称相滥不乃失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预其人臣之谓。其名岂为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昔王霸严光不臣不名于汉。岂其然也。僧本蹈道世外。又敢冒其人臣之称也。然僧而臣之者。善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书前后称臣者。表始终不敢违例。其中名之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见陛下也干冒天威不任惶恐之至不宣。

鐔津文集卷第八

鐔津文集卷第九

藤州鐔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再书上 仁宗皇帝

十二月日。杭州灵隐寺永安兰若沙门赐紫臣僧某。谨昧死上书 皇帝陛下。臣闻事天者必因于山。事地者必因于泽。然所因高深则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大则与夫山泽相万矣。适人有从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虽其渠渠终身绝世。乌能得其志也。抑又闻。佛经曰。我法悉已付嘱国王大臣者。此正谓佛教损益弛张。在陛下之明圣矣。如此则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为者。岂宜不赖陛下而自弃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实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岩穴。不远千里抱其书而趋阙下。愿幸陛下大赐。以成就其志也。臣尝谓。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禅为其宗。而佛为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范。宗者乃其教之大统。大统不明则天下学佛者不得一其所诣。大范不正则不得质其所证。夫古今三学辈。竞以其所学相胜者。盖由宗不明祖不正而为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后世为书者之误传耳。又后世学佛者不能尽考经论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语禅者不谅佛之所诠概见乎教内。虽一圆颅方服之属。而纷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尝稍息。臣自不知量。平生窃欲推一其宗祖与天下学佛辈息诤释疑使百世知其学有所统也。山中尝力探大藏。或经或传。校验其所谓禅宗者。推正其所谓佛祖者。其所见之书果缪。虽古书必斥之。其所见之书果详。虽古书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讹者。若传灯之类。皆以众家传记。以其累代长历校之修之。编成其书垂十余万言。命曰传法正宗记。其排布状画佛祖相承之像。则曰传法正宗定祖图。其推会宗祖之本末者。则曰传法正宗论。总十有二卷。又以吴缣绘画其所谓定祖图者。一面在臣愚浅。自谓吾佛垂教仅二千年。其教被中国殆乎千岁。禅宗传乎诸夏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于此稍详。可传以补先圣教法万分之一耳。适当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万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毘赞大化。陛下又垂神禅悦弥入其道妙。虽古之帝王更百代。未有如陛下穷理尽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际会遭遇陛下之一时也。臣所以拳拳恳恳。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诛。辄以其书与图上进。欲幸陛下垂于大藏与经律偕传臣蝼蚁之生已及迟暮。于世固无所待。其区区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于无穷。人得以资之而务道为善。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非敢侥幸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泽耳。其所证据明文皆出乎大经大论最详。其所谓传法正宗论与其定祖图者。倘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与大赐愿如景德传灯录玉英集例。诏降传法院编入大藏。即臣死生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亦天下教门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断。允臣所请。乞以其书十有二卷者。特降中书施行其传法正宗记与其定祖图兼臣旧着辅教编印本者一部三策。其书亦推会二教圣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谨书上进干黷冕旒。臣不任激切屏营之至。臣诚惶诚恐谨言。

书启上韩相公书(前后四书)

月日沙门某谨北向伏揖。献书于集贤相公阁下。某闻古之圣人立极以统天下。天下谓之至公。夫至公者惟善者与之。惟恶者拒之。与善无彼此治而已矣。拒恶无亲疏乱而已矣。是盖圣人之心也。及其亲亲尊尊。国有君臣家有父子。必亲必疏必近必远。三纲五常不可夺其序。此乃圣人之教也。夫教贵乎修也。而心贵乎通也。教也者圣人之经制也。心也者圣人之达道也。天下必知达道。始可以论至公。苟不达道(或无达道二字)见圣人之心。虽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某虽固陋其学平生自谓得圣人之心。长欲推此以资乎王公大人之所为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白首躑躅而卒无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虚与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稍发之也。方今窃听。阁下以宽博仁厚之德而宰辅天下。天下论至公之道者。谓适得之于阁下也。某喜且大幸。故不远数千里进其说发明其所谓平生所得圣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荣身耳。诚欲推其教道以导天下之为善也。愿幸阁下无忽某佛氏者也。窃患其教于今甚衰其徒不能偕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议而讥之者纷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于诸夏垂千载矣。所更君臣之圣贤者不可胜数。皆尊奉之使与儒并化天下。盖用大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于生灵毘政治广教化者也。犹书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又曰为善不同同归于治。彼非有大合乎。圣人立极之道者。自古圣贤岂存而敬之迄于今日也。不惟圣贤之不存而天下亦厌之久矣。若今天下兴起学校。用圣人之所由道德之说习乎诸生。盖欲其宣传国家之教化也。虽然其仁义蔚然以敷于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妇。岂人人尽预乎五常之训邪。及其闻佛所谓为善有福为恶有罪。损尔身累尔神。闾里胥化而慕善者几遍四海。苟家至户到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焉。前所谓助政治广教化。此其是也。其法又能与人正心穷神而极化。内益乎圣贤之为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学者奈何不求古之圣贤兴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第见其徒混漶不轨其道而遂斥其法。然其徒由在国家正其源流择其纲纪旌其善者而劝之耳。其法何忝乎。孔子曰。不以人而废言。此之谓也。伏冀阁下俯为政治教化者主而张之。则天下生灵之幸甚也。抑又闻屋危者不扶则颠。水壅者不疏则溃。圣人之道既微且昧。苟不推而明之亦几其息矣。某方忧其师法之衰。山中尝窃著书曰辅教编者。仅三万余言。以推原本教白其圣人为教之意。万一以救其将坠之势始欲奏之天子。而幽陋疎远不克上达。又欲进诸阁下。亦又不能通之。既而因人辄尝布之京国。其意亦欲传闻于阁下之听览。今复一岁而其浮沈不决。而所忧之心如蹈水火。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之诛。乃冒进其所谓辅教编者印本一

部三策。幸阁下论道经邦之暇略赐览之。苟不甚谬可以资阁下留神于吾圣人之道。则某平生之志不为忝也。如阁下之大贤至公拒而委之。则佛氏之法漠然无复有所赖也已矣。今又以尝着皇极论一篇。写者一策随此贡之。是乃少时行道余暇所为。粗明乎治世圣贤之道也。谨因关主簿投诸下执事。尘浼台明不胜悚惧之至不宣。沙门某谨白。

再上韩相公书

月日沙门某谨伏揖。献书昭文相公阁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窃聆阁下以至公宰天下。与人为善廓然无所不容。故昔年尝以其书曰辅教编。因关主簿景仁投于下执事者。逮今自抱其书西趋而来。愿进诸天子。至京逾月。诚欲先见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关君之书浮乎沈邪果坐阁下之听览乎。慙然久不自决。忽然辄进。恐阁下不知其所来之志。谓有所求。不进则其事稽滞。故复书其意万一。幸阁下稍详之。然某之出山也。盖欲贡其所著之书十余万言。其书乃补其教法之阙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赖天子垂于经藏之间。以息乎学佛者疑诤。使百世知其所统也。其意止于是矣。非效他辈自为身名之侥幸欲有所求也。阁下傥不以为非且谬引而与语。则其所来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于阁下性命真奥之极际而有所资焉。岂独资其性命之说。抑亦稍补阁下圣贤治政皇极之法也。尘冒大丞相尊严。罪无所逃不宣某谨白。

重上韩相公书

月日沙门某谨伏揖。再献书于昭文相公阁下。某近者以书西来进之天子。诚以阁下当国至公尽善其心。方西趋之日。汲汲惟恐后时。及幸见之。阁下温然以礼接之。其后奏书垂之政府。而阁下面奖特比之史笔。当此大幸谓其平生为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发扬矣。又其后窃闻。阁下益以其文与诸公称之于馆阁。而士大夫闻者有曰。大丞相真公与人为善矣。若某者乃异教方外之人耳。其道方少有可观。乃特与公卿誉之。如此天下学者切当自患其为道不专也。何虑乎朝廷贤贤之不至邪。然某学佛之余。粗事乎翰墨欲发挥其本教耳。岂有高文远识。当乎公相大贤所称奖耶。此可谓大幸大忝也。然其预阁下之赐不为不大。其区区之志不为不得。此固宜翻然便还山林。今犹徘徊京师未即去者。盖其所来之意未尽未果。奉阁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之诛。乃益进说于阁下之左右也。幸阁下宽而念之。某山林著书讨论。内外经书不啻数千卷。积数十年颇亦焦劳其神形。又不远千里赍来而奏之者。非苟

如他辈侥幸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实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今学佛辈不见其大统妄相胜负。殊失吾先圣人之意故。其拳拳恳恳乃务正之。仰凭朝廷垂于藏中者。百世之为佛教立胜事也。庶其学者遵为定断。又欲自效身为佛子其微为善者也。方其出山中之日道属耆旧辈皆以某识心为法。莫不祝之。愿成其事而返。今其书既奏。待命已六十余日。而未有所闻。其中颇自疑之。或其书尚有所谬。不足大贤之所取耶。或阁下当国大事殷未暇尽其是非乎。都邑浩壤久留则弊其风尘。拂衣林薄而其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负其道属所祝之意。不惟负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无效。而其教法祖宗万世终不复正也。以故益欲幸阁下大惠。重念其为法不为身。为道不为名。为其教道万世之必正。不为其己而要国家一时之恩渥耳。神明在上。实闻斯语。抑又闻。佛法者神妙不测。固通于天地神明。其为胜缘乃妙乎无穷也。今所谓其宗者。乃其教之大本也。所谓其祖者。乃其法之大范也。方今天子圣明。而阁下贤哲公正。佛法祖宗苟得预阁下执政之中断而定之。使后世学佛仰而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国韩公尝裁而定之矣。其徒之三学者。不敢胥乱而佛法更明。果有天地神明阴为其助。则景福胜缘岂不归于天子与阁下乎。某忝阁下之惠爱称奖若前之所云。如此愿幸阁下始终其大赐。使早施行无令疾忌之徒得辄以生横议。以成就其平生区区之志幸及春水东归山林。乃其大幸甚矣。当决励精诚竭思行道。以报阁下之德惠颺颺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宣。某惶恐谨白。

又上韩相公书(此系东归后复致此书也)

月日沙门某谨北望伏揖。献书昭文相公阁下。某昔者以禅书幸朝廷。赐与秘藏为佛法之教。万世耿光天下。其徒莫不且喜且庆。此是阁下钩造与成其事而又称道。其文乃播诸贤士大夫。迄今天下莫不知。其辱阁下见知之深也。受赐于阁下之厚也。光贲山林之多也。平日欲思献一言以报阁下之德而未果。然适以其书而通于下执事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阁下辅相功烈冠绝于古今者。盖阁下善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况之道而然也。今有人著书深切着明。以推衍彼十圣贤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乱。其极深研几。自谓不忝乎贾谊董仲舒之为书也。是可资乎阁下雄才远识万分之一二耳。伏念某放浪世外。其迹与世虽异辄。着其书虑俗无知嫉而忽之。故秘之自谓潜子不敢显其名也。今阁下至公与天下之人而为善也。不区域其华野显晦者。天下服之。乃不远千里寓其书而投之。苟有可观其说不妄万一果有所资赞。则某也少报阁下之嘉德而得以展其微效也。其漂荡江湖拘洁独立与俗不合。而其悯

者非者相半。傥或阁下赐之一字褒而扬之。此又慰安其平生守蕴光贲其幽独之大惠也。仰黷盛命干冒台明。罪无所逃不宣。某谨白。

上富相公书

月日沙门某谨北向伏揖。献书昭文相公阁下。某闻昔有野人。或以美食芹。或以九九之算献其国君者。夫食芹与九九之算鄙事。乌足使王侯资焉。然其心善务其君也。适某不远千里而来进其说于吾相君。诚与乎食芹九九之算不殊。而其心志亦幸阁下详之而不忽也。某佛氏也。其法业能与人正心洗濯其烦乱。持本而宁中。今故欲以此待阁下论道经邦之遑。洁静以颐养其聪明之源。乃安其极也。夫所谓正心者非世之所谓正也。盖事外清净至正者也。心至正则神明。神明则气和。气和则体静顺。是四者以治其身。而心益治也。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此言近之矣。然其道又能与生人原始而要终。示其神爽往来。根万物之所因。而决施报之所果。然是又深且远矣。阁下大贤卓识。谓此果可以留神已乎。若今儒者曰。性命之说吾中庸存焉。老者曰。吾道德存焉。而奚必曰佛耶。而謏謏自执矣。然是佛者。皆圣人之谓也。宜有渐之深之迩之远之者也。焉可概论。请为阁下详之。夫中庸者。乃圣人与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是圣人与性命之指深也。吾道者。其圣人与性命尽其圆极也。造端圣人欲人知性命也。指深圣人欲人诣性命也。圆极圣人欲人究其性命。会于天地万物古今变化。无不妙于性命也。然其使人覩道真尽化本。觉其外物之为妄。休息其精神之劳弊者。而佛氏其道尤验也。其为道乎既博。而其说亦汗漫。故世之学者益随亦漫之而不探其要。嗟乎学道者不审也。昔杨司徒绾在唐。号为贤相。尝以此着王开先生传。以推广于天下。盖知其道之统要而然也。今阁下辅相之道德器过于杨公远矣。苟不以佛为无谓。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复能使人去恶而为善。今天下翕然而与儒并劝。是不惟内有益于圣贤之道德。亦将外有助于国家之教化。此又宜阁下之垂意也。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择讥而毁之者纷然。某窃忧其道自是而微且息矣。灯烛不继。其然其明亦遂灭矣。溪涧江河不疏导。其源其流亦遂绝矣。圣人之教道亦犹是矣。不扶救则遂亡矣。故窃尝著书曰辅教编。以发明扶持其道。凡三万余言。始欲奏之天子。而微诚不能上达。又欲进之阁下。又不克通之。已而乃因人姑布之京国。亦意其欲传闻于阁下听览。又逾年而浮沈不决其所忧之心。若在水火忽欲其援。以成就其生平之志。乃不避其忝冒之诛。辄以其书尘浼大丞相尊严。万一幸阁下悯其勤劳为教与道。非敢如常流者屑屑苟荣其身与名而已。谨以其所著辅教编一部三册印者。又以皇极论一首写本者。然此论乃少时行道之余暇所属。

虽其文字浅俗。而粗明乎治世圣贤之法。仰托关主簿投诸下执事者。不任瞻望台慈皇恐悚越之至。不宣。某谨白。

上张端明书

月日沙门某谨撰书。寄献于省主端明侍郎阁下。某以幽鄙无状。幸阁下悯念其来久矣。昔者尝以弊文因故侍郎郎公。辄尘听览而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故忝此大赐。感之怀之。迨今八载矣。自谓委于深山穷谷。虽欲一接大君子之威仪。固不可得也。然而每欲建一善事推一善言。报阁下恤念之盛德。以广阁下兴善之胜缘充然。故尝存之于心。近者窃着其广原教。次为三帙曰辅教编。吴人模印务欲传之。敢以幸于阁下执事者。以毕其区区之志。然其书大抵世儒不知佛为大圣人。其道大济天下生灵。其法阴资国家教化。特欲谕其疑者。解其讥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常以其法付诸国王大臣。而圣君贤臣者。盖吾教损益之所系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说而求于阁下。又其宜矣。伏惟阁下以高才大学冠首贤科。以重德能名为朝纯臣。蔼蔼然负天下台辅之望。而益有深知远识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圣人性命之真奥。此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赖也。阁下仁明傥念其忧道不忧身。为法不为名。宽其僭越之诛。以其书称于圣贤传于君子。得天下不沮其为善之心。国家不失其教化之助。不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传也(传或寄字)辅教编一部三册。谨因崔太博。辄通呈于左右。干黷台慈。不任皇恐之至。不宣。某谨白。

上田枢密书

月日沙门某谨撰书。寄献于枢密侍郎阁下。某世外幽人也。乃敢以其书而辄求于朝廷圣贤者。岂宜然哉。然忧其道之将毁必护其本教。亦乌得泥其所守而不知其变邪。夫朝廷圣贤者。乃吾道损益之所属也。不往而伸之。吾圣人之法殆废且灭矣。此亦经所谓佛法付诸国王大臣之意也。幸阁下仁明。悯其忧在道法不为身名。宽其僭冒之诛而稍取其说。不惟斯人之幸。亦其教道之光辉也。不直其教道之光辉。抑亦天下生灵之大幸也。某尝以今文人之文排佛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窥深理不究远体。不考其善天下弘益之验。徒以目接其浅近之事与儒不同。乃辄非之。夫佛氏之教播于诸夏垂千载矣。举天下而化之。其亦盛矣。是必有大幽功阴德。合天地通神明。益教化善风俗者也。不然天厌人恶久矣。切恐论者不已。后生不悟益学而为之。不惟弊圣人之大道。亦乃沮天下为善之心。损国家教化之助也。故孜孜勉其愚瞶。辄著

书以发明吾佛之所为教者。欲谕劝于世之贤人君子。而自视退然力不足言未信。非资乎朝廷之圣贤。有高明之势力。有际天之识度。洞达圣人之深理远体者。则其书何以传也。适会吴人以其所著之书曰辅教编者模印方就。敢不远千里望风以投于阁下之门。伏惟阁下以高才博学登践大科。以善德能名荣处右密。蔼然负天下宰辅之望。又益有深知远识洞达圣人性命真奥。是宜夫佛氏者以其法而倚赖之也。倘为不腆之文末忝大赐。以之传布于朝廷贤人君子。则某千万死生之幸甚也。抑亦吾佛以法付之适得其寄也。其所献之书十部三十册封题。谨因崔太博以通于下执事者。尘浼台严。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谨白。

上曾参政书

月日沙门某谨撰书。寄献于参政给事阁下。某闻佛教也尝系乎政治而关乎教化者也。其有人欲正其法之损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于宰教化司政治者。其人虽尽心竭诚汲汲于岩壑间至老且死。必不能得遂其志也。今天下宰教化司政治。惟天子宰相与阁下参预大政圣君贤臣者也。故某不远千里以其书因人而求于阁下者。盖亦有意于教道矣。伏惟阁下以大公为心。取众善为治。不忽其幽陋之人。不废其荒唐之言。而稍垂采听。不直斯人之幸。抑亦西圣之道。而增其光明耳。某尝谓佛教之为善世也。固其广大悉备矣。其所谓施之于善人而益善。施之于不善人而亦为善。古今吾教之所劝不及。刑法之所禁不得。阴谋心欺。虽匹夫匹妇之愚。闻某所谓为善有福为恶有罪。罕不减恶迁善矣。苟家至户到而按之。恐十有八九。而天下若此也。后世益薄而其乱遂少。孰知非因佛教阴助而然也。故唐书曰。虽谓异方之教。无损为理之源。向所谓关乎教化者。盖此之谓也。夫以其道安天性。而知神明之所以往来。修身治心以通乎圣人之至德至道者。古今其又多矣。今论者以文而排佛。谓无益于治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深理不达远体。不见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为其忧。恐论者不已后生末学习而为之。不惟亏于国家教化之助。亦乃损其阴德之佑。山中尝窃著书推明佛法要旨。将以谕劝学者。而自念幽独无其势力。终不遂其事传其书于天下。非有高明特达大雅清胜君子。则不能成其志业。故辄欲幸阁下同以此道称之于圣贤布之于君子也。又念佛教之在天下也。弛张其法增损其徒。一出于朝廷之处置。乃向所谓系乎政治者。此其是也。今以正其损益之说而求阁下之门。亦其宜矣。阁下高才重德天下具瞻。宽仁大明朝廷推伏。苟以其忧道不忧身。为法不为名。悯其志收其书推而布之。使天下知佛之所以为教。君子资之以广其善。小人资之以悛其不善。不惟某之幸。抑亦天下生灵幸甚也矣。其书曰辅教编者一部三册封

题。谨因崔太博以通于下执事者。尘浼台慈。不任惭惧之至。不宣。某谨白。

上赵内翰书

月日沙门某谨撰书。寄献于百司内翰阁下。某尝闻吾佛昔以其法付诸王大臣者。其实意欲资王臣之势以正其损益也。故圣君贤臣乃吾道万世所倚而赖之者也。后世之徒如忧其法救其衰而欲有所云为者。不可舍乎朝廷之圣贤者也。若某不远千里以其书而求于阁下之门者。固亦以为其法而若此也。伏惟阁下。为德有远量。立朝有大节。以文章为词臣之宗。地近官显日接天子之宠光。又特注意佛理力探圣人性命之奥妙。是益宜佛氏者以其道而从之也。某尝以今天下儒者不知佛为大圣人。其道德颇益乎天下生灵。其教法甚助乎国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然竞为书而讥之。某故尝窃忧其讥者不惟沮人为善。而又自损其阴德。乃辄著书曰辅教编。发明佛道。欲以谕劝于世之君子者。然自念其深匿远弃力不能遂振之。徒终夕太息。乃冒其僭易之诛。敢以其书仰藉阁下高明。以闻传于诸圣贤君子。苟得其万一反心识佛。知其教法之所以然。广其为善而不损夫阴德。是亦仁贤用心之一道也。其为胜缘当世世奉阁下同之天地神明实闻斯语。倘阁下不忽少垂尊意。则某万万幸甚矣。其辅教编者模印一部三册并书。因崔太博纳诸下执事者。干黷台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谨白。

上吕内翰书

月日沙门某谨撰书。寄献于内翰吕公阁下。某尝以卑论幸阁下善之。其后虽欲益进其说以始终阁下听览德义之赐。念某弃匿山林不能果耳。此闻诏还益用大手之笔发挥天子制命。此不可不励已以求达其志也。幸阁下不忽其幽陋而少留意焉。某闻善其理者。天下至公之谓也。今天下所谓圣人之教者至焉。虽其名不类。考其理而皆欲人趋善。则其理未始异。然犹日月年数虽其近远差异。而其成岁之功一也。故少壮之时皆读其书求其意。得其意则尝以告之人曰。是皆可从而不可拒也。既告之人。又患其不广。乃以之为书。欲其大劝。所著之书。虽积十余万言。而名微身晦不能传之。欲资之圣贤而相与振之。乃卒无所遇。及其老弊于山谷。弟子辈恐其书与其师偕没。固请以刻木。刻已又请致之士大夫。初避要名之谄。而不从其请。余自谓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护其教法获讥殒身。为远大者。又奚恤流俗之讥耶。乃浩然尽发其书致之缙绅先生之徒。虽未始识者立使布之其人。况忝阁下一言之察。

而阁下高识远量素以天下之善而为意也。而敢不陈之乎。谨以其书一部三册所谓辅教编者。封题仗僧致之下执事者。佯辱阁下谕之于人。则其胜缘阴功幽德当奉大君子同之。神明在焉。实闻斯语。尘浼高明。岂胜惶恐之至。不宣。某谨白。

上欧阳侍郎书

月日沙门某。谨伏揖献书于参政侍郎阁下。某闻昔者李膺以名儒为天下风教所系。然其望既高。天下之士不可得而辄交。乃目其门曰龙门。今天下之士指阁下之门。犹龙门也。而阁下之门难升。又过于李膺矣。阁下文章绝出。探经术辨治乱评人物。是是非非必公必当。而天下之士欲游阁下之门者。非有此德焉敢俯仰乎阁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风结舌而不敢蹈阁下之阃阃者多矣。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无状今以其书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风。阁下不即斥去。引之与语温然。乃以其读书为文而见问。此特大君子与人为善。诱之欲其至之耳。其放浪世外务以愚自全。所谓文章经术辨治乱评人物。固非其所能也。适乃得践阁下之门辱阁下雅问。顾平生惭愧何以副阁下之见待耶。然其自山林来辄欲以山林之说投下执事者。愿资阁下大政之余。游思于清闲之域。又其山林无事。得治夫性命之说。复并以其性命之书。进其山林之说。有曰新撰武林山志一卷。其性命之书有曰辅教编印者一部三册。谨随贽献尘黷高明。罪无所逃。皇惧之至。不宣。某谨白。

上曾相公书(此书系次富相后再致之书也)

月日沙门某。谨献书于集贤相公阁下。某虽不敏。平生辄以护法劝善为己任。每求缙绅先生之知圆机通乎天下之至理者相与维持。故尝以其书曰辅教编者。因崔黄臣太博而贡于下执事者。诚以阁下高识远览知佛博大盛备为古之圣人也。欲幸阁下推而劝之。尚不知其书果尝达阁下之听览乎。而某今者西来。固欲以其禅书祖图愿进之天子。至京师日。实先欲奉阁下教其去就可不之宜。而濡滞不能上进。数日前幸得请于阍者值客。仍门徒留刺依然而还。然阁下相天下事固殷矣。恐不暇尽其山林所来之意。辄复书此。幸阁下垂察。然某所来本以吾佛氏之教其祖其宗暧昧不甚明。适抱其书曰传法正宗记十余万言与其所谓定祖图者。一面欲赖圣明垂于大藏传之以正。夫吾教三学佛子。使其万世知其所统也。其志上于是矣。匪学他辈自为身名之计侥幸欲苟所求耳。阁下佯以其诚不谬教而成之。不惟自幸而已。亦乃天下教门之幸也。干冒台明而罪无所遁。不宣。某谨白。

谢李太尉启

月日沙门某右某六月二十一日。伏蒙特附所赐紫衣牒一道书一緘。到杭州日。知府唐公见召出山。面付前件勅牒并书。是盖太尉曲以其无状荐论而致此恩赐。某其日自以其道德虚薄不宜当天子大赐。再让又再让。虽词意恳切。而唐公终不容守其素志。又翌日灵隐大众发命披之章服。虽奉此大贲。而幽陋无谓忝国家美命。辱阁下褒荐而实感且惧矣。伏惟太尉才识器韵。乃时英豪门阔高华为帝家至戚。犹屈采野老幽人之微善推而赞之预人主之渥泽。是不惟乐道人之善。抑又忠于国家天下。幸甚幸甚。如阁下来书曰。读其辅教编之书。知其学与存诚有以服人者矣。用是言之。此亦阁下念其所存之心耳。若其有以服人之云。岂敢当之。然其所操志非欲苟其名荣其身而已矣。请教为阁下言之。某始以本教积衰。其徒罕能砺精。君子不信小人不敬。某故忧吾圣人之道晦昧。而天下失其为善之本。所以决志扶持之耳。其书初成。诚望上达。赖朝廷群贤君子之盛德。其劝易行其传易广。但其救道之心如蹈水火。欲人援之。不顾流俗之谓其夸且衒也。今于道未有所补劝善无效。而辄忝大惠亦宜何为心耶。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待时。今果圣贤之时。幸阁下留意焉。苟吾道益劝。君子益信小人益敬。资此胜缘以报圣君之赐。阁下之知。其亦至矣。某禅者非敢专以文字自喜。盖资之以传其道耳。此又幸阁下察之。谨因陆员外行专上启布谢。不任感恩惶恐之至。伏惟台慈俯赐鉴念。不宣某谨上启。

谭津文集卷第九

谭津文集卷第十

藤州谭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书启状

与关彦长秘书书

月日沙门某。谨奉书于彦长秘校。前辱彦长关侯。得潜子辅教之说喜与己合。遗书论大公之道百余言。乃相称太多。而潜子因彦长西行。方致书丞相。盛推此道。惟恐书不尽其意。复叙彦长见丞相。为益言之。夫大公之道

者圣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则不以天下苟亲疎。不以忠孝要势利。盖臣合忠子合孝。可亲者亲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尧舜尝之者也。然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诚与明也。圣人存诚所以与天地通。圣人发明所以与皇极合。犹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尧舜所以至其道者。盖能诚明而持其本也。夫诚明之道而圣人犹难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后世忠孝以劝慕致则以忠孝矜之逞之。而势利忠孝者竞作纷纶漫漶交于天下。诚忠诚孝不苟不党者。柰何与其混淆一世。又岂能自白。彼矜者逞者亦以自谓人之为心而与己相类。不复信有诚之之谓也。故诚明之道荡然不复见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复知之矣。况复能守而持之者也。彦长当是独能毅然推诚与明而持论大公之道。岂天资自得其高远。非习之炙之而然乎。始潜子之书既出。而缙绅先生之徒第称之其文善。吾粗能读百氏之书耳。独彦长谓我存心于大公。其书勤且至矣。非笃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圣大贤相会于朝。适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彦长振其本原。力以诚明之道驾说。资其所以为教化。则功德胜业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勉之哉。不宣。某谨白。

答茹秘校书

月日沙门某。谨奉书秘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笔。称美甚盛。谦谦以未相识为恨。愚何人也。当此大惠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无以处心。因求圣人之说以之为善。既治吾道复探儒术。两有所得则窃用文词发之。而当世贤豪不以其僭窃狂斐相拒。尚以为可语引之与游。虽然接其游处绸缪至如朋友者。而未尝轩豁以尽乎心。盖以人党于教罕不齟齬。虽欲道之自顾。其言岂能必信于世。故常嗟咨悒怏。颇不自得。及观秘校送莹上人序。亦谓佛教教人为善有益于世。不随时辈汹汹以相诋诃。此非疎达知远窥见圣人之深心。则何能如是之至论耶。不待相识固信秘校识度卓卓远出时辈。而宜吾倾怀尽心相与语之。况又辱书。惟道与文屈节肯相爱慕。虽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进其说以广秘书之志。况吾区区当此。宁可默默自秘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无所不可。以之穷理尽性。则能使人全神乎死生变化之外。虽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诚非经营世间者所可拟议也。以之治世导俗。则能使人慈心洁身迁善远罪止净不杀平国家天下。其五戒十善之教与夫五常仁义者。一体而异名。此又有为者之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辩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齐其末。徒以佛为者谓过与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乎舜乐取于人以为善。禹闻善言则拜。孔子择其善者而从之。颜子得一善言则拳拳服

膺而不敢失之。古圣贤人如此以帅于后世。而后之人尚不能从之。至有悖乱丧性灭身破家亡国者也。况复妄斥善道沮人。为之如此。则何以劝于后世邪。呜呼使后世之人不尽为善。亦妄辩者之罪也。秘校方为国家为政。果能推之以广尧舜之道。则为之政为之治。不亦愈大愈远乎。临风且布所怀为答。以谢厚意。不宣。某谨白。

与章表民秘书书

月日沙门某。谨奉书于秘校表民足下。某读所示书究其意义所归。凡三数日。方窥见其微浩乎若瞰河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故。犹弭彪而令人惊愕疑今世之无有也。始未相识。表民来吾庐问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势贵盛。肯与枯槁沈潜者。用道义而相往来。适见其识度智见远矣。及他日从之游观。其行己诚。与人信。卓卓与时流不同。益见表民之贤也。今得其文。又见其所以用心。以圣贤事业为己任。词理渊而淳。意义约以正。诚可信而可行也。虽古之人能文者。宜无以异于此也。将拳拳服膺之不暇。曷止贤其贤乎哉。某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安可论是与非。而可言而不言。亦有志者之不忍也。吾闻君子之学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于道苟自得之。则其所发无不至也。所谓道者仁义之谓也。仁义出乎性者也。人生纷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于仁义者不学故也。学之而不自得者。其学浅而习不正故也。夫圣之与贤其推称虽殊。而其所以为圣贤者岂异乎哉。其圣者得之于诚明。而贤者得之于明诚。诚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学而知之也。及其至于仁义一也。表民其学切深于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词之发也懋焉。韩子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藹如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议禹辩命解。尤善视乎世之谓为文者蔑如也。苟发之未已。将大发之掀天地揭日月。则韩也孟也不谓无其徒矣。且谬进狂言以回盛编。不宣。某谨白。

与章潘二秘书书

具位某。致书于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诗见招。而叔治继之。其风调相高。皆宜其服人矣。某虽欲为之报。若视乔木而高不可攀。且书此以张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谓余以文。而叔治谓余以才。而相与云尔。夫文与才皆圣贤之事。而野人岂宜与焉。如贫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圣道治之。而其识虑仅正。逮探儒之所以为。盖务通二教圣人之心。亦欲以文辅之。吾道以从乎世俗之宜。非苟虚名于世而然也。大凡恩于人而有诚者。虽穷达不敢忘其始。今得圣人之道而诚之至其可忘乎。贫道常病夫庸僧辈寡识。吾道不修迨乎名

作德空纷然。以其末事求儒文字。欲为其饰。及其致讥也。并教道而辱之。不能晓了。然复刊之石刻之板夸于世俗。终日洋洋然以为其德。若此辈尤宜摈于吾佛。贫道也益不得于人。此岂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区区之文之才而窃誉于贤者。虽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时。几捐书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疎通知远。适阅意于南宗正法。某固而自弃于草莽。终不能以其道稍进。以上资于吾君之明圣。乌可又以其不肖而累于教道乎。诸君亦尝视我以佛教修之。其为诚不欺于天地不忤于神明。苟谓其未至也。宜以僧德勉之。不然则已。若谓之寄迹。专以文字见教。则不敢闻命。弊名恐污盛集。幸为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纳。不宣。

与马著作书

具位某。奉书于著作马侯执事。辱赋独秀石铭叙。词甚俊放意义高简。若不劳思虑一举笔以成其文。然此宜发挥圣人之盛德大业。岂山石游物可当其美也。执翫终日爱慕而顾。无能之人。何以酬酢降服。降服始此。石与山俱溺于莽苍中。不知其几千百年。近世会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岩石大都皆奇。而此石尤奇。其山见于世。数十年矣。独秀石混然与众石不分。岂其怪特古秀非俗辈之所识疑待其真赏精鉴以辨乎。一旦执事果以其文发之。传闻于人。未数日游观者求其石而来往往有之。此独秀石遭遇执事不隐而显也。某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怀奇挟异终沈弃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虽抱希世之才识。而无知己。止与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学者蒙其不妬且谤。亦其幸矣。况敢望其以重语相推耶。嗟乎世不乐道人之善者众矣。若执事视一物不弃其美。尚以文词称扬于世。信执事心量倜傥过于人百千辈。使执事得位于朝廷。推此心于人。则天下沈沦混俗之士。孰不得奋其才业。而执事之为德又盛于今也。闻古者有舜与颜子。最能与人之善。故后代歌颂其圣贤。虽万世不休。执事果如是决进不已。吾将见其世歌颂执事之贤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独秀石古诗一首。尘奉高意。词句凡下极负惭腆。不宣。某谨白。

与周感之员外书

具位某。谨奉书于感之员外足下。前日欲过所居语其新园其地甚佳。将置先父坟于其间。既与天休公论之。其人亦喜。当时仓卒而未悉所谈。伺晚复见也。会事偶不暇接见。先时虽闻此言。而疑惑之等闲语耳。既闻于尊官始信感之果然为之惊怪。数日来不能自处。嗟乎感之忠孝之有称者也。何故忽然

离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与吾说其先父渐时教以骸骨归故里与贤妣并葬。初时感之拳拳然造次惧违遗训。谓感之奉父之道。虽终身不改也。然贤考意。岂不以其身长于封。又生感之辈为南人。质直可爱。其于封为故地亦其志耳。归葬之志。是欲子孙怀故旧而不忘本也。呜呼贤父之志。亦其远矣。苟如他邦之地神灵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明日子孙便乃将相。若孝子孙岂肯违父母之训而为子孙计邪。况万万无此效也。感之读书不忘道义。宁不思易之谓葬者止取其过厚之义也。孟子谓。孝子掩其亲。但不忍视其形之暴露也。至于三代惟恐贵贱僭侈奢俭失所。故为礼经。欲人丧葬有节。不闻求山川土地葬其亲以为富贵之资。为此说者。盖阴阳家妄张祸福以鼓动世俗。而世俗汲汲于富贵。不顾修德。纷纷然乐从其说望如其志。不亦惑乎。若感之贤而有识。宜亦出拔追古之圣贤为法。恶得与俗浮沈。此吾为感之之不取也。闻古有周公者。其为人子孙也。有圣德大业。相天下万世无比。实由其祖宗累代积德而致之。今感之为子孙计者。当念忠孝仁义。苟有所未至则勉力至之。彼阴阳家区区之说。奚足留意。某心素奇感之好节操慷慨有古人之风。及此大惧有所亏损。故不敢默默可否。益宜更酌之。若自谓有异见。我果行其志。非蒙所敢知也。余俟相见更论。不宣。

答王正仲秘书书

具位某。奉书秘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药肆中传到七月所惠书一通。发读若与正仲风度相接。甚慰所怀也。然以我常为往来者之称道所以特相推高。此似未尝有也。吾佛氏者又其德不足闻达。默于山林而时所不齿。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贤。足以大自树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剜切为忧。如此。则何虑其道德不至耶。昔乐正子为政。而孟子喜之。谓其人好善。将有轻千里而以其善来告之者也。正仲好善之意比于乐正子。岂直千里来告乎。宜资于天下善人可矣。此虽屈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将有所张之也。所谓文集。此虽近成一书仅五千言。盖发明吾道。以正仲方专儒。恐未遑于此。不敢辄通。秋杪如成嘉佑集。当首请于下执事者。未相见间幸倍保卫。不宣。

受佛日山请先状上蔡君谟侍郎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等远赉笺疏并帖四道就润州。请召某往净惠禅院住持。今月二十日于登云禅寺已恭受钧命讫。伏念某道德虚薄器识浮浅。当预大赐实为忝窃。然而教法衰弊缙绅堕怠。斯盖侍郎

念西圣付托之意。特欲振起颓风。曲采庸声授以师位。词疏婉雅弘奖勤重。惟恐不胜所举尘累高明。且愧且幸。卑情无任惶恐感激之至。谨具状上谢。

与通判而下众官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远颺移文召莅名山授以师位。既省己之虚薄。及闻命以惊惶。顾逊让之靡遑。愧忝窃而无状。伏惟某官。道极一贯识该九流总群言以为公。咨众善而致治。乐从西圣之教。广其胜缘。荣贰东侯之藩。重其明命。辞意斯美惠爱亦深。既被德而有由。卜趋风而匪邈。谨先差僧驰状上闻。兼伸咨谢。伏惟尊慈。俯赐照察。

与诸山尊宿僧官

右某。兹者偶以虚声谬当盛命。预侯府之弘奖。冠禅肆之上游。循省愚冥诚谓忝窃。此盖某人念圣法之既替。推风义以相先。曲采微才容参大职。择善德之弥在。为道力之斯充。虽汲引以有由。愧升陟而无状。趋覲非远叙赞罔周。谨先差僧驰状。披露下悃。仍伸上谢。

与诸檀越书

某启。兹者辄以虚声谬当嘉命。预府侯之奖誉。冠丛室之茂迁。循审愚衷诚为忝冒。此盖某人曲雅道义俯赞佛乘。奉外护之清规。广难思之胜事。将趋推会以卜良辰。感载乃怀。诸容面叙不宣。

赴佛日山请起程申状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净慧禅院住持。祇荷恩辉岂任感愧。以今月初五日。已起离润州参见在即。谨具状申闻。

接杭州知府观文胡侍郎先状

某此者伏审。得请北阙拜命东藩。重雨露之殊恩。辍枢机之密任。来苏之颂已作。坐镇之风聿扬。伏惟知府观文侍郎。艺苑硕儒生灵上哲。蹈圣人之闾奥。擅文章之师宗。洒丽藻于词林。发挥帝诏。储鸿勋于枢府。增大圣功。倚注方农请陈逾恪。惠全吴之美俗。耸故国之荣观。民望倾城待瞻父母。壶迎满道愿覩旌幢。某忝主祇园滥当师件。愿惟昔日幸接清尘。岂谓暮年获栖

贵部。念衰惫之斯甚。愧参迓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赐念察。卑情无任瞻望钦颂之至。

接钱唐知县先状

某启。伏审。荣奉诏命。光临县封。数百里父母之仁。副一时云霓之望。人乐利见。颂起来苏。伏惟知县司门。才识高明器量远大。袭奕世之轩冕。揭名家之规模。美声溢于盛朝。东侯企慕。高迹着于惠政。西浙钦风。乡原预不敢欺。壶浆已争先接。某滥纲禅席。尘与华疆。共白日以倾心。仰青云而垂荫。谨先状迎。伏惟鉴念。云云。

接大觉禅师先书

某启。近者窃聆。俯从众命临镇弊山。祖席增光吾道复振。即辰伏惟法候休粹。某侨寓龙山。北趋尤为不便。不及远迎舟御甚愧畏也。谨先奉启咨闻。不宣。

谢王侍读侍郎

某再启。切以。知府侍读侍郎伟器淳诚。实乃圣世名臣。荐升显位奕叶贵重。而又博通知远弘奖佛乘。天下缙流仰为城堦。某昨者愚不自度。辄奉私书诣阙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与荐谕。天子允从。遂成就其素志。是盖侍郎全成其美。巨力赞护乃致若斯。当与天下缙徒励力行道。以振其大恩盛惠而不敢忘也。卑情无任怀风咏德祝颂知归之至。

谢沈司封提刑

某启。昨日伏蒙隆重获揖风素。殊慰久违之思。然而幸闻潭津风俗之差美。是乃太守仁贤风化致然。盖斯民之大幸也。某尝慨彼远方异俗佛乘不备。虽甚衰老尚欲以能仁氏之遗众劝导邑子以为上善。犹赖公仪遗爱资助。使其一二载得遂鄙志。又猛陵人俗之幸甚。而胜缘有在也。仙舟首程顾不能出关相送。徒益黯悒乍远千万乞惟善视尊履。谨令僧驰启参谢。

谢王密谏知府惠诗

某启。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赐佳什一封。开发披读。且惊且喜。仰戴恩辉无任感愧。伏惟知府密谏。位尊望重。圣宋名臣。才识高远。台阁师范。乃

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芜鄙俚之言和而发之。格律雅重风韵高迈。是谓假日月余辉于燭火。借韶護大音于土鼓贲其微善劝尔小学。忝此大赐实为甚幸。方属居山训领少众。不遑躬趋下执事者。谨先附启上谢。伏乞台慈俯赐念察。

与瀛州李给事

某惶恐启。去岁因使者北还。尝得上状。谅必已呈高明。即辰伏惟台候嘉胜。高阳政治简静安卫。道气必益得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潜密。第愧违远风仪。兹为眷然。秘校告往荣侍辄此少申卑素之万一。惟冀鉴念。不宣。

与广西王提刑

某启。无状之人辄蒙其党相嫉且汹汹不已。以此故不敢往来。实为彰于乡邑之弃。昨日幸光临慰沃多矣。此得预大贤按部弊属。将制贄于路隅。先沐赐教岂深感愧。某独立无系。言多忤物(或云以言忤物)将远匿罗浮。藤守沈公仪贤儒相与有期。冬杪春初决浩然南还。当首候使车违远尊明。万乞为国重爱。谨上启少布区区。不宣。

与陈令举贤良

某启。自湖旁冒雪相适已数月矣。别后但眷眷然。仲秋时接所示书。乃知令举至官甚善。不以迁谪介意。公余揭窓对云而坐。道情清胜。乃下视尘俗。超然自乐。虽白乐天九江之时。何以过之。风闻人但景服不暇。令举当世贤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规素德益绝人远矣。老弊浮云落叶飘泊。尚若不定。虽有陪三峡五老之兴。安得遂之。犹远高论。万乞善保尊履。不宣。

与润州王给事

某惶恐启上知府给事几下。某山栖荒僻不便。行李久阙驰状。不胜瞻系。伏审旌佩已镇南徐。况彼比比数万之家。不亦复荷大赐乎。无任钦颂景服之至。大热。伏乞上为国朝自重。虔祝谨附启上覆。不宣。

与王提刑学士

某启。伏自京师罢奉贵游还山。虽闻广按江外终无以奉书。适知轩从已届此郡。伏惟尊履休美。某近自苏挈书欲图奏纳。以疾未暇前趋容稍平复。当以微意上扣。谨此先布区区。伏惟念察。不宣。

与陆推官

某启。自旷清谈骤更良节。林木幽隐圜堵寂寥。了亡世纷足以自得。其余追复旧好睇想清才。悬摇之心状貌难尽。犹聆莅事明敏越于时辈。万舌一词所共称赏。况在顾盼之预。宁不欣愉。暑中万希善保。不宣。

与张国博知县

某启。孟夏渐热。伏惟知县国博尊候起居万福。某即日蒙荫如宜。比者伏审荣奉明命临镇县封。敦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参贺。卑情无任忻庆瞻依激切之至。谨奉启。不宣。

谢钱唐方少府

具銜。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轩盖临赏岩扃。衡宇增辉缙属称庆。限以夏制尚缓趋风。愧畏良深景服徒切。谨上状咨谢。伏惟尊慈俯赐念察。不宣。

与仁和赵少府

某启。前日伏承临访山舍。无以为待不胜愧畏。继以佳什见宠稠重风调高雅。岂幽陋之可攀续。不揆荒唐勉强和之。但以取笑大手名匠。暑湿惟自重。不宣。

与沈少卿见访

某惶恐启。昨日奉蒙降访客舍。仰荷尊赐不任感愧。但以老弊弗堪人事。未果即趋几下。谨令弟子驰启上谢。伏惟少垂鉴念。不宣。

与祖龙图罢任杭州

某启。此者伏审知府龙图罢镇名藩。即日趋诏归阙行舟首路。某山林逋病不能远郊驰送。徒增黯恋。仁德悽悽奉此咨露。伏惟台慈念察。

送诗与杨公济

某启。不披伍来。倏越旬日春气尚浅景色犹寒。惟体中无恙否。近缘禅关不固习气宁忘因得斯谬妄。盖适性而已。岂敢风雅可与哉。然拙人用锲不若智人挥斲。况足下才力有余。可能为我一锄。勿使傍观揜口胡卢而笑。

还章监簿门状

某咨。昔日伏蒙特坠清雅素贲旅寄不任感荷。容宿恙稍痊。当走左右以承盛刺。谨具状上纳。伏惟垂察。不宣。

与石门月禅师

某启。昨三月得公晦书并所制悲风谣后序。慰谕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于感佩万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称奖也。此为忝耳。公晦久别所谕何老而益贤如是。喜且非常。我但白首偃蹇不能自振。况暇于教道也。视此得不愧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虽然自适颇乐。顾人生如梦。何足堪恃。纸衾瓦钵外。惟图书杂然于室中耳。流俗所尚一无留也。近着孝论十二章。拟儒孝经发明佛意。亦似可观。吾虽不贤其为僧为人。亦可谓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论也。今以相寄。盖以公晦善于亲也所栖虽牢落。于佛法其意亦不敢怠。徐当为教门着一大典。但虑其功浩大。若果就先当相闻。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复何云。但善将身世此为至祝。专人还特此上闻。

与黄龙南禅师(别副)

某再启。和尚有大胜缘。所止则学者云从景附。实末代之盛事。万幸。益勉尊用。某滥主禅席。德薄言微不为时之所信。徒劳耳目。自近有匿罗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当拜求高会。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化僧不至不闻其音。或因遣书乞为呼名。黄龙古之名寺。应称清栖。法澄每谈及积翠风景。听之使人神动心飞。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孙早辱教诲。亦仅似人。顾小子何以报重恩。路远不及以麈物辄陈左右。惟拳拳钦咏耳。

答黄龙山南禅师(次副)

某稽首。虽闻祖图宗记已辱采览。而未奉评品。鄙心得无慊然。辱赐教墨乃过形奖饰。岂大善知识为法欲有所激劝尔。且感且愧。某平生虽猥懦无大树

立。然亦勇闻清远高识之士。三十余载徒景服道素。不得一与胜会。此为眷眷。知复领大众于龙山。其钦尚好善之诚何书可尽。春煦幸千万为法自重。僧还谨布区区。

与圆通禅师

某启。去年夏首闻移锡崇胜。喜慰喜慰。庐阜天下胜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识镇严。乃学者之大幸也。珠上人至。果聆清规益举。又喜之也。惟久之可矣。乞罔起他方之念尤佳。某衰老憊然客寄。弘法无力。徒钦羨于能迹耳。逾远风论。千万善保。因介谨此咨露。不宣。

又与圆通禅师

某启。东林庄仆至尊手笔。知退法席专育高趣。钦羨钦羨。但庐阜不得镇严。亦禅林之不幸。见邀虎溪之居。足仞风义盛重。但某濡滞不能即拜雅会。殊为慊然。余且别副未披覲间。千万善爱。

答圆通禅师让院

某启。前日专人传到华絨承已得美罢潜道于此缘德方盛年腊相。然何遽尔惊众耳目。又聆黑白复请留此千万且从舆论。某老弊德薄。不能为之纲纪。天下共知潜道。何误。以此人为代。在潜道推让之情。虽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终何以当克。万万须自忘雅意为众少留。老弊东西南北人也。固无定迹。奉见未期。千万留意。

答万寿长老

某启。专人至尊手教慰谕足仞久要之不忘也万感万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疗。遂至如此。怆感无已。索文志其塔。虽腆忝相知至于厚善当此岂可饰让耶。且以拙直之笔聊奉佳命。亦表生平交契之诚耳。用舍更在裁之益热千万为法自重谨此咨答。不宣。

与万寿长老

某启。音信虽不相通。而钦服道素徒此勤切(或云勤勤)某无状老更弥笃。春季间罢去佛日深匿龙山。萧然人不堪其忧而余之未尝自厌。比欲致奉问聆道。

盖淮南未还。故不果。然适会曹君。乃知起居清胜。善慰孤迹。不肖见谋往庐山治行。当首拜道场。冬寒未见间。万乞善爱谨此布区区不宣。

谢杭州宝月僧正

某启。比老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垂访。过形存恤。仰荷道眷。岂胜感愧。尚以夏制未遑前礼。谨奉启上谢。

退金山茶筵(回答)

某启。适早监寺至尊笈命。就所栖以预精馔。意爱之勤。岂可言谕乃尽诚素。某虽不善与人交。岂敢以今日之事自亏节义无烦相外清集方当大暑告且为罢之书。谨令人回纳。伏冀慈照。

与东林知事

某启。今者伏承远驰价使特赠书问以昔贤胜集之所假无状自匿之便嘉命远至光贲殊多。某人曲采虚声更推高谊。循省其愚何以当克愧以老惫。复牵事缘趋赴未皇。但深愧忸久滞来人。益憎慊悚。价还奉状布谢伏惟慈念。

与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来获赠笔语所喜道意清静不事他缘。人生世间闲为第一。此事勿使俗眼见之。一二年来甚不喜闻也。思虑消尽无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风斯之谓矣所问贤弟不独愚迷兼亦倒置。予为剧言。来谕如风过树。祇益嘈嘈耳。病在膜内无由除之。足下虽有弟兄之情。柰何柰何。

发供养主与檀那

某启。萃兹胜侣允赖檀贤。虽素钦于令猷。尚未披于粹表。企慕徒切揖晤未期。秋气稍清珍育是祷。化人行专此奉启。不宣。

谭津文集卷第十

谭津文集卷第十一

叙

传法正宗定祖图叙(与图上进)

原夫菩提达磨。实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与乎大迦叶。乃释迦文如来直下之相承者也。传之中国年世积远谱谍差缪。而学者寡识不能推详其本真。纷然异论古今颇尔。某平生以此为大患。适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书垂出。会颁祖师传法授衣之图。布诸天下。而学佛者虽皆荣之。犹听莹未谕上意。某幸此窃谓识者曰。吾佛以正法要为一大教之宗。以密传受为一大教之祖。其宗乃圣贤之道原。生灵之妙本也。其祖乃万世学定慧之大范。十二部说之真验也。自书传乱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几千百载矣。今上大圣特颁图以正其宗祖。然圣人教道必圣人乃能正之。是岂惟万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灵之大幸也。某固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诛。敢昧死引其书之旧事。推衍上圣之意。仰笺于祖图。亦先所颁祖师传法授衣之谓也。然其始乱吾宗祖荧惑天下学者。莫若乎付法藏传。正其宗祖断万世之诤者。莫若乎禅经。禅经之出。乃先乎付法传六十二载。始终备载。二十八祖已见于晋之世矣。付法藏传乃真君废教之后阙然。但谓二十四世方见魏之时耳。适以禅经验。而付法藏传果其谬也。若如来独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叶者。则见之大涅槃经智度论禅经与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叡性高妙独得乎言谓之外。是乃天资佛记也。故其发挥禅祖雅与经合。宜乎垂之万世永为定断。三学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复疑也。其图所列。自释迦文佛大迦叶。至于曹溪六祖大鉴禅师。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释之贤。其言吾宗祖。素有证据者。十位列于诸祖左右。谨随其传法正宗记。诣阙上进。尘黷宸眷。不任惶恐震惧之至。谨叙。

六祖法宝记叙(此郎侍郎作附)

按唐书曰。后魏之末有僧号达磨者。本天竺国王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自释迦文佛相传。有衣钵为记。以世相付受。达磨赍衣钵航海而来。至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磨不说。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以其法传慧可。可传僧粲。粲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慧能。而复出神秀。能于达磨在中国为六世。故天下谓之六祖。法宝记盖六祖之所说其法也。其法乃生灵之大本。人焉鬼神焉万物焉。遂与其清明广大者。纷然而大异。六祖

愀此乃谕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详。理之之至当。推之之至悉。而释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趋之之至径。证之之至亲而六祖之于释氏。又其得之也。六祖于释氏教道。可谓要乎至哉。今天子开善阁记。谓以本性证乎了义者。未有舍六祖之道而有能至于此者也。是则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诸佛之善嗣欤。伟乎。惟至圣而能知至道也。然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胜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日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语录叙

始释迦文佛。经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第弟子大龟氏传之。然非不关经教。盖经教之所明也。将以印正一切法门。决定为妙觉之宗极。及其菩提达磨承大龟氏。二十八世方传诸夏。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传之。往之时世。未习熟诸祖师。犹傍经以谕学者。未即纯以真要示之。后世至人亲机而宜之。遂直用此发人。故其所为人不复以经语。故天下之守章句者听莹。谓其背经立异以非之。噫是岂知夫变而通之殊契经也。然学者不易至之。至之复难继之继之复难辩之。犹人皆画龙而未始得其真龙形者。逮有以真龙告之而世亦不信。盖天下识龙者寡也。今世孰不说道。纷然皆传。其所传至其与否。岂能尽得其所辨耶。吾故尝忧其混乱道真为学者大病。但愧匿而不能张之也。今见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识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语录示余。读之多其所发殊妙。所谓善变而通之者也。良公受于慈明圆禅师。慈明传临际继。际大智大寂之所传。此良公宜禅者师也。若其修洁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称之。此不复论。

武陵集叙

慧远和尚以有道称于四方。在天禧干兴间。其名甚振学者无远近归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闻之恨不识其人。晚游吴得其语于勤暹二师。观其发演详悉应对次序。语言必文。不以凡近杂出。虽出入大经大论。傍及治世文书老子庄周之说而不疑。闲究其意义所归。而与佛法奥妙似乎不可以智穷。神而明之。其庶几乎。始达磨大师以佛心印至中国。会梁天子眈有为不省其言。达磨北入嵩山。面壁终日默坐九年。华人之疑稍解。而达磨之道遂传矣。以故后世传高僧者。以禅观定其所传。又后世学者无远识颇信传者为然其言。亦

不思之甚也。达磨之道岂止于禅观而已矣夫禅者静也。观者观也。圣人教初学者。使静思虑以观其道也。若达磨所传承于高足弟子大迦叶。昔如来将化以正法眼。可以言语发。不可言语到。故命大迦叶以心相传。所谓正法者也。大教之所以出。众经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虽以万端言之。其所言未始杂也。不得乎此者。虽绝言而守之。其所守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谓也。禅观焉能尽之。和尚出于云门大师三世。云门出于大鉴禅师八世。呜呼去圣人益远。学者疑惑错谬。当其时和尚去云门大师未百年。独抱正法与其人相望。毅然引学者。以其正法眼藏以正其传授学者。真若得止以息狂走。其于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没。弟子辈辑其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庆历壬午岁孟冬二十日序。

原宗集叙(或名宗原)

象郡懃师聚禅学百家之说。探而取其言之尤至者。次为一家之书。繇释迦如来而下至于云门。抠衣弟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语有六百二十则。总一万八千余言。书成。命不腆名而叙之。大旨以不循语言生所解会。平常简密而不失其宗者。为得之矣。故曰原宗懃师证法于德山远公。印可于三角澄公。澄远皆云门匡真大师之法孙也。云门秉云峯存禅师。云峯承德山宣鉴。德山续龙潭信。龙潭嗣天皇悟。天皇继石头大师石头绍庐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于第六祖大鉴禅师。广菩提达磨所传之道。故天下学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尧舜之道。圣人举其用所以谓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为诣。洎乎种智差别法门万殊。复惧后世多闻者过。困学者不及。故释迦如来直以正法授大迦叶。虽示有言说而不迹文字。菩提达磨去如来二十九代。受之东来。人始莫晓。时皆摈弃及其传至大鉴世且大信。趋学者犹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圣人益远。学者穿凿迷失道真。懃师长为之太息。故楷其宗极。庶几有所正也。是岁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诗叙

移石诗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弃于道傍。虽其瑰怪伟然可观。而路人不顾。无辩师思取而显之。乃用工者计不崇朝。遂致于户庭。巉崿嵌虚若山耸洞壑。前瞰清沼后荫茂树。左右益辟三堂。曰石筵。曰照古。曰禅燕者。临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夸者相告观者趋来。石之美一旦遂显。无辩复作诗以歌之。贤士大夫与方袍能诗者。亦从而赋之。必欲余为序。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视其物则其人之贤否可知也。若石之为物也。其

性刚其质固。其形静其势方。方者似乎君子强正而不苟也。静者似乎君子不为不义而动也。固者似乎君子操节而不易也。刚者似乎君子雄锐而能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峯岨似乎贤人严重而肃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虚心而合道也。今无辩以吾道为禅者师以翰墨与儒人游。取其石而树之于庭朝观夕视必欲资其六者。以为道德之外奖。操修之默鉴也。及读其诗。求其所以为意者。则未始与此不合。然无辩其心如此之远也。而与世俗之虚玩物者固不足相望。诸君美而赋诗。不亦宜乎。其诗凡若干首。皆诗之豪者也视之可见。岂卑论所能悉评。某岁日月某序。

法云十咏诗叙

法云昼上人。缮其居之西厦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之美荫也。户其北垣曰陟崖门。示其乘高必履正也。始其入林之径曰啸月径。高其所适也。疏其泉曰夏凉泉。贵其濯热也。表昔僧之莹曰华严塔。德其人也。指其岭之峻绝者曰樵歌岭。乐野事也。名其亭曰映发亭。取王子敬山川相映发之谓也。目其山之谷(音浴)曰杨梅坞。别嘉果也。榜其阁曰清隐阁以其可以静也。就竹辟轩曰修竹轩。拟其操也。是十咏者。举属法云精舍。法云宅大慈山之中与郭相去迨十里。北瞰彻浙江。南通钱唐湖。过重岗复岭翛然沿溪涉涧。水声冷冷云木杳霭。校乎垂江濒湖之山。而大慈最为幽深。法云庭宇潇洒林岭盘礴环翠。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绝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侍郎致政还故乡。多优游名山。尤乐此。以为高蹈之佳处也。每来则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吏部名德熏于天下。既好是也。人亦斐然从而尚之。故法云胜概遂远闻播。昼师犹以为未尽其山水之美。乃益揭其十景者。拳拳引诗人咏之。缙绅先生之流与吴中名僧。闻皆乐为之赋。竞出乎奇词丽句。而风韵若出金石。铿然起人清思。所谓胜概者益闻益播。将传之而无穷也。然物景出没。亦犹人之怀奇挟异者。隐显穷通必有时数。若此十咏之景。所布于山中固亦久矣。弃置而未尝稍发。今昼师振之。众贤诗而光之。岂其数相会。亦有时然乎。故贤者虽终身晦之。时命也。不足叹之。忽然曜之。时命也。亦不足幸之。上人既乐得诸君之诗。特属予以为序。然无谓岂能尽其诗之美也矣。

法喜堂诗叙

好事者刻法喜堂诗将传。而净源上人预其编。次以其事谓潜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堂乃实月广师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处。故作诗而称之也。其诗凡若干篇。乃缙绅先生巨公伟人之所为也。高逸殊绝不可得而评

也。若宝月居心休美寓医以广其行。章表民叙之详矣。吾不复论也。第发其法喜之谓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悦适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不适道乌乎为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变也。非适道不能外其变以至神完也。荣辱盛衰人事之变也。非适道不能顺其变以至分安也。爱恶取舍人情之变也。非适道不能理其变以至性胜也。故谓道无不存一贯乎内外也。惟圣贤常以道凝。生之不乱死之不汨。出之不渝处之不闷。贫之不穷富之不淫。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适也。俗不顾道而禄禄以其变弊。嗟乎古今岂少乎哉。宝月杭人也。其国乐土。风俗以奢侈相高。甫方服之人。几忘道而趋其所尚也。宝月庐其市井纷华之间。乃翹然独修法喜之乐。是岂惟务其自悦而已矣。其将有所师而劝之乎。群公赋诗而美之是也。辛丑仲冬八日潜子序题。

山茨堂叙

南宗智严师主庆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将一年所居已葺。白云堂人亦新之。且以书邀其侣契嵩曰。吾虚是室以待子。会予方专意于习禅著书。其年遂来视。厥堂控半峯巍然出其居之后。户牖南敞。前望连山青嶂迤迤。与村畴云树而相映带。若见好画。萧然发人幽思。余喜处之经岁。心甚自得而尘事寡。日益清浄。因思其旧名取义太近。辄命以山茨之号更之。山茨者盖取梁之高僧惠约所居之名也。昔约方以德高见重于天子。而汝南周颙乃营山茨寺于钟山而命之居。故颙美之曰山茨。约住清风满世。若约者可谓吾徒之有道者也。吾徒宜慕之。愚何敢跂望其人也。取其山茨而名是堂者。诚欲警愚之不及也。庆历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轩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北轩者。在精舍为穷奥。于他牖最虚明。静可以宴。安可以休。适慈化喜此欲潜子名而揭之。潜子谓慈化曰。了性师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几乎。静乃正。明乃鉴。虚乃容。深奥所造乃清。虽其方丈环堵之室。至道则清风浩气光天地贯古今。妙乎人间世。而绝出窅然。不必在乎青山白云也。寥廓无际。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既有至道之趣。而潜子乃以趣轩名其北轩。而文之益示慈化志之所尚清胜。潜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诗集叙

杨从事公济与冲晦晤上人访潜子。明日乃邀宿灵隐。又明日如天竺。遂宿于天竺也。三人者游且咏。得诗三十六篇。公济请潜子前叙。潜子让公济曰。吾不敢先朝廷之士。公济曰。此山林也。论道不论势。潜子叙非忝也。潜子曰。诺吾叙。然公济与潜子辈儒佛其人异也。仕进与退藏又益异也。今相与于此。盖其内有所合而然也。公济与冲晦以嗜诗合。与潜子以好山水闲适合。潜子亦粗以诗与冲晦合。而冲晦又以爱山水与吾合。夫诗与山水。其风味淡且静。天下好是者几其人哉。故吾属得其合者尝鲜矣。适从容山中。亦以此会为难得。故吻然嗒然终日相顾相谓。几忘其形迹不知孰为佛乎孰为儒乎。晋之时王谢许子以乐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时白公隐庐阜亦引四释子为方外之交。其意岂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云与龙贵以气合。风与虎贵以声合。圣与贤贵以时合。君与臣贵以道合。学者贵以圣人之道合。百工贵以其事合。昆虫贵以其类合。不相合。虽道如仲尼伯夷。亦无所容于世也。天下乌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君之来也。逼岁除。山鬱鬱以春意。然代谢相夺乍阴乍晴。朝则白云青霭绚如也。晚则余冰残雪莹如也。飞泉冷冷若出金石。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树有啼鸟涧有游鱼。而二人者嗜山水则所好益得。嗜闲适则其情益乐。胜气充浹而更发幽兴优游纡余吟啸自若。虽傍人视之。不知其所以为乐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为得也。独潜子苍颜敝履幸其末游。而谓之曰。二君之乐非俗之所乐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洁静逍遥乎趋竞尘累之外者之事也。终之可也。因评其诗曰。公济之诗贍。冲晦之诗典。如老丽雅健则其气格相高焉。潜子默者。于诗不专。虽其薄弱病拙。远不及二君。岂谓尽无意于兴也。

山游唱和诗集后叙

公济初与潜子约为诗前后叙。潜子不自知量。既绪其端。公济乃谦让。不复为之。然诗之意所叙未尽。始公济视潜子山中值雪诗。爱其孤与独往谓潇洒有古人风。遂浩然率冲晦袖诗寻之。留山之意极款曲。潜子亦以公济既相喜好其意非常。颇不自拘介乐与游咏。潜子禅者罕以思虑乱。在吴中二十有余载。辱士大夫游从数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顾其最厚深。郎公又以诗名显天下。而潜子奉其唱和。亦不类今恣肆。而不自慎也。然潜子虽固平生长欲晞于高简雅素。如支道林庐山远者为方外人。患力不足及之。虽然老矣。而吾方袍之徒肯相喜而从其游者。几其人乎。公济儒者才俊与予异教。乃相善如此之懃也。此不与游且咏而孰与游乎。唱和总六十四篇。始山中游咏。而成者三十七篇。其后相别。而诸君怀寄赓唱往来者又二十七篇。并编之为集。嘉佑己亥仲春之五日。潜子复题云。

与月上人更字叙

上人名晓月。字竺卿。余以始字其义不当不可以为训义。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盖取其高明之义也。然明不可终明必受之以晦。日月终明。则画夜之道不成。故日晦于阴而月晦于阳也。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圣贤乌可终劳其明乎。圣贤终明。则进退动静之道固不足法于世也。故古之圣贤者明于有为而晦于无事也。舜明于政治而晦于得人。以让天下。文王建箕子明于与九畴而晦于大难。周公明于辅相而晦于成功。孔子明于春秋六经之文而晦于旅人。颜子孟轲子思杨雄皆相望而晦明于后世也。故其事业甚大道德益扬。作法于世而万世传之。今上人有器识。明于为学知道。其将有所晦乎。上人吾徒也。与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晦焉。余于上人故人也。别去十年。果得法自琅琊来会于吴中。观其处心空寂。能外于身世而不累其得丧是非。真所谓能向晦者也。字之以晦抑亦发其蕴也。一旦以道归覲其所亲索文为别。故序其字而赠之云。

周感之更字叙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义未极。请用诚之以更之。周君名应。然万物莫不以类相应。而不能应非其类也。惟人诚乃能与天地殊类相应。故诚应者应物之公也。类应者应物之私也。私则寡得而公则寡夫。君子耻失所于一物。是故君子贵以诚应天下也。诚也者至正之谓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内而刚正乎外也。况下而顺乎阴阳之得其道尔。推乎人事则可以教大信。彖曰。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地也。诚之义不亦至矣哉。周君始事父母则乡人称其孝。及仕而廉明。历官品凡一簿一尉。其人若缁黄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诚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劳于县吏积十余年。自不以其濡滞而苟荐于知己。问之则曰命也。士病不为政。岂汲汲于人知。此又见其诚之之至也。所谓诚之不亦宜乎。既始之而又终之。是之谓诚也。天地以诚终始。所以博厚而高明。圣人以诚终始。所以垂法于万世。虽然君子之诚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贵也。不以骄佚。其老也不以耄纷。其酒也不以醉乱。断断乎始于是终乎是。则圣贤之道得所传也。周君之德将不亏而得其全也。其名闻孰可磨灭。余与君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识知深且详矣。故因字所以序而勉之。

送浔阳姚驾部叙

驾部姚公将之浔阳(亦谓浔州)道过燕(燕乃余卿)潜子欲因其从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贤自高。乃更遗书累纸。盛称潜子善用六经之笔著书。发挥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学者。谓虽古之大禅巨师。未有如潜子之全也。其广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为善。欲使其至至耳。潜子无谓。岂果若是耶。虽然潜子初着原教书。其心诚为彼执文习理者也(执文儒者习理释者。习以俗语以谕其法此姚公来书云)二者皆蔽道而不自发明。适欲救此耳。其书既出。虽四方稍传。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复不见潜子所趋之至。潜子孤无有徒。与讲求尚皇皇忧其道之未详于人也。潜子之道。生灵之大本。天下为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审。天下之人欲其所归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为恻然邪。故潜子尝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书而求通于天子宰相贤士大夫者。盖为斯也。然缙绅先生之徒。知潜子如是之心者几人乎。姚公乃谓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为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巨师相与较之。又如此也。是岂不为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荐。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业卓卓过人可知。今来出浔。浔故南方也。潜子南人习知其山川风俗颇详。姑为公言之。岭外自邕管之东。潮阳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环数千里。国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沾洽已繁。瘴疠之气消伏不发。秀民瑞物日出。其风土日美。香木桂林宝花琦果(宝花琦果南人旧称)殊名异品。联芳接茂而四时不绝。若梧若藤若容若浔。凡此数郡者。皆带江五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楼观。村郭相望而人烟缥缈。朝曦夕阳当天地澄霁。则其气象清淑如张画图。然其俗质其人淳。寡争讼而浸知向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则其仁义之化易行。临此景也则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胜。潜子辅教之说。亦赖之而益传也。待公趋诏北还。当与数得此道者。其人之几何耶。道途上下舟车之劳。公宜自适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诗叙

郭子喜潜子之道。欲资之以正其修辞立诚。潜子可当耶。郭子缙绅先生之徒。乃独能揭然跂乎高世之风。可重可愧。吾说不足以相资也。然郭子俊爽天才逸发。少年则能作歌声累千百言其气不衰而体平淡。韵致高古格力优贍。多多愈功。含万象于笔端。动乎则辞句惊出而无穷。与坐客听其自诵。虽千言必记。语韵清畅若出金石。使人惊动。而好之虽梅圣俞章表民。以为李太白复生以诗张之。四海九州岛学辈未识郭子者何限。朝廷公卿孰尝覩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龟龙鳞凤其亦伟奇之物也。使其汨于泥涂委于荆枳。则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尽是纡余诞漫。遂与世浮沈。因别故赋诗以祝之。

白石凿凿。蕴尔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乐。幽兰猗猗。振尔芳姿。淑人不显。淑人不亏。唯是方寸。为尔之本。违之物摇。穷之物乱。静之收之。默默闷闷。熟水泚泚兮。可漱可涤。熟山亭亭(或作寥寥)兮。可休可适。胡歎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宁秘丞歌叙

去年诏秘省王侯。往宰扶风县。王侯以父丧在浅土。请侯封树而后趋官。朝廷佳其有子道从之复告曰。礼毕当听命于阙下。于时钱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与议曰。扶风秦地也。方为戎狄惊动。岂宜往之。天子不如以王侯来惠我邦。识者非之曰。此常人之情。非知贤之谓也。夫王侯贤而有器识。读书探文武之道。发慷慨立大节。方当国家举大刑。将诛去凶丑以条理太平之治。是必奋然以效其才能。讵肯碌碌从众人苟避艰难。幸宴安于静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于冗局。且发其贤将受之显官乎。辛巳岁隆暑中。果自新定来将趋京道出钱唐。潜子因歌议者之意。以为别歌曰。

贤豪之志兮。脱略不羁。高厉远迈兮。俗岂易知。倜傥大节兮。临事不移。安实败名兮。君子耻为。天阙苍苍兮。宫殿参差。王侯蕴志兮。将发胸中之奇。秦海浩荡兮。陇树依依。王侯之往兮。决去莫辞。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将德彼兮。清秦之陲。当妖氛廓兮。景运增熙。功名相将兮。千载葳蕤。

送周感之入京诗叙

感之以父丧罢官。即钱唐僦屋而居三年。虽无担石之储泊如也。未尝踵权豪之门以声其穷。接交游以诚不以其才。故与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闾巷之人。识与不识皆贤其为人。然此未足为知感之者也。夫行己自信其道不妄与人辩者。至于穷达不踰其节义。此亦君子之常道耳。盖流俗轻悍不能守之。宜其归美于感之耶。如感之仁义出于其天性。读书为学识度明远。论古今礼乐刑政。指其当否无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于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国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无怨望。岂止自信而固穷为贤耶。蒙与感之相知为最深。尝慨无力以张之。今春服阙复调官京师。蒙亦将返庐阜。惜其为别且远。因作诗以散眷恋之思云。

与君游兮。我心日休。与君别兮。我心日忧。君之去兮。春水汤汤。青霄九重兮。云阙苍茫。气望豪华兮。接翼翱翔。怀德孤进兮。人谁与扬。米贵如

玉兮。薪若桂枝。京国九留兮。曷为所资。江南五月兮。瑶草篱篱。早归来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济诗叙

潜子昔在浔阳。公济卯年方师吾友周叔智。务学而沈详。言不妄发。与诸生绝不类。潜子常谓叔智曰。浔阳江山气象清淑。宜钟于其人。在此诸生周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观其学有所成。及潜子去浔阳十有余年。果闻公济以进士升第。其后又闻以贤监司李公之举。得宰建德。不一载而道路传为贤令。去秋以事来杭。乃权钱唐遂得往还山中。见其治民。少以吏术而多用仁义。视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与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称之。潜子窃喜。幸吾前言之验矣。然称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义进人而激励其风俗。怅其早亡不见公济今所树立。虽然公济来资自得。岂谓不肖假其贤师善导之所助耶。会潜子始以传道为志。所蕴未伸。公济不平。力为吾振之。其诚且勤。虽古之慷慨之士。不过是也。将别蒙意甚感之。乃为诗以赠其行。诗曰。

秀气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异群不同。验治迹兮今也炳融。慨尔师兮不覩乎君子之风。方别离兮江涘。趋双阙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门严深。勉自进兮勿使陆沈。

送周感之秘书南还叙

杭去交广陆出江南驿堠五六千里。转大海得飘风舟。日行千里。否则留他岛动弥年月。故南人来吴。常以此为艰。今客钱唐已见二春矣视南之来者几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临封人也。子盍见之乎。余一旦诣其门。会其出。归悒悒颇不自得。越数日尉果骑从求余所居而来。入室与语。乡曲事历历烛耳目发。平生如故旧言。臯臯而不能休。襟抱轩豁。见其为人有大体。及暮引去。余乃异之。谓识者曰。尉以文词奋誓言。非由进士得官不为也。尝四举屈于有司而不变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远于家而让君命。由京师如故乡。迎其亲而来钱唐。道且万里。不以禄薄未甚有力为劳。处官过廉虽水必欲买。夫士患无节也。不患不立。苟朝临事而夕失其所守。喔咿[廿/戚]施苟容不暇。当所利则争。不利则辞。去乡邑未百里。则终日慊然作儿女态。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后世若尉者也。持其节行始终一如。不亦真慷慨大丈夫哉。吾闻古老传言。南方全阳有得其气正者。必刚健中正而聪明。余于尉皆南人也。独惟怯暗钝无一善以自发药其性。又不能蹇

然高谢。与物磅礴乎一世。视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发故乡之情。岂庄周所谓去人滋远。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归潮阳叙

世称潮阳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谒野夫先父田曹于杭。观其宽明淳粹。力行古道为政。不齷齪饰吏事。乃信称者之不妄美也。及会范阳。卢元伯语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而知。学六经探百氏。悉能极深研。几圣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谓易者备三极之道。圣人之蕴也。独病杨雄氏虽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着草范。将以大明易道之终始也。又谓兴王者礼乐为大。复着礼乐书。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为儒不汲汲于富贵。而高节远迈。追古圣贤之风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时田曹秩满将趋阙下。而元伯南还余亦东适会稽。越是二年。余复来杭。且闻田曹寝疾于京师。有至于渐趋三年。野夫果扶行櫟归葬故地。乘舟吴江而来。他日余往吊之焉。野夫伯仲皆悲戚癯瘠。殆不胜其哀。及戒行事且谓余曰。子盍歌以赠我归。余因思林氏于潮阳为最盛。歌何以尽其美不若词而布之。吾闻天生贤者。故以代天工。使辅相天地之道。是贤者宜寿且显于位可也。则颜渊夭伯牛疾。孟轲轲荀况杨雄落莫于时。贾谊董仲舒数辈相望而不幸。不知运物者反何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识。明德不二十未既大施而卒皆早世。虽明哲之士闻之。孰不为之惑哉。或者谓林氏之寿不在其躬而在其子孙乎。闻野夫刃取股肉以疗其父。欲其病愈终不如志。君子谓之纯孝也。野夫苟能率其伯仲履田曹之仁孝。同志巽先生之学。则林之寿其将有在笃实光辉益大乎后。元伯亦有道者也。于野夫为姻娅。苟与之营励名节则林氏之盛美。岂止焕于潮阳与今日。将辉耀乎天下后世也矣。

送梵才吉师还天台歌叙

夫为佛者修出世之道因以清净自守与俗不接。非以其教道推于世劝于人。岂宜逐逐与于世间游乎。梵才大师。少以诗鸣于京师。晚归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劝缙绅先生之徒。前年来浙西淮甸间。所遇卿大夫有名声于人者。皆乐从其事。不翅百数。此非精诚笃志推尊于圣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贤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权豪之门。趋进乎势利之涂。德不能发人之信。疑然而莫告。毁焉而不辨。喔唯突谄相与以佛为戏。幸其颜色假其事势。以苟利乎一身。趋死不顾教道者彼闻师之风。宜何为心哉。吾伟乎吉师之所为。故歌以赠其归。歌曰。

若人之来兮。贤俊将迎。若人之归兮。胜事告成。春色佳兮春风轻。擎衣袖兮趋遥征。台山凌虚兮。气象淑清。宜真赏适兮。休顾浮名。彼循利忘道兮。流俗时情。既亡吾徒兮。何足与评。

送真法师归庐山叙

余去浔阳五年而法师真公自庐山来会于钱唐。闻其始至且喜且惊。师曾不顾宰相所得。拂衣去濠入山中。誓终其身不践俗境。此胡为而来哉。及相与语。始知其谋为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浔阳尝与周叔智评人物。以师洁清能以其道训学者。叔智颇以重语相推。故与吾泊郭叔宝裴长言数造其门。迭为歌诗以扬其美。师亦忻然相德。今出数千里。复与之会迨将半载。接其言益文其道益亲。契义笃厚百倍于初也。秋之八月而真师以所谋事集命拏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告留者甚勤。终亦引去不顾。余游四方独去浔阳。恋恋若怀父母之国而不能忘。盖以其有仁贤君子笃实诚信于交游用道德而相浸润。又以匡庐奠其左嶄峯高拔其气象窅然深幽。使人翫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真师复归焉。余牵于事不得偕往。惟浩然之思益纷于胸中。因师为我谢浔阳君子。穷达荣悴劳吾之形。谋虑得丧万端劳吾之心。人生适如一梦焉。何长与物旁礴乎世。此宜深探佛道澄汰其神明。真师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罽津文集卷第十一

罽津文集卷第十二

藤州罽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志记铭题

武林山志

其山弥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关转赤山逾麦岭燕脂。北出钱唐门。躋秦王缆船石。过秦望蜻蜓二山。垂至驼岬岭趾左趋。入袁公松门抵行春桥。桥西通南之支路。过行春桥垂二里。南北道会。稍有居民逆旅。行人可休。益西趋二里。入二寺门偈合涧桥。过合涧龙迹二桥。自丹崖紫微亭。缘石门涧趋冷泉亭。至于灵隐寺。流水清泚崖石环怪如刻削乍覩爽然也。自

合涧桥南趋更曲水亭并新移涧距天竺寺门西顾山嶂重沓相映。若无有穷。灵隐晋始寺之禅丛也。天竺隋寺之讲聚也。其山起歛出睦凑于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余杭。蜿蜒曼衍联数百里。到武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于燕脂岭。北垂于驼岬岭。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冠飞塔而拥灵隐岑然也。高峯之东者曰屏风岭。又东者曰西峯(在郡之西)又东者曰驼岬岭(俗谓驼宛乃语讹也)其高峯之西者曰乌峯又西者曰石笋。又西者曰杨梅石门。又西者曰西源(亦谓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峯南起望之而蔼然者曰白猿。左出于白猿之前曰香炉。益前而垂涧者曰兴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云木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东曰燕脂岭。白猿之西者曰师子。又西者曰五峯。又西曰白云。又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邐于武林之中者曰无碍。又前者曰善住。并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谓鸡笼乃语讹也)其稽留之西者曰莲华。有岩号玉女。其莲华之东者曰飞来峯。乃西域异僧惠理所谓此吾国灵鹫小岭之飞来者也。昔多灵仙隐焉。乃呼白猿而验之。南屏天竺而北嶂灵隐。其巅有天然石梁西跨。其中有岩焉洞焉。洞曰龙泓。曰香林。岩曰理公。龙泓前者北瞰。后者东出。谓其潜彻异境绝浙江下过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孱颜大有百峯多无名。其名之者唯二十有四。与城闾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汉始号虎林。以其栖白虎也。晋曰灵隐。用飞来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讳也。或曰青林岩仙居洞。亦武林之别号耳。然其峯巒巧秀气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极。殆与衡庐罗浮异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霁月皎则天雨桂实。其壮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谓之南涧。北流者谓之北涧。自合涧桥至于白云峯之趾。凡八逾桥。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涧自龙迹桥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桥。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涧源白云峯之麓。东注会他支涧。逾第八桥之西复东注。会奚家涧入新移涧。出闸口曲流北之合涧桥。北涧源西源山之腹。东注过腾云坞口稍偃枫树坞口湍于第五桥下浸飞来峯趾汇于西坞。漾渟于洗耳。潭渚于涡渚东屿(亦谓之暖泉也)漱灑于冷泉亭下。经呼猿石门涧。澹激于伏龙泓。过龙迹桥下东注。与合涧又东注越二里。过行春桥下。出灵隐浦入钱唐湖。古所谓钱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涧虽多。多无名。然皆会二涧。其并南涧而入者曰南坞(南人谓谷为坞谷音浴也)并北涧而入者曰北坞。而北益有支坞者六。曰灵隐。曰巢杨。曰白沙。曰大同。曰腾云。曰西源。是六坞者皆有佛氏精舍。曰灵隐。曰碧泉。曰法安。曰资严。曰辩利。曰无着。曰无量寿。曰定慧。曰永安。曰弥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缺一)其十者在支坞。其三者废。其三者宅。正坞南亦有支坞(或无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兴圣。曰崇寿讲聚也。曰庆宁。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禅丛也。古观音氏垂象与人乞灵。曰永宁。其精舍凡

十。其五在支坞其五废。其五宅。正坞诸坞皆有居民错杂。其毁处几成村墅。然无坂。垦不牧牛犊羊豕。水陆不甚污。其人不事弋钓虞猎。以蕪蒔自业。然同其在古洁静清胜之风。未尝混也。其俗在南坞者穷于白云峯之巔。在北坞者至于西源。则坡坻西趋西溪南通南荡。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聪明。曰倚锡。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其一伏犀。在西来峯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坞。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韬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无着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弥陀西源。曰腾云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涧壩。其八在支坞南坞。其古人之遗迹。若吴葛县(正字避庙讳)之葛坞者。若晋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谢灵运之翻经台者。若隋真观所标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标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坞。若汉陆棣之九师堂者。若晋葛洪之伏龙石门者。若晋许迈之思真堂者。若晋惠理之燕寂岩者。若晋杜师明之谢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饭猿台者。若呼猿涧者。若梁简文所记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坞总十有六事。徒古今相传。虽名存而其事颇亡。不可按而备书。其山无怪禽醜兽。唯巢构之树最为古木。松筠药物果蓏与他山类。唯美蒔与灵山之所生枇杷桂花发奇香异耳。

游南屏山记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许。则东趋抵于霁云亭。西趋则伛偻。过小石门抵于积翠亭。由霁云亭益东至于幽居洞。洞之东则深林茂草也。由积翠亭益西则入于丛竹之间。阴阴森森殆不可胜数。有石座环布中可函丈。由积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发幽亭。视钱唐城郭若见诸掌。差发幽亭而东至于白云亭。由白云亭之东厥径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修竹。不知其极矣。由发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萝蔓陵层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顾四达廊如也。吴江越岫俨然在乎眸子。其山控凤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视灵鹫而俯揖胥山。大约从麓至顶。岩石皆奇。殊形诡状世所无有。如人物禽兽飞走腾踊。往往至乎云气歛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效灵。千变万化眩人心目。或闻是山者初弃于莽苍。虽樵苏竖子莫之肯顾。培塿丘垤尚恐不得与之为比。一日为好事者所知。辟而发之。杭人之来视莫不惊怪。以为天坠地涌。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观者于是推高。是山虽濒湖。千岩万壑莫出其右者。至于名闻京邑。而贤士大夫皆乐为是游。故有来江东者。不到南屏山以谓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与俗辈浮沈。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异德卓卓绝类。使会知己者引而振之。资其辅相圣人之道而刑仪人伦。不亦伟乎。可

观与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语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见南屏山。且喜以谓。一游无以餍吾之心。不若栖其阴藪常游其间。故今年乐来息肩于此。日必策杖独往。至其幽处也。思虑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旷处也思虑超然。天下之事见。至其极深且静处也(或无极深且三字)冲寞涔寂神与道合。乘浩气沐清风。陶然嗒然若在乎万物之初。是故志之。以示其将来有慕我而为游者也。

解独秀石名(名或作志)

某既名独秀石。章表民以其名为未当。且以诗评之。更曰。独怪石表民能文。其取义必远。然吾独秀之义亦未始与人语。因得论之。世俗所谓怪石者。必以其诡异形状类乎禽兽人物者也。为之焉。如是则屏山之石盈岩溢壑。无不如禽兽人物者也。何独一石谓之怪耶。夫独秀石有拔数仞嶷然特立于山之东南隅。端庄不与众石同趋附。颇似正人端士抱道自处。不以事势为朋党。大凡物禀秀气而生成者。其所树立必嶷然超出其群。吾所谓独秀石者。意其钟得秀气能自植立。不与其类相为附丽。要诗人歌以张之。盖欲有所警耳。苟以怪石名之。彼众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无已吾请从于独秀石。

无为军崇寿禅院转轮大藏记

崇寿精舍转轮藏成。乃因天竺月师遗书。故为书之。按其书曰。崇寿院籍属无为军。为城中之[壤-(爻*爻)+((人/人)*(人/人))]埧也。昔沙门义怀于此说法。聚徒怀之。徒既众且盛。而经教缺然。患其无所视览。而清河张拱感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财鳩工。谋写先佛三藏之说。而怀师以他命。既去复命。今沙门净因往继之。而张拱益与其院僧曰。慈愿等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师复使僧处仁等募匠氏为转轮藏以置其经。然藏有殿。环殿以众屋。总若干楹。内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俨然可观。其用钱凡七百万。夫转轮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异人传翕大士者。实取乎转法轮之义耳。其意欲人皆预于法也。法也者生灵之大本。诸佛之妙道者也。诸佛以是而大明。群生以是而大昧。圣贤乃推己之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谕者谕于此也。五乘之所归者归于此也。然其理幽微其义广博。殆非众人概然而辄得。故益其藏而轮之。姑使乎扶轮而转藏者。欲其概众普得(或阙此四字)渐染佛法而预其胜缘。则于道其庶几乎。是亦至人摄化群生之一端耳。其意远且大矣。今因师从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书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记。

漳州崇福禅院千佛阁记

太常崔礼部。发使自通走杭遗书某曰。崇福阁成。慕仲灵志之。某初不敢为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尝为我以辅教编布之京阙。于我有高义。今益以他胜事嘱我。是岂宜违之耶。遂引其事而书之。崇福在漳南为大精舍。徒众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显微为长老。微师统此方五年。其屋庐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东有隙地。微师意其形胜可置之佛阁。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谋。始居无何。客有来谓曰。今山中水大涨。尽浮其久积之材。出乎江浚。是足成尔也。微师以其感会。遂大出其寺钱百余万。王文渥益施二十五万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劝其闾里之乐善者出财。合刻贤劫千佛与五百应真之像。并彩绘五百应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迻迻日不稍辍。明年方秋而其阁成。岿然九间陵空跨虚。飞桥危亭蹇涌旁出。其所造之像绘事既竟。即迎而内之。释迦弥勒药师则位乎其中。千如来则列于前后左右也。阁之下亦以释迦文殊普贤众圣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应真与十六大声闻则列其四向。嘉佑初而龙岩人曰杨饰者。益于其阁之南为大阿罗汉。浴室廊庑环之。备法事也。然其规模壮丽。闽人伟之。谓是闽者乃吾闽楼观之冠也。若贤劫千如来者。盖在此劫与吾释迦文佛相先后而见乎人间世也。与夫天地群灵万有。而为博大胜缘者也。然圣人垂像与于天下后世。固欲其人天者观像以性乎无像。其次欲其睹像以发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预其胜缘。性乎无像近至也。发乎善心向道也。预乎胜缘渐上善也。是三者虽于其功小差。及其当世后代成德则一也。崔公书曰。微师高行人能与人为胜事。人皆乐从之。蒙奇其作佛阁意适合乎圣人垂像之谓。则崔氏之所称验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无谓微师徒事土木。而夸迈世俗耳。彼方袍之后来者有所营为。亦宜视法于微也。嘉佑四年己亥孟秋之晦日。灵隐之永安山舍记。

泐潭双阁铭(并叙)

大长老晓月。字公晦。领禅者于泐潭十有五年矣。其道既传。益欲治其精庐。其徒居晋。遂以师之意劝其乡人。裒金起阁于寺庭之左。寺亦出财助之。复劝乎吕氏之良妇曰。胡氏邹氏施钱十万起阁于庭之右。右者寘慈氏之像。左者桓皞氏之钟。又砻密石为涌道(与周礼涌道异义也)于其阁之前者十余丈。费缙钱凡五十余万。嘉佑庚子之仲春毕。其绘事落成。居晋乃因其师遗书。求蒙文而志之。然吾与公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公晦为阁之心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阁。阁乃寓其意耳。夫入道莫先乎见闻。今其阁之以

像者。正人之所见也。阁之以钟者。发人之所闻也。欲其即见而明妙。即闻而顿觉。乃不在语言不资文字而挺然独得。与吾教外所传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此也。不尔吾公晦岂肯徒事其土木也。泐潭山水清胜。乃昔大禅德道一马祖遗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为大至。公晦居是有所为。又能益推道于人。其于一公始有所振也。而与夫施者为福为胜利。诃可量乎。美哉公晦。又闲治世圣人之书其识精通。于今之禅者尤为贤豪。故以其阁复为之。铭曰。

惟阁铿钟。惟阁俨像。像正尔见。钟发尔听。惟视惟听。乃正尔性。勿谓道远。在尔一瞬。勿谓圣远。在尔斯振。惟阁惟树。吾有所寓。惟钟惟像。乃尔神奖。咨尔学者。宜知尔师。慎尔视听。勿谓徒为。

清轩铭(并叙)

高识上人。辟其精舍之南庑。尽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视。武功苏子美始名之曰清轩。其后贤士大夫多游赏而赋咏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潜子铭之。既不得让。乃谓上人曰。天地万物莫不有清浊。其气象皆能感人而为正为乱。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肃。圣贤之清其感人也庄。时世之清其感人也修。山川之清其感人也爽。天地与时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拟议。若夫圣贤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以益于世也。适上人敞是轩也。会其山之静水之清。以待来者而赏之者。其心开神爽。思虑不复淫滞。是亦益于人多矣。或有开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静(或云逍遥乎至静)则其为轩之意愈得也。潜子因而铭之曰。

天地万象。有浊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浊感人。人斯乱也。惟清惟正。乃懋尔德。惟浊惟乱。乃滋尔慝。鉴哉君子。择时所适。戒哉君子。慎时所翫。尔轩惟明。尔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摅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洁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洁。乃为至适。勿陋于轩。兹为嘉赏。勿谓外物。兹为神奖。惟清惟轩。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元集中不著名可疑也今谓高识者乃寓意耳)。

南轩铭(并叙)

南轩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数百步。倚轩而视。草树云物秋毫不隐。雨霁山光清发碧照枕簟。夏之时景风飘飘不挹自来。冬之时正抱太阳倭烁(倭或从凌)寒惨。客有纡余闲散无所用于世。得终日俯仰于其间。往往襟袍

轩豁神气浩然。若外天地而独立。夫古之达观者。孰不贵得所适事。苟可以正思虑使吉凶悔吝不害于道。虽茅茨土阶不为陋也。陶渊明云。啸傲东轩下。聊复过此生。岂非得所适耶。南轩予客舍之后楹也。威师不以不肖馆之于此。会事欲引去念南轩资之全愚似得所适。虽主人以事役之犹且趋命。况辱其以德义接之。又岂可与南轩轻离。铭曰。

顾南轩伊何偃仰踌躇。我发彼美。彼适我愚。我与南轩相须。

旧研铭(并叙)

余在故乡时。亡友道士马知章出端溪砚为赠。及游四方砚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呜呼知章为人有信义。好学问耿洁。务持高节。未果其志而天夺之寿。视砚往往想见其人。故持之而未尝弃置。是岁康定纪元之季冬也。为之铭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视此宝此。

题钱唐西湖涂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气象不并他处。朝晖夕霭黯澹清莹。无时不好。山嶂楼阁金翠交暎。荷花战风芳香四散。熏然乍视恍若异境。然人心清浊感物乃尔。而为道者安得不择其所居。涂上人讽经咏诗。习草圣书敞荷香亭。资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兴可见矣。熙宁己酉季冬二十五潜子题。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圣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圣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尧舜得圣人之道者也。禹汤文武周公得圣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于圣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仲尼歿百余年而有孟轲氏作。虽不及仲尼而启乎仲尼者也。孟轲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杨子云继之。荀与杨赞乎仲尼者也。教专而道不一。孟氏为次焉。去仲尼千余年而生于陈隋之间。号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时主志。视不可与为。乃卷而怀之。归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动而四海寻其声。来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时天下失道。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独文中子动率以礼务正人拯物。尝曰。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章焉。返一无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济能无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

未记。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辨。仲尼文之为六经备教化于后世也。后两汉有天下。杂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几希矣。魏三国抵南北朝。纷纷乎而人道失极(或作极字)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规。先王之道膺膺将明夷于地。文中子忧后世无法。且曰。千载已下有治仲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矣。固采汉魏与六代之政。文之为续经。广教化于后世也。非有圣人之道圣人之才而孰能与于此乎。文中之于仲尼。犹日而月之也。唐兴得其弟子辈发文中之经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礼乐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于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几百年。其教祸于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过为列国陪臣。文中子之弟子为天子相将。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远迈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读王氏世家。爱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 六经后兮。治道不精。大伦庞兮。权橘兴行。文中作兮。颓波澄清。六经续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两明。弥万世兮。莫之与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师慈云式公行业曲记

法师讳遵式字知白。本姓叶氏。临海郡宁海人也。初其母王媪乞灵于古观音氏求男。一夕梦其舍洒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咽之。及生法师方七月。已能从母称乎观音。稍长不乐与其兄为贾。遂潜往东掖师义全出家。先一夕义全梦有童子处其寺佛像之左者。翌日法师至。其梦适验。十八落发。二十纳戒于禅林寺。明年习律于律师守初。当时台之郡校方盛。诸生以法师俊爽。屡以诗要之业儒。法师即赋而答之。其诗略曰。真空是选场。大觉为官位。已而入国清普贤像前焮其指。誓习乎天台教法。徐鼓笈趋宝云义通大师讲席。道中梦一老僧。自谓吾文殊和尚也。及见通乃其所梦之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学。未几凡天台宗之所传者。其微言粤旨而法师皆得。智解崭然出其流辈。会其祖师智者入灭之日。遂自燃顶终日誓力。行其四禅三昧。因说偈以效其诚(凡其诗偈并见于文集。此皆略不书)通师既逝而法师即还天台。以苦学尝感疾呕血。自谓必死。毅然入灵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诅曰。若四教兴行在我则其病有疗。不尔愿毕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闻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将死。法师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见死尸盈室。法师不惑践之以行道。其尸即隐。七七之日忏讫复。闻空中声谓曰。十方诸佛增汝福寿。其夕殊寐恍惚见一巨人持金刚杵拟其口。惊且觉而其病遂愈。俊辩益发声貌形神美于平日。法师大感益欲从事于此。遂著书曰。观音礼文。方题笔遽有奇僧遗之书名自意趣。与己着本略同。淳化初法师年方二十有八。众命续居其师之宝云讲席。讲四大经。积年(法华维摩涅槃金光明经)一旦有施氏胎驴驰来伏其座下。若有听意。其后以时而至者凡四十日。产而乃已。驴果有人之意。不亦异乎。至道丙申之

岁。法师结乎黑白之众信者。按经习夫净土之业。著书曰誓生西方记。复拟普贤益为念佛三昧。师处宝云更十有二载。未尝持谒与俗人往还。自幸得观音幽赞命。匠氏以栴檀为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十四大愿之文。其后工有误折像所执之杨枝者。法师敬且恐。即自以接之。不资胶胶而脗合如故。咸平三载四明郡大旱。郡人资以其雨。法师用请观音三昧冥约。若三日不雨。当自焚也。期果雨其郡苏。太守以为异。乃即碑其事。咸平五年法师复归于台。欲东入屏居而徒属愈繁。乃即其西阳益宏精舍。据经造无量寿佛大像。相率修念佛三昧。着净土行法之说。其邑先有淫祠者。皆为考古法正之滥飧者彻去。其所谓白鹤庙者。民尤神之。竞以牲作祀。法师则谕其人使变血食为之斋。及其与众舟往白鹤而风涛暴作。众意谓神所为。法师即向其庙说佛戒杀之缘。而其浪即平。寻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后以牲祀者遂绝。即着野庙志乃与神约。而民至于今依之也。祥符四年会章郇公适以郎官领郡丁僧夏制乃命僧正。延法师入其郡之景德精舍讲大止观。其夏坐毕。有三沙门被衲无因而至。请与孟兰盆讲席。方揖坐而忽不见。法师尝以胜事他适道出黄岩。有一豕犇来绕师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众嗟咨不测其然。徐推之乃豕避屠而来也。遂偿其直。教屠者释之。命豢其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之果飧德邪人其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濒海。法师尝谓人曰。此宜建塔。其众乡人乐闻皆曰。是山之巔每有异光照耀海上。其光之间益见七层浮图之影。然其所照之至处四十里。皆捕鱼者[竺-二+(一/(尸@邑))]梁周之。法师知其发光欲有所警益励众必答之。及其事址发土。果得石函之效塔成。亦以七级应其先兆。而斯民不复渔也。法师方百日修忏于东掖山也。会其时大旱水不给用。乃出舍相之。俄以其锡杖卓之。石泉从而发激。今东掖所谓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师西渡讲法。虽使者往还历七岁而未尝相从。及昭庆齐一者率众更请乃来。至是已十有二岁矣。先此法师尝梦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台而入杭。乃其梦之效也。至杭始止乎昭庆寺讲说大扬义。学者向慕沛然如水趋泽。杭之风俗习以酒肴会葬。法师特以胜缘谕之。其俗皆化。率变荤为斋。因着文曰。诫酒肉慈慧法门。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尚之。明年苏人以其州符迓。法师就开元精蓝昼夜专讲法会。盛集黑白之听者。谓日万夕千。其人不饮酒噉肉者。殆倾郭邑。酒官屠肆颇不得其售也。遂谓其徒曰。吾祖智者遗晋王之书六恨。其一适以法集动众妨官为之患。余今德薄。安可久当此会去之。乃翻然复杭。方祥符乙 之岁也。刺史薛公颜即以灵山精庐命居。法师昔乐其胜概。已有栖遁之意。及是适其素愿也。其地乃隋高僧真观所营之天竺寺也。历唐而道标承之。然隋唐来逾四百载而观公遗迹湮没。殆不可睹。法师按旧志探于莽苍之间果得其兆。即赋诗作碑纪之。

此始谋复乎天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桧。枯槁仅存。至此而复荣。盖其寺再造之证也。因名之曰重荣桧。益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内竹石面竹者。与桧为天竺四瑞。作四诗纪其胜异。居无几而来学益盛。乃即其寺之东建日观庵。撰天竺高僧传。补智者三昧行法之说以正学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赐紫服。寻复请讲于寿昌寺。罢讲过旧东掖。谓其徒曰。灵山乃吾卜终焉之所也。治行吾当返彼。寻援笔题壁为长谣。以别东掖还天竺。凡夏禁则励其徒。共行金光明忏法。岁以七昼夜为程。宫保马公既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师之言。遂为着净土决疑论。马公镂板传之。逮王文穆公罢相抚杭。闻其高风因李明州要见于府舍。既见。王公奇之。不数日率其僚属访法师于山中。即命之讲。乃说法华三法妙义。其才辩清发衣冠属目。王公曰。此未始闻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扬。王公唯然。寻奏复其寺。得赐天竺之名。王公书其榜。尊君命也。王公始以西湖奏为放生之池者。亦法师以智者护生之意讽而动耳。其王公出尹应天方微疾。梦与相见而其疾即瘳。乃遗之书盛道其事。以谓相遇平生有胜缘。移江宁更迓于府舍。问法留且三月。王公始欲为僧伽像。疑而未果。法师乃为其推观音应化遍知无方者示之。先此法师尝梦与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擘金铃而分之二人。益说此以验适论。王公曰。实金陵之谓也。既造像卒持与法师。因撰泗州大圣礼文以尊其事。王公益与其秦国夫人施钱六百余万。为其寺之大殿者。法师以复寺。乃自 皇家与王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时礼佛之文勉其徒行之。欲以报德。会干元节。王公以其道上闻。遂锡号慈云。自是相与为方外之游益亲。形于诗书者多矣。若其所著圆顿十法界观法图注南岳思师心要偈之类。皆为王公之所为也。天圣中公终以天台教部奏预大藏。天台宗北传。盖法师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献太后。以法师熏修精志。干兴中特遣使赍金帛而两命于山中为国修忏。遂着护国道场之仪上之。请与其本教入藏。天圣改元。内臣杨怀吉东使。又赐之乳香。临别杨以法师善书求其笔迹。即书诗一阕与之。杨遂奏之。明年又赐银一百两饭山中千僧。然其时之卿大夫闻其风而乐其胜缘者。若钱文僖杨文公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书。法师闲雅词笔篇章。有诗人之风。其文有曰金园集者。天竺别集者曰灵苑集。然修洁精苦数自烬其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笔书翰。精美得钟王之体。灵山秋霁。尝天雨桂子。法师乃作桂子种桂之诗。尚书胡公见而盛赏之。乃与钱文僖公赉之。胡公领郡钱唐。益施金而为其寺之三正门者。法师领寺既久。尝欲罢去。史君李公咨。即会郡人苦留之又二载。当天圣九祀之孟春。方讲净名经。未几顾谓其徒曰。我昔在东掖亦讲是经。尝梦荆溪尊者室中授其经卷。及出视日已歿矣。今者吾殆终于此讲也。

一日果与众决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长用十方意时务私传。今付讲席。宜从吾之志。即命其高弟子祖韶曰。汝当绍吾道我持此炉拂。勿为最后断佛种人。汝宜勉之。遂作谢三缘诗(谓谢绝徒属宾友笔砚也)命学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孑然入其寺之东岭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复用医药。命取尝和晋人刘遗民晦迹诗。改其结句云。翔空迹自绝。不在青青山。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复曰。吾报缘必尽。敢忘遗训乎尔曹耶。益说法以勸其属。及后日之晚。使请弥陀像。以正其终。基徒尚欲有所祷。且以观音像应命。法师即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观世音。前际不来后际不去。十方诸佛同住实际。愿住此实际受我一炷香(云云)或问其所归者。犹以寂光净土对之。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终。先此法师自制其槨曰遐榻而铭之。学者务奉其师之前志。必卧其灵体于遐榻。更七日其形貌完洁如平昔。其寿六十有九。腊五十。当其化之夕。山中见大星陨乎鹫峯。赫然有红光。发于其寺之前。度弟子若虚辈垂百人。授讲禀法者如文昌诸上人者仅二十人。登门而学者其人不啻千数。明年仲春之四日。奉遐榻归葬于其寺之东月桂峯下。与隋高僧真观之塔邻也。蒙识韶公几三十年。晚山中与其游益亲。韶公耆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师也。尝以大法师实录。命余笔削。始以敝文不敢当。及蒙奏书为法以微效还。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辩师益以录见托。愿成就其师之意辩师端审善继。又明智之贤弟子也。会余避言适去山中。嘱之愈勤。顾重违其先师之命。姑按韶公。实录而论次之。命曰曲记。盖曲细而记其事也。然慈云聪哲志识坚明。故以其佛法大自植立。卓然始终不衰。虽古高名僧不过也。世以方之真观。不其然乎。天台之风教益盛于吴越者。盖亦资夫慈云之德也。吾恨不及见其人。是岁嘉佑癸卯之八年季秋己亥朔。适在京口龙游之东圃记之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藤州鐔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碑记铭表辞

秀州资圣禅院故和尚勤公塔铭(并叙)

嘉佑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勤公骨身归塔余杭之安乐山。从始也。其禀法弟子省文儒者闻人安远。乃命契嵩书且铭之。和尚讳盛懃本姓谢氏。不书其得姓之本末。从释氏也。象郡之寿阳人也。童真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齐禅师。祥符中以诵经中试。遂得落发。其年纳戒于桂笏之延龄寺。还白容会其师适灭。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访其师宗者。和尚天资淳深懿厚。夙有道识。童之时以自发明。遍学衡湘鄢郢老禅硕师。而独大尽玄旨于德山远和尚。初以云门语句请决于远师。虽叩问勤至垂三月。远未尝稍辩尽。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诣远质之。远师一见即谓之曰。汝已彻矣。当此和尚顿觉身超虚空。不觉屋庐为阒。复其立处。即遍体雨汗。其悟道灵验如此也。先此和尚尝师他僧。传习乎安般定法。始授其法。乃席地然顶于其师前。遽有异光上发。圆赫如日。光熄而元略无所损。其师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无以此自尽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后禅之学者。乃蔚然向慕。来浙西混迹于余杭之安乐山。皇佑初嘉禾太守聂公。厚载闻其风。率郡人遂命领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无贤愚男女风德大化。法侣趋其会者日不下数百。精庐完葺僧储充备。而秀有禅居自和尚兴起也。以嘉佑庚子之五载仲夏壬寅示微疾。正坐说偈而尽。世寿六十八。腊四十二。以嘉佑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绚如不可胜数。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领众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昔尝缀古之语要。目其书曰原宗集。而其徒方传之。然其所得之法。实诸佛之秘要。群生之所宗。诸祖之所传者也。非语默可到。然非语默又不能稍发。故和尚莅众接人虽勤教诲。而其语尝简其机缘不烦大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倾城号恸。若丧所亲。诸君以契嵩于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详得其出处。乃以文见托虽固亦不得让焉。铭曰。

惟骨殊圆。惟道亦然。非生非灭。无陂无偏。惟小夷石泐。而此法常传。

秀州资圣禅院故暹禅师影堂记

禅师疾病。予自杭往问医药。尝顾谓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揜之。为我志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还杭未几。果溘然而化。学者不悉即焚其丧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于影堂。命今长老懃师勒石以传之。禅师讳庆暹。其先建阳人也。姓范氏。范氏世为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复书也。始禅师因父宦生于会稽。及其父官死海盐县。即与母治产居秀。至是禅师方五岁。而秀气霭然。其母异之。命从净行子昭出家于今资圣精舍。踰十岁落发。纳戒于灵光寺。习楞严圆觉于讲师。居素又十岁。经明明年即广

游方外遍参禅要。又十岁且还。初秀郡未始有禅居。待来者亦有所缺。然禅师既归。乃一更其院。务与众处谕其属。即如十方禅规主之院。稍治遂结庐独处于园林。笃为杜多之行。不出不寝更十九年。虽恶衣恶食。自视宴如也。居无何。会故雪窦清禅师至其庐曰。善乎仁者乃至是哉。因尽示其所证之法。而清禅师大魁之。卒亦承于清师。至天圣中。郡太守张公几圣高之。命复方丈使举行禅者。故事逮故翰林学士叶公道卿以中允领郡。见而益喜。遂尊为长老。命传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故。呜呼。其世寿已七十六。而僧腊六十二。禅师治兹院。自壮既耄凡四十六载。于人甚庄处己至约。饮食资用必务素俭。与时俗不合。以故其徒称难而少亲附。唯士大夫重其修洁。不忍以荤酒溷其室。先时吴中僧之坐法失序。辄以势高下。不复以戒德论。禅师慨然尝数以书求理于官。世人虽皆不顾其说而禅师未始自沮。及叶公道卿转运吴越。而禅师复致其书。而叶公然之。遂正其事于所部。既而秀众果推禅师于高座。方再会即谢绝。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于护法耳。昔尝与余语曰。吾不能以道大惠于物。德行复不足观。以愧于先圣人矣。苟忍视其乱法是益愧也。予即应之曰。不必谦也。曹溪宗门天下之道妙也。而学者罕至。十二头陀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难。能为法而奋不顾身。亦人之难能也。是三者师皆得而行之。又何愧乎。师曰。此吾岂敢也。虽然予庸以是而称之于吾人。盖欲其有所劝也。禅师之迁化也。至是皇佑之己亥实五载矣。悲夫。

故灵隐普慈大师塔铭(并序)

师法讳幼旻。信阳玉山人也。本姓叶氏。童时即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兴教兰若。师僧省覃出家。既纳戒乃访道四方。来虎林见惠明禅师。颓然有道器。即服膺执弟子礼。尽学其法。法务无难易者。备尝之矣。久之惠明命师监其寺事。未几会其寺大火荡尽。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忧乃祸。师谓之曰。我总寺事。罪尽在我。吾独当之。尔曹不必惧也。吏果不入寺问师。弟坐其爨者耳。此岂古所谓临难无苟免者耶。其后惠明告终毕其丧。师即帅众曰。本府请大长老惠照聪公镇其寺。以继惠明。所统仍以监寺辅之。戮力相与复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庐。巍然千余间益伟于旧。庆历中朝廷用其荐而锡之章服。其后又赐号普慈。及惠照谢世。师方大疾。亦力病治其丧事。始惠照垂终遗书。举师自代。官疑其事。不与以灵隐。更命僧主之。师事其僧愈恭。无毫发鄙悒心见于声彩。而人益德之。当此知府龙图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师以长老居之。及观文孙公初以资政大学士莅杭。特迁之主灵隐。始其演法之日。孙公大师衣冠贵游。不翅百人。预会

爇香。听其所说。而道俗老少贵贱摩肩而趋来者万计。是日人声马迹溢满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鲜矣。师天性宽平慈恕。与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颇美之。故居其寺方六年。寺益修众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佑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卧。先终一日。与蒙语将授寺与今知禅德。语气详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鸡鸣起漱洗。问时辰乃安坐而尽。世寿六十一。僧腊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呼猿涧之直北寺垣之内。塔已知师以其行状求蒙文而铭之。然在古高僧传其法凡吾人于其教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书之。若今灵隐最天下名寺。固吾佛法以之弛张也。呜呼普慈于其寺平生如此之效。岂不曰于法有功乎。余故不让。乃引其事而书之也。铭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胜缘岂有熄耶。惟师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坠。断可见矣。

杭州石壁山保胜寺故绍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龙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虽其气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绍大德与其兄行靖法师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着也。大德讳行绍。杭之钱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梦得异僧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类孺子。不喜肉食。嗜闻佛事。方十二岁。趋智觉禅师延寿求为其徒父母从之。及得戒通练律部。当是时韶国师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德乃摄衣从之。国师见且器之。即使往学三观法于螺溪羲寂法师。因与其兄行靖皆事寂法师讲求大义。居未几而所学已就还杭。即葺其旧寺。寻亦让其寺与靖法师以会讲众。靖法师与大德皆师智觉出家。而大德为法兄。靖师为俗兄。靖法师以素德自发。先此六十年。虽吴中宿学名僧。皆推其高人。当时故为学者所归。及靖法师迁讲他寺。而大德复往居石壁。其前后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于乡墅闾里。处身修洁。识者称其清约。一旦示感轻疾。至其三日之夕。嘱累其徒。始众会茶。授器已即坐尽。至是其寿已八十岁。僧腊六十八岁。垂二十年。余始来石壁。会其弟子简长。因闻其风。长亦介洁能守其先范。遂与其同学之弟简微。固以大德塔志见托。吾尝谓之曰。教所谓人生难遇者数端。而善知识尤难。世书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常者斯可矣。贤善诚难其会也。若师出家于寿公。学法于寂公。见知于国师韶公。韶公不测人也。奇节异德道行蔼然。而寿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岂可多得。若师皆遇而亲炙之。假令得一见之已甚善也。况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师之美多矣。复兄弟于靖师。

同其务学亲道。栖养于山林。又平生之美可书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笔而表之。是岁皇佑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辞(并叙)

故侍郎中山公。其丧下葬日。客有感其旧德而为哀辞。以见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遗形质内融情伪。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盖不忍视其贤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叹之不已。姑托哀而辞之。虽然公之功德在人。名与迹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德之本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诚也。故其始也。修身事亲。而乡人效之。其中也。仕于朝廷守大节不变。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礼而退表师乎士大夫。而天下仪之。然士之行道于世。多初锐而中懈。先是而后谬。孰如公进退始卒无毫发之失。盖其修诚厚本而致是尔。公既谢去轩冕。益以清净养其寿命。故蒙忝公之交游。亦亲识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详可法也矣。呜呼辱公之顾待异矣。不复睹矣。辞曰。

鳞羽穰穰兮。龙凤所尸。龙不可隐兮。凤不可衰。人伦整整兮。圣贤所资。圣不可亡。贤不可亏。老成之人兮。已与化移。典刑虽在兮。奚可迹窥。大夜奄夕兮。复晓何时。神明一去兮。寂寥何知。道德垂世兮。群心所思。清白传家兮。世世可师。五福贵全兮。公得于斯。天分独好兮。谁与等夷。人寿百岁兮。公欲及期。孝子顺孙兮。胡必增悲。伊我所伤兮。贤者寢稀。纯诚不绍兮。君子道微。万类纷纶兮。邪正相非。特立独行兮。不尔畴依。秋风萧萧兮。白露霏霏。草木零落兮。丘陇巍巍。灵车独举兮。丹旄翻飞。顾此别离兮。杳杳长违。

李晦叔推官哀辞(并序)

陇西李晦叔死。有以相报者。予闻悼之。且有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气自豪。故于文章辩论不甚推让。去年仲春将施生。来吾室与吾语。终日不能去。尝曰。昔谓方袍平叔。予今顾师不足比也。叵自慨相知之晚。及蒙移书让其过称。复曰。方今天下贤而有识者。几其人哉。在仲灵何让。其后数数以重语推致于交游间。期将复来剧论。虽然余非其人酌其意爱。岂不谓之知我乎。别去一年志方壮。岂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人生比之。浮云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辞曰。

昨别晦叔志气强。今闻晦叔忽已亡。始知未信便必尔。定闻不觉心自伤。心伤君子何所切。念君素怀殊未张。贤良不遂(遂或召字)死从事。可惜谪仙才艳

长。陆机弟兄皆早世。芝兰零落何相望。高堂有亲发被领。白日悠悠悲未央。忆君去年来我室。抵掌晤语声琅琅。坐人惊叹几绝倒。是是非非穷否臧。当时然诺颇相得。声色慷慨多揄扬。乃云平叔不足比。齷齪自疑何敢当。白云有期尚相待。岂意游魂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寿。天理如何不可量。

周叔智哀辞(并序)

周叔智名测。九江浔阳人也。少聪悟读书能强记。自六籍杨孟。洎司马氏史汉老庄列御寇之说与吾佛经。历目则往往通之。商较古今援引故事。动有典据。尝骇坐人。率皆伏其高论。为文学易系辞。奇峭颇工耻于奔竞。造次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朋游屡以其家贫亲老勸之。逾四十始以茂才异等举。寻斥于有司归乡曲。务以其道训导后进。江州风俗剽轻其人寡能庄整。叔智侃然处于乡党。而后学小生不敢恣放。去年孟夏得叔智之子明服书。且闻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呜呼吾尝与叔智友。凡议论不以道相契。未始发其言。交道之中正。自谓古人不至如是也。及来吴越不相见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归浔阳。慕永远(一作惠远)宗炳刘遗民之风。同叔智相与老于林下。逮此信吾事不果济也。呜呼交道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复见矣。故辞之以扬其德也。辞曰。

江之山兮。康庐效灵。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其气兮。诞为人英。君得之兮。既聪且明。道德修兮。器识恢宏。竟不展兮。夺化代并。公之寿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学问富有。仁义家传兮。子孙宝守。孰谓既往兮。不光其后。湓江浮天兮。缘净漪漪。白石青草兮。日暮参差。若人不归兮。万古别离。相望丘墓兮。千里依依。

秀州精严寺行道舍利述(梵音舍利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验。非验孰见乎道之至哉不邪。佛之舍利盖其道之验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贯乎人神死生而妙之。圣人以其妙则在幽而能兴。在明而能无。是故圣人方其生也。善世而无善。方其死也。潜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世而俨然。效其灵则天下莫测。岂非其神之为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为之者天下纷然。谓之道则与佛未始异也。稽其验则天下无有也。竞尊其师则谓佛不足。与其圣贤校其人之死也。不终日而形腐。不终年而骨朽。其神则漠然。乌有乎忽恍。岂其道亦有所未臻于佛者乎。昔者佛法始传于汉而汉人不详。始传于吴而吴人不谅。皆专儒老而拒我。故摩腾僧会命舍利以验佛世。自是

翕然而向之。夫道远也。验近也。观近也者。发之也。观远也者至之也。至之者圣人也。以验观道则龕妙可审也。以道观圣人而大小可见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议之事。益知佛为大圣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见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盘空而翔者。无端而至者。发光而明并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舍利昼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见也。捧其塔敬之则金铎益转。若与人意而相应异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验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则曰得之于吴越。故国师韶公盖得乎梁之岳阳。王萧察之所传者也。既而钱氏之先王内于金铎以小铜塔而緘之真诸灵光寺(今寺之旧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号其舍利。一曰行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秘而不可见。行道者益塔而张之。是岂不以后世僧不轨道而俗薄寡信。将亦有所劝而发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扬之。

题远公影堂壁

远公事迹。学者虽见而鲜能尽之。使世不昭昭见先贤之德。亦后学之过也。予读高僧传莲社记。及九江新旧录。最爱远公。凡六事谓可以劝也。乃引而释之。列之其影堂以示来者。陆修静异教学者。而送过虎溪。是不以人而弃言也。陶渊明酖酒而与之交。盖简小节而取其达也。跋陀高僧以显异被摈。而延且誉之。盖重有识而矫嫉贤也。谢灵运以心杂不取。而果歿于刑。盖识其器而慎其终也。卢循欲叛。而执手求旧。盖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对不屈盖有大节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义而避疑。好名而昧实。党势而忍孤。饰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为贤者师。肯以片言而从其人乎。孰有夙稟胜德为行耿洁。肯交醉乡而高其达乎。孰有屈人师之尊礼斥逐之客而伸其贤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与于教而克全终乎。孰有义不避祸敦睦故旧而信道乎。孰有临将帅之威在杀罚暴虐之际守道不挠而全节乎。此故远公识量远大独出于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广大圣道垂佑于天人者。非蒙乃能尽之其圣欤贤邪。伟乎大块噫气六合清风。远公之名闻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耸。远公之清高也。人僧龙凤高揖巢许。远公之风轨也。白云丹嶂玉树瑶草。远公之栖处也。蒙后公而生虽慕且恨也。瞻其遗像稽首作礼。愿以弊文题于屋壁。

题梅福传后

班固云。梅子真尝为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变姓名为会稽监门。又曰。仙去。故后之说者。不过谓子真能以仙尉为吏隐。善与时浮沈。往往引其事

为尉者美言。亦学者之不详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节奋不顾身。忠于国家忧天下者也。当汉朝失理本末皆颠。子真嫉邪臣用事窃弄大权。发愤上书论国大体大要。兴行礼度登用俊良之人。虽抵触谗佞辈而无所避忌。词气蹇谔意欲警动时主。虽书屡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当时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丧亡。呜呼子真处九品之末。朝无一介之援。毅然奋志忠勇过人。吐词扶国家之危。逆龙鳞探虎口。不旋踵而祸及其身。尚不以为惧。真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读书为学。孰不抱气自视为英雄于朋游间。苟有一语相忤。不协其意也。必发愤诟骂。恨不能诛之如讎。及其立于朝廷也。视有不义。虽大至于害教化伤风俗。以其不切于己。虽视如不视。虽闻如不闻。往往从而谏之。苟其败也。则聚口而笑之。此闻子真之风。宜如何为心。子真歿在先汉之季。于今上下千有余年所。于县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将有而未闻见乎。予尝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得术仙去故题云。

书中子传后

读东^秦子王绩集。知王氏果有续孔子六经。知房玄龄杜如晦李静董常温彦博魏征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读刘煦唐书王勃传。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经矣。绩死于贞观十八载。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温魏王勃皆不书一字以传文中子之贤。而隋书复失书之后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韩子文兴。天下学士宗韩以韩愈不称文中子。李翱又薄其书比之太公家教。而学者盖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续孔子六经。盖孔子之亚也。识者宜以圣人之道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与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书传之有无不足为信。随人爱恶之情欲蔑其圣贤可乎。孟轲岂不曰。尽信书不若无书。吾视中说其读诗曰。四名五志。读书曰四制七命。元经则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以祸其国而善其立法。有圣人之道。嗟呼不见其六经。姑书此以遗学辈。

书李翰林集后

余读李翰林集。见其乐府诗百余篇。其意尊国家正人伦。卓然有周诗之风。非徒吟咏情性咄呕苟自适而已。白当唐有天下第五世时。天子意甚声色庶政稍解。奸邪辈得入窃弄大柄。会禄山贼兵犯阙。而明皇幸蜀。白闵天子失守轻弃宗庙。故作远别离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难。以刺诸侯之强横。作梁甫吟伤怀忠而不见用。作天马歌哀弃贤才而不录其功。作行路难恶谗而不得尽其臣节。作猛虎行愤胡虏乱夏而思安王室。作阳春歌以诫淫乐不节。作乌栖曲

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战城南以刺穷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说及放去。犹作秋浦吟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终弃于江湖间。遂纡余轻世剧饮大醉。寓意于道士法故其游览赠送诸诗杂以神仙之说。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则以言君子则以诗。由言诗以求其志则君子小人可以尽之。若白之诗也。如是而其性之与志岂小贤哉。脱当时始终其人尽其才而用之。使立功业安知其果不能也。迹世说李白清才逸气但谪仙人耳。此岂必然耶。观其诗体势才思如山耸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穷极。苟当时得预圣人之删可参二雅。宜与国风传之于无穷。而离骚子虚不足相比。

书诸葛武侯传后

孔明始躬耕于隆中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有许者。惟崔州平徐庶以为然。吾考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为心。欲并强魏而复汉社稷。与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乐毅不屠莒即墨之城。欲专以王道一归天下。其道岂异哉。刘备三往乃见。孔明方与备画计。何其工也。及备军败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说孙权。得兵为援。破曹操于赤壁。此与乐毅说赵楚魏。使赵瞰秦以伐齐之利。而毅并获楚魏五国之兵伐齐。破之济西。而其才略奇伟与乐埒也。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与乐毅报遗燕惠之书。其忠义相类。但其遇主遭时。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时。天不夺其寿。得以始终其事。复汉而并一天下兴崇王道。则管夷吾乐毅殆不及也。惜其轻用马谡。遂败于街亭害其能事。然诸葛孔明贤豪俊杰。犹暗于知人如此。况非如孔明者。乃轻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书范雎传后

始范雎变姓名。自号张禄先生。入秦说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范雎为相。号为应侯。应侯所任用郑安平以兵降赵。应侯忧不知计之所出。而蔡泽乃西入秦见昭王。使人宣言感怒应侯。应侯服其说。乃举蔡泽。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范雎既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泽为相。蔡泽相秦数月。或恶之。惧诛。寻亦谢病归其相印。庄子云。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与范雎二三子相倾而相夺。何以异乎。欲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谓能必保其富贵耶。

唐段太尉传赞

段大尉秀实先为用事者夺去兵权而无怨。及是毅然奋笏击杀朱泚。不顾一死图存王室。古所谓社稷之臣也。又曰。杀身以成仁。又曰。临难无苟免。唯段氏皆得之矣。说者或云。段太尉小弱。动不迁物。颇类儒者。及其奋击反虜。骂声掉厉而气慑万夫。白刃交前而卒不变色。又何壮哉。猛如飘风烈如疾雷。慷慨雄伟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于画图。信有之矣。呜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权势之盛。不振主则骄。时及失之。则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谋为不轨。如段秀实太尉者。得之不为幸。失之不为怨。成之与败在未决间。而以死循王室。拟淮阴侯韩信则其贤远矣。

好善赞

圣人之善以人为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广。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则天下善人乐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为行。其道不亦广乎。嫉善则天下善人唯恐其闻所善。掩天下之善以为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颜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圣人也。当尧之世。克谐以孝。烝烝又不格奸。天下不归乎朱而归乎舜。而天下岂有善于舜者也。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颜子古之贤人也。当孔子之时。抱圣人之道穷处陋巷。人不堪其忧。而颜子不改其乐。庶几乎。圣人所以称之。而天下岂有善于颜子也。及其闻人一善则拳拳服膺。若今所谓善人者。吾未见有如颜舜之圣贤也。其善未必善于天下之人。及其闻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从而掩之者有之。辩者必形乎言。讷者必形乎色。脱少而称之其人也。非情与党则不为也。呜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广也。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远矣。故谓好善者非圣贤之人不能好善也。穷天地亘万世。唯舜颜子而已矣。宜乎其道与名。传之于无穷焉。

陆蟾传

陆蟾藤州谭津人也。以能诗名于楚越间。其瀑布咏则曰。灵源人莫测。千尺挂云端。岳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难。夏喷狷鸟凝。秋溅斗牛寒。待到沧溟日。为涛更好看。此诗人尤称之。客死于攸县之司空山。予少时游衡山。会隐者高闾谓予曰。昔陆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国初时。廖氏家以诗盛。而四方诗人慕廖氏者来衡山颇众。独先生陆某诗多警句。虽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诗而已矣。颇知王霸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诗见志。如前诗后句云。待到沧溟日。为涛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秉高节。所至闭户自

处。不肯与常人交接。余闻其风且叹之曰。陆生邑人也。能以诗高出流辈。是亦贤矣。而负道守节。不为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虽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难乎。然天下如陆生从死于丘壑者何限。

韩旷传

韩旷字掇生。隐士也。或曰。即五代韩通之后也。宋初其家破。旷方婴儿。人窃匿且育之。稍知其世家。亦遂自匿亡于杨越间。欻然长大。少年任侠纵酒击剑。一旦感悟。即洁身振衣。游名山慕道家绝粒导引。为人沈毅寡语。悠然有远器。甘恶衣食。所至辄闭室。不交人世。虽官尊如刺史者纵求之。未尝有见者。或稍见一揖。遂自引不复与语。予少时识旷于岳麓。其人已老。默默不妄道事。然人多悦其高义而自劝。始予谓旷木讷少文。及游洪井视其属辞。彬彬可观。闻其平生愈详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于湘潭间。

评北山清公书

评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禅者。自尊其宗。乃著书而抑之曰。其传法贤圣间以声闻。如迦叶等。虽曰回心。尚为小智。岂能传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传曰。昔商那和修告优波鞠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声闻不知。诸大声闻三昧余声闻不知。阿难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随吾灭。又有七万七千本生经。一万阿毘昙。八万清净毘尼。亦随我灭。固哉清也。徒肆己所爱恶而不知大谬先圣。吾始视清书。见其校论三昧。虽文词不佳。盖以其善记经书不别理义端由而不即非之。及考其禅宗之说。问难凡数番。辄采流俗所尚。及援书传。复不得其详。余初谓此非至论。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谓迦叶等。岂能传佛心印。尤为狂言。恐其荧惑世俗。以增后生末学之相訾。不已。乃与正之。非好辩也。大凡万事理为其本而迹为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若传法者数十圣贤虽示同声闻而岂宜以声闻尽之哉。经曰。我今所有无上正法等悉以付嘱摩诃迦叶。竟大般涅槃。传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禅三昧无量功德而自庄严。而迦叶比丘亦复如是。又谓鞠多为无垢相好。佛又谓僧伽难提。乃过去娑罗王如来降迹为祖。如此之类甚众。岂非圣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为大小耶。楞伽所谓三种阿罗汉者。一曰得决定寂灭声闻阿罗汉。一曰增修菩萨行阿罗汉。一曰应化佛所化阿罗汉。此阿罗汉以本愿善根方便力故。现诸佛土生大众中。庄严诸佛大会。故若大迦叶传法数十圣贤者。岂非应化佛所化之阿罗汉者

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禅三昧无量功德与如来不异也。不异乎如来而传佛心印。孰谓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难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抑扬耳。未可谓其必然。经曰。入远行地已得无量三昧。夫入远行地者。盖七地菩萨也。七地菩萨尚能得无量三昧。而化佛岂尽不能也。然佛之所传心印与余三昧者。宜异日而道哉。夫心印者。盖大圣人种智之妙本也。余三昧者。乃妙本所发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称之耳。心印即经之谓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来所传乃此三昧也。清以谓余三昧邪。其所谓七万七千本生经。一万阿毘昙。八万清净毘尼。亦随我灭。此余未始见于他书。独付法藏传云。尔尚或疑之。假令其书不谬。恐非谓其传法圣贤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后世群生机缘福力益弱而不胜其教。以故灭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灭。亦随世而法污隆焉。曷尝为其弘法圣贤而致正末邪。呜呼学者不求经不穷理。动谬圣人之意为其说。虽能编连万世事。亦何益乎。书曰。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清之谓也欤。

评唐续僧传可禅祖事(附)

评曰。唐续高僧传谓。可遭贼断臂。与余书云。曷其异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师乃立雪数宵。断臂碎身营求开示(亦曰投地碎身顾其开示)然为僧传者与琳同时。琳之说与禅书合而宣反之。岂非采听之未至乎。抑亦从邪说而妄非之乎。故其书不足为评(亦云不可凭。亦云不在详评。然各有旨也)。

谭津文集卷第十三

谭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谭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非韩上

非韩子三十篇(并叙)

叙曰。非韩子者公非也质于经以天下至当为之。是非如俗用爱恶相攻。必至圣至贤乃信吾说之不苟也。其书三十篇。仅三万余言。

第一

韩子议论拘且浅。不及儒之至道可辩。予始见其目曰。原道徐视。其所谓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考其意。正以仁义人事必有。乃曰。仁与义为定名。道德本无缘仁处致尔。乃曰。道与德为虚位。此说特韩子思之不精也。夫缘仁义而致道德。苟非仁义自无道德焉。得其虚位果有仁义。以由以足道德。岂为虚耶。道德既为虚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盖仁义五常之谓也。韩子果专仁义。目其书曰原教可也。是亦韩子之不知考经也。其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夫道德仁义四者。乃圣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后次第有义有理。安可改易。虽道德之小者。如道谓才艺。德谓行善。亦道德处其先。彼曰仁义之道者。彼且散说。取其语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连出而道德处其后也。曲礼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说卦曰。和顺道德而理于义。论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礼运曰。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此明游于义者乃圣人用义之深旨耳。杨子曰。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老子虽儒者不取其称。儒亦曰。道而后德。德而后仁。仁而后义。道先开通。释曰开通。即系辞云。开物成务。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开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为善。以恩爱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爱。必裁断合宜。而义又次之。道德仁义相因而有之。其本末义理如此。圣人为经定其先后。盖存其大义耳。今韩子戾经。先仁义而后道德。臆说比大开通得理。不乃颠倒僻纡无谓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礼别义。一说道谓才艺德为行善在己。是也。大者如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也。系辞以其在阴阳而妙之者为道。人则禀道以成性。仁者智者虽资道而见仁智。遂滞执乎仁智之见。百姓虽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圣人之道显明为昧少耳(昧或作衰)然圣人之道。岂止乎仁义而已矣。说卦以性命之理。即至神之理也。天地万物莫不与之。故圣人作易重卦。顺从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资始。则有阴有阳。地道成形。则有柔有刚。人道情性。则有仁有义。乃资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谓之道。修治此道。乃谓之教。教则仁义五常也。是岂道止仁义。而仁义之先果无道乎。若说卦者。若论语者。若曲礼之别义者。若老子杨子者。其所谓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礼则中庸也诚明也。在书则洪范皇极也。在诗则思无邪也。在春秋则列圣大中之道也。孔子谓曾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又

谓子贡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但曾子缘弟子问之。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尽道。故以近道者谕之。乃对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盖用中庸所谓忠恕去道不远之意也。后儒不通。便以忠恕遂为一贯。误矣。系辞曰。天下之动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虑。礼运曰。礼必本于太一。中庸曰。其为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测。以此较而例诸。乌得以忠恕而辄为其一贯乎。颜渊喟叹曰。仰之而弥高。钻之而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颜子正谓圣人以此一贯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次绪。是为善进劝于人也。此明圣人唯以诚明大道开通一理为其教。元为众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岂不然乎。于此辄三本略经正以仁义二者曲为其道德。其于圣人之法。岂不阙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贤者过而不肖者不及。兹谓贤智之人忽道而所以为过也。愚不肖辈远道而所以为不及也。韩子忘本。岂不为过乎。轻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辩明。是亦惑也。系辞所谓仁智云者。为味道执滞其见致。乃圣人之道衰少不备显。若韩子局仁义而为其道德者。正系辞所患也。夫义乃情之善者矣。于道德为次。以情则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论语曰。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赐也过。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违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庄子曰。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其欲偏以仁义而为可乎。然子贡子夏为仁义之贤者。犹有过与不及。况其不如赐与商者。后世何可胜数。此乌得不究大本与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为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圣人悯伤其不与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韩子先仁义而次道德者。盖专人事而欲别异乎。佛老虚无之道德耳。曰昔圣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虚无者最为其元。苟异虚无之道则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书。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圣人。亦非儒者之师宗也。孔子非儒宗师可乎。果尔则韩子未始读易。易尤为儒之大经。不知易而谓圣贤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此诚不毁小仁义也(或无小字)盖为道德与仁义为治有隆杀。而其功有优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礼运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又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闭。是谓大同。是岂非大道与德为治而优乎。又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又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其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是岂非仁义为治于道德为劣乎。如此何独老子而小仁义耶。

韩子何其不自忽儒经而辄诮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韩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谓大道者。岂独老子之道。盖三皇五帝列圣之大道也。韩子不知。徒见老氏道家。自为其流与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析老氏为之道家者。其始起于司马氏之书。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实古之儒人也。在周为主藏室之史。多知乎圣人神法之事(或本无圣人字)故孔子于礼则曰。吾闻诸老聃。是盖老子尝探三皇五帝之书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书发明之。韩子不能揣本齐末。徒欲排之而务取诸儒名。不亦易乎。礼运曰。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郑玄解曰。大道谓五帝时也。然他书多谓大道为皇道。而郑独谓五帝之时也。其意以谓。虽皇与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纪而黄帝当其首。然黄帝与虞牺神农其实三皇。而经史但为帝者。盖皇帝与王古亦通称耳。故郑谓五帝之时而皇在其间矣。但黄帝乃三皇。处五帝之初而冠乎尧舜。虽本末小异。而大道一也。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国谓三皇之书为三坟。言大道也。五帝之书为五典。言常道也。孔颖达正其义曰。皇优于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于常。故为坟也。此谓对例耳。虽少有优劣皆乃大道并可常行。亦引兹礼运大道之行谓五帝时为之证。然五帝三皇之书。莫至于易。以易与老子较。而其道岂异乎哉。如系辞曰。天下之动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苟考其无思无为之理。阴阳变化之说。二书岂不皆然。班固汉书曰。老氏流者盖出史官。又曰。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之谓也。吾少闻于长者曰。老子盖承于黄帝氏者也。及见庄周广成子曰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益信老氏诚得于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实儒三皇五帝道德仁义之根本者也。章章然(或止一章字也)岂出于老氏一人之私说邪。必以老子为非。则易与礼运可燔矣。文王孔子则为槌提仁义者也。夫先儒之好辩者孰与孟子。孟子之时。老子之书出。百有余年矣。而庄周复与孟氏并世。如其可排则孟已排之矣。岂待后世之儒者辩之耶。司马迁谓。老子之道约而易操(上或无之字)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讥其先黄老而后六经。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书。孔子即为之世家。老子即为列传。此岂尊老氏之谓耶。盖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长之言微且远矣。韩子不能深思而远详之。辄居于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宋齐梁魏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墨则入于老。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则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呜呼何其言之不逊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污。谓出于杨墨乎。出于佛老乎。佛老岂致人恶贱之如是耶。夫佛

法居家者果以诚心入道。其所出远则成乎殊胜之贤圣。其所出近则乃身乃心。洁静慈惠为上善人出处闾里。则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间目击常所见也。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预佛法者。自东汉抵唐不可悉数。如唐太宗于崇福寺。发愿称皇帝菩萨戒弟子者。玄宗务佛清净事其熏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污耶。韩子徒以梁武为尤。而不知辱类其本朝祖宗。此岂有识虑耶。然梁武之事。吾原教虽顺俗稍评之而未始剧论。如较其舍身。于俗则过于道则德。非尔人情辄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当梁武舍身之际而地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书而后世益不识。知梁武帝幽胜之意也。其发志固不同庸凡之所为。未可以奴视之也。韩子既攘斥杨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师说乃曰。孔子以礼师老聃。其读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其为绛州马府君行状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书佛经千余言以祈报福。又曰。居丧有过人行。其称大颠序。高闲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韩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后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误累后世学者矣。佛老果是。而韩子非之。后学不辨。徒见韩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杨墨果非。而韩子是之。学辈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为非者则坏人善心。以非而为是者则导人学非。坏善之风传之后世。误人之所以为心非小事也。损刻阴德而冥增其过。不在乎身必在其神与其子孙。后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韩子者曰。孔子但学礼于老聃氏耳。非学其道也。曰不然。礼亦道也。乐记曰。大礼与天地同节。又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礼运曰。礼必本于太一。夫中正太一礼之质本也。仪制上下礼之文末也。苟圣人但学文末而不究乎质本。何为圣人耶唯圣人固能文质本末备知而审举之也。学者徒知曾子问孔子学礼于老聃之浅者耳。而不知史记老聃传孔子问礼之深明者也彼韩子虽学儒之言文。岂知礼之所以然耶。其曰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二。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夫所谓教者。岂与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数耶。是亦圣人适时合宜而为之。以资乎治体者也。然古今迭变时益差异。未必一教而能周其万世之宜也。昔舜当五帝之末。其时渐薄其人渐伪。圣人宜之。乃设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为司徒。专布五教。遂遗后世使率人为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复当三王之际。其时益薄其人益伪。而天下益难治。圣人宜之。遂广其教法而备之。天下谓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后孔子述而载之。诗书六经(或云六艺)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术而费智。不善人假法而作伪。天下靡靡役生伤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时。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说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两汉之际。视周末

则愈薄愈伪。贤与愚役于智诈纷然相半。万一虽习于老子之说。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奥妙。推神明往来救世积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杨子曰。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损益可知也。是岂不然哉。夫自周秦汉魏。其薄且伪者日益滋甚。皆储积于后世之时。天其或资乃佛教。以应其事。欲其相与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与其相感应久且盛之如是耶。韩子泥古不知变。而不悟佛教适时合用。乃患佛老加于儒。必欲如三代而无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时无教。五帝之时无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时世人事不复如古。假令当夏禹之时。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无教化则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当此无教。可乎当周秦之时亦有人曰。古之为治用教也简。今之为治。用儒也烦。烦则民劳。而苟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当是时无儒可乎。然以其时而裁之。不可无教无儒必也矣。比之韩子之说。欲后世之时无佛无老。何以异乎。韩子曰。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韩子其亦知后世不可专用太古之道而讥其言之者。不知乎时之宜也。方益后世而韩子欲无佛与老。何为乃自反不知其时之宜耶。岂有所党而然耳。将欲蔽而特不见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费。吾原教论之详矣。今益以近事较之。周汉而来治天下垂至于王道者。孰与唐之太宗。当正观之间。佛与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广。而国之断狱卒岁死刑者不过三十人。东至于海南至岭外。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玄宗开元中天下治平。几若正观之时。而佛老之作益盛。是岂无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富羨攘窃杜绝。若尔吾谓民穷且盗。但在其时与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佛教苟可以去之。则唐之二宗以其势而去之久矣。乌得后世之人汹汹徒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谓韩子善摈佛老而功侔于禹。较其空言实效。无乃屈于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也。此乃韩子恶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词。夫出家修道岂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从真。臣得请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弃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洁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则容其正偶。非一切断人相生养之道也。然情之为累淫累为谨。诸教教人慎淫窒欲。无欲而天下犹纷然。溺于淫嗜至于丧心陷身者也。韩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见人辟谷遽忧其遂绝五谷之种。无乃过虑乎。夫清净谓其性之妙湛。寂谓至静。灭谓灭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顽寂死灭之谓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观耳。圣人大观乎人间世天地夫妇常伦万端皆以情爱所成。都一浮假如梦。贪斯着斯苦斯乐斯荣斯辱斯狗斯弊斯恩爱斯烦恼斯以至死不觉其为大假大梦。不知其为大患。而大宁至正之妙诚乎亡矣。出家者乃远尘绝

俗。神专思一。固易觉而易修。视身无我奚着。视心无意奚贪。视有为之事不足固何必徇。是故大宁矣至正矣。胜德可得而圣道可成也。语曰。子绝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是二者与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圣人皆知而究之。使圣人只徇浮世迷不知出虚死生一世与凡人何远乎。故孔子稍言之。盖微存于世书耳。其广说大明研几极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为然耳。此盖可以冥数审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梦。揭人业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韩子反以此为患者。假其介胄其障者而毅然排佛。谓佛诡扰我世治。此韩子以己不见而诬人之见。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异书云古有梦国举其国人皆以梦而为觉。及其以真觉者谕之。而伪觉之人反皆诟曰。尔何以梦而欺我耶。彼觉者默然无如之何。是颇与韩子属拒佛类也。韩子诗曰。莫忧世事兼身事。须着人间比梦间。是必因于大颠稍省。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胜者始尔。虽然其前说已传。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呜呼其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韩子疑耳无断。君子临事即以理决之。何必赖古人。使韩子出入为将相。临国大事尚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犹豫则其大事去矣。何用将相为。夫百行洁身禁。非不出乎斋戒也。群善致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斋戒正心。无恶不断有善不宰。今世后世盖当有圣贤自以其道理辨。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为信耶。儒书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着。孔子于中庸特曰。质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圣人。乃辨其中庸幽奥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来将百世矣。专以性命为教。唯佛者大盛于中国。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为证乎。不然此百世复有何者圣人。太盛性命之说而过乎佛欤。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韩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按韩子此文乃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九圣贤。皆继世相见以仁义而相传授也。若禹与汤。汤与文武周公。周公与孔子。孔子与孟子者。乌得相见而亲相传禀耶。晒韩子据何经传辄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乎汤五百有余岁。汤之至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今百有余岁。而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其年世相去踈邈既若此矣。而韩子不顾典籍。徒尊其所传欲其说之。胜强而不悟其文之无实。得不谓漫乱之也。而韩子之言可尚信乎。论语谓尧将传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尧舜禹其

传授如此。未闻止传仁义而已。至于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极相募而相承也。中庸曰。从容中道圣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岂不然哉。如其不修诚不中正。其人果仁义乎。如其诚且中正。果亡仁义耶。韩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规规滞迹不究乎圣人之道奥耶。韩氏其说数端。大率推乎人伦天常与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道教。嗟夫韩子徒守人伦之近事。而不见乎人生之远理。岂暗内而循外欤。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妇者资神而生。神有善恶之习而与神皆变。善生人伦恶生异类。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谓生必死死而遂灭。乃恣欲快其一世。虽内自欺亦莫知愧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内省不灭。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于人伦益修十善盖取乎天伦。其人乃知其万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余载中国无贤愚无贵贱。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说自化。纵未全十善而慎罪募福信有冥报。则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属几满天下。今里巷处处所见者。纵然佛犹于高城重垣辟其门而与人通其往来者。若于大暗之室揭其窗牖而与人内外之明也。比以诗书而入善者。而以佛说入者。益普益广也。比以礼义修身名当世者。而以善自内修入神者切亲也。益深益远也。较其不烦赏罚居家自修。其要省国刑法而阴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觉耳。彼悟浮生谓死生为梦为幻。而出家修洁以其道德报父母为重甘旨之勤为轻者。是亦生人万分而其一乃尔也。虽然犹制其得减衣资以养其亲。非容其果弃父母也。夫佛之设法如此。其于世善之耶恶之乎。其于人伦有开益耶无济益欤。与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顺耶。韩子属盖深探而远详之。老子之教虽其法渐奥与佛不侔。若其教人无为无欲恬淡谦和。盖出于三皇五帝之道也。乌可与杨墨概而排之。孔子以列圣大中之道断天下之正为鲁春秋。其善者善之。恶者恶之。不必乎中国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国者也。既不善则夷狄之。曰齐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则中国之。圣人尊中国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与其人耳。在其所谓适理也。故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谓纯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与乎可拒乎。苟不以圣人中道而裁其善恶正其取舍者。乃庸人爱恶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譚津文集卷第十四

譚津文集卷第十五

非韩中

第二

始视韩子原道。止以仁义为道德。谓韩子如此当绝不识儒之道德也。其后见彼颜子不贰过论曰。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又引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又曰。皆谓不能无生于其心而不暴之于外。考之于圣之道差为过耳。夫中庸诚明者。真圣贤道德仁义百行之根源也。如此韩子固亦知有中庸诚明之道德。原道何故弃之而不言也。谓人不足与知此道耶。谓人固不可忽欤。或将匿善而不尽言耶。君子固不可匿善也。是必韩子徒。见其诚明中庸之语。而心未通其理乎。然理最为几微。精审而不易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于此独与颜渊。乃曰。其殆庶几乎。而颜子至之。故其言鲜过。今韩子推本乎圣人之道道德仁义与人何尚。其文字前无后有自相反乱。是可谓至其至乎。心不达诚明中庸至理。虽益著书可传以为法乎。

第三

韩子。取孔子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与其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者为性。而着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上焉者主于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于五。一也不少有焉则少及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谓上焉者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为善恶也。其于五者虽不甚有。亦可进而及之也。下焉者恶也。其于五者反悖而不能为之也。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也。然韩子如此而言善恶之者。与夫佛老之言同。乃特异其说也。夫性岂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盖至公之道者也。乌可私之而臆说耶。嘻韩子恶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说。何其爱恶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者。盖言人之有才智与聪明及愚冥而无识耳。非言性也。夫智之与愚乃其性通塞之势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即在物灵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灵。然利至而知趋。害至而知避。孰

不皆然。岂有上下之别耶。但其所知有远迩。其能有多寡。是盖通塞之势异尔。论语所谓性相近者。盖言其性则同也。曰习相远者。盖言其因学习故则人善恶异矣。其后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会前语之意耳。谓人苟不为不善之习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为善习而卒易者。亦唯是下愚绝顽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学习而为善为恶也。是亦圣人笃于劝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圣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恶者好恶也。好恶与生皆生人皆有之。岂圣人唯好而愚人唯恶。苟曰圣人愚人皆有好恶。是善恶均也。岂上者唯善下者唯恶乎。韩子必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为上下之人其性善恶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性相近习相远。谓人性之不差遽。又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谓人性之善恶各定。岂圣人之言前后不相副反复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谓圣人之言反复可乎。韩子读书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辄就其语遂以为立言。夫仁义五常盖人情之善者也。而韩子不审知。乃曰。所以为性者五。彼徒见五常者出。于性而遂以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问其人曰。尔为五常仁爱与尔七情爱恶之爱异耶同乎。是必曰同也。尔五常好仁义之好与尔七情喜好之好同乎异耶。是必曰不异也。如此则韩子之谓五谓七谓善谓恶者。岂不皆情耶。着在乎情而始处性之边徼也。韩子之所师者孔子也。欲为书安得不审其师之言而然后发何辄作谬乎。圣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静者。寂然不动者。是岂非人之性唯寂唯静何尝有善有恶有其品乎。夫感动而动性之欲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岂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恶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是亦备见乎情性之分矣。呜呼古圣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而后世不遵竞务异而苟为其说。虽欲求异乎佛老。殊不识大悖其师之言而乱乎圣人之道也。易曰。利贞者性情也者。谓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后之学者方不知其性。乃为狂为悖为邪为佞为贪为惑。鲜有成其德性者也。岂堪立言垂法者。乃复以情以性不辨其真伪而传之。其人吾恐夫益惑也。圣人之道斯将废矣。

第四

韩子作原人曰。形于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于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于其两间夷狄禽兽皆人也。曰然则吾谓禽兽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问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兽皆举之矣。指山之一草而问焉曰山乎。曰山则不可也。故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

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噫韩子何为言之不辨也。谓韩子善著书。吾不知也。彼其意亦类乎。祭统曰。夫人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盖分辨乎。人与禽兽草木异矣。韩子虽曰吾谓禽兽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问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兽皆举之矣者。欲以别其禽兽与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当。韩子之意其实谓人与夷狄禽兽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尔是必欲异乎他教之说也。然韩子如此而异。亦犹狙公赋茅曰朝三而莫四。朝四而莫三。果何能为异耶。其曰人者夷狄禽兽之主者。此又混漫盖不足为训也。韩子苟谓人为血气之主。彼夷狄者亦人尔。自可主乎禽兽也。安得谓如禽兽而主乎人耶。然禽兽亦非人为之主也。万类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于其人类之长。禽兽亦乃自主于其类之长者也。天下何有禽兽驯狎人而为之主耶。彼韩子苟恤乎夷狄禽兽。与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为之原人当曰人者夷狄禽兽之同其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为生之道也。如此则庶几可乎。

第五

韩子为本政曰。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后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时之术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说以兴。又曰。闻于师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废。抑诡怪而畅皇极。伏文貌而尚忠质。茫乎天运窅尔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韩子此说岂非厌以文之过恶。为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似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质相救。又若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简之道以为化。其言不端倪。令学者惑之。韩子苟欲如三王之政。则三王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之道耶。苟欲如三王之无为。其茫乎天运窅尔神化。则类乎老子之所谓其道德者也。如古之君天下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者。莫盛乎伏羲神农黄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道之所师宗者也。韩子当讥老子谓其道德而为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说果私。则韩子斯言乌得为公耶。韩子为书何其不思不审而如此也。使学者何以考而为法。

第六

韩子作原鬼。谓适丁民之有是时也故原鬼为其辩之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于政何损也。使民知鬼。于教亦何益耶。古之君子以道辩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杀之(杀或救字)以鬼者谓其

多威仪似乎事鬼神者也。况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岂先王之法乎。语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韩子之为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韩子为获麟解曰。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此谓麟为孔子出。孔子知麟。麟为祥。以解夫鲁人昔谓麟为不祥者也。韩子之所谓何其未识经也。麟所以兴春秋。苟不能发明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学者亦能辩之也。孔子圣人。岂止能知麟尔。言麟谓孔子出者。苟取杂家妄说无经据谬论也。韩子为知圣人称麟。非徒为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盖以麟凤四灵大率系于王政。故礼运曰。圣人作则四灵以为畜。孔子之时。周室积衰王道已绝。有麟而无政。圣人感此遂以度吾将存乎王法也。故其书起于平王而绝笔获麟。而杜预注获麟。其说漫漶不决。既曰。麟为圣王之嘉瑞。又曰。时无明王。感嘉瑞而无应。既无明王。何以感其出耶。此盖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礼运孔子谓。圣王之政大顺。故凤皇麒麟皆在郊。龟龙在宫沼。郊谓其逼王城也。椒谓其樵薪之浅丛也。谓大顺所感。则麟凤如其所畜养也。此言处乎近郊樵薪之间耳。其谓麟之出也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获麟。大野者盖鲁之大泽也。其荒远险绝。视楚之云梦吴之具区。皆天下所谓十藪者也。然深山大泽固异物之所隐伏也。麟不幸为鲁搜而致之岂感而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谓此为麟之出也。则礼运孔子之言为谬矣。圣人岂谬乎哉。经曰。西狩获麟。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圣人笔此。非善之之谓也。春秋凡称获者。不单训于得。盖兵戈勅劲得胜之谓也。经曰。获晋侯之例是也。今曰西狩者。盖恶其非时而暴物也。获麟乃有讥耳。异义者曰。孔子修春秋。立言为素王之法。麟乃应之。或曰。兴者为瑞亡者为灾。谓麟为后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经传所不见载。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谓孔子为素王。其诬圣人之甚也。

第八

韩子以三书自荐。求用于宰相。吾读之未始不为叹息。世谓韩子若继圣之贤之出也。余谓圣贤进退语默动有师法。不宜与常士相浮沈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礼不与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无如伊尹。周之末忧天下。无如孔子。战国之时欲行其道。无如孟轲。虽然皆以礼聘而为政。不闻以书自举而求其用也。礼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

举。力行以待取。语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陈子谓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云云。夫古之圣贤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盖贵义而守道也。此其所以为圣贤也。韩子既不能守道而贵义如古之圣贤也。又以书而自举于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气自道可也。乌得躁以忿遽非人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又曰。今之矜者忿戾韩子推周公之事而较其时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辄诮其政。非躁乎。自举不得而责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僇而翹之。又不急为也。陈言而伏也者。谓儒有所陈说。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静而正之也者。谓虽不得命必静而守之。正不以倾躁也。上弗知僇而翹之又不急为也者。谓己虽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则同其颜色粗略而发之。不必急暴而为也。圣人如此之谓。盖欲人遵理而远辱也。遵礼所以为儒也。韩子慕孔子谓为纯儒。而其所为反圣人之法如此。可谓真儒乎。不唯不至于儒。亦恐误后世之。人失礼而招辱也。韩子之书欲其朝廷因己爵禄以诱致天下遗逸之士。韩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浅且谬也。天下固亦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大能守道。抱节而贤过韩子者。如傅说诸葛亮辈。傅说诸葛亮岂止因人而遽来。泃泃然以趋禄利耶。此犹略举其世之闻见之盛者。时主可以礼义诚聘而致之有为者也。况有沈名绝迹。逃越世网者耶。盖有视分国如锱铢而不臣不仕。若泰伯伯夷者。虽爵命百返蔑如也。韩子亦何能诱而致之乎。吾恐韩子之策。未必能为国家取其至贤者也。韩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则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问也。韩子徒略孟子之言(略或作掠)而不能以尽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其意正谓。士虽急于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进而求用也。苟进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为人之所贱者也。今韩子自荐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为谕。何忽自彰其失礼亡义也哉。吾闻古者欲有所见。唯以其所贄而前。天子则贄鬯。诸侯则贄玉。卿则贄羔。大夫则贄雁。士则贄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载质。不闻以书而见其上者。盖后世者之苟为也。汉孝武时。四方之士如东方朔之徒。矜诞衒鬻。盖以书而自荐。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风。孟子谓自鬻以成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然而孰尝以此而为愧也。呜呼后世益衰风教浮薄愈甚。学者以艺相夸以能相胜。傲诞自大。孰不然也。温良恭俭让其道殆废。当是时韩子固宜力行圣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风俗可也。又从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后生者学不知根本。徒见韩子之书乃相谓曰。韩子大

儒。吾辈宜效其所为也。如此不唯益损其风教。抑又害其臣之节。辱其人之身。故曰。韩子之书不法。吾无所取也。或曰。韩子之时。其取士之道异乎古也。韩子盖因其时而为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后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韩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责其时之宰相。当是何不念。今之时与古异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岂谋身即谓随时而责人即谓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为意耶。然聘士之礼何世无之。唐之时亦尚闻以礼而诏其隐者也。岂有遗圣贤而不聘耶。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此韩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韩子为对禹问。谓禹虽以天下传之子。而其贤非不及乎尧舜传贤之贤也。予少时着评让。初亦取韩子所谓禹传子之说。其后审思之。即考虞夏之书。竟不复见禹传贤传子之说。唯孟子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犹讼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及证之史。夏本纪太史公亦谓。禹以天下授益。益让启。天下遂奉启以为君。此始明禹未尝自以其天下与之子也。荀卿杨雄虽皆言传授之事。亦未始称禹自与其子之天下也。因怪韩子疎谬不讨详经史。辄为此言。假谓韩子苟取百家杂说。谓禹与子天下。其贤不减于尧舜也。又与礼运之言不类。礼运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者以其时为大同。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者以其时为小康。而郑氏解曰。天下为公者。禅让之谓也。天下为家者。谓传位于子也。夫禅让既为大同。而家传之时乃为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与之子。其为贤也。安得不劣于尧舜耶。韩子虽欲贤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贤。然韩子揣尧舜禹所以传授。而乃为其言曰。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天下争之之乱也。又曰。尧以传舜。为忧后世。禹以传子。为虑后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晓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争。争即不得所也。忧犹虑也。虑犹忧也。其为义训亦何以异乎。大凡争鬪其必起于私与不平也。既谓禹欲使后世不争。乃当不与其子。于事理为得也。既与之子。安得制其不争之乱耶。禹之后及其子孙方二世。而羿遂夺其天下而有之。与寒浞辈紊绝夏政几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复夏政继禹之道也。所谓不争安在耶。夫禹圣人也。岂圣人而不识其起争之由耶。韩子虽苟为此说。而不累及夫禹乎。语曰。巍巍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孔氏之注。迂疎固不足发明乎圣人之意。此乃谓舜禹虽有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谓常有所让也。不幸禹之禅让。其事不果。遂乃与其子。相承而有天下。孔子以其世数。姑列禹于三代之端。故礼运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

也。然而尧舜禹其则未始异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与贤与子而圣人岂苟专之而为计乎。苟当其时天下之人欲以天下与之贤。而尧舜虽欲传子不可得也。当其时天下之人欲以天下与之子。禹虽欲传贤亦不可得也。故时当与贤则圣人必与之贤。时当与子则圣人不能不与之子。圣人之传天下也。正谓顺乎时数人事而已矣。岂谓忧之虑之为后世强计。而与其天下异也。尧谓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此命禹。礼曰。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是故易曰。天下随时之义大矣哉。韩子之说无稽。何尝稍得舜禹传授之意欤。呜呼谬哉。

第十

韩子既谪潮州。乃奏书谢天子。因讽其天子封禅。谓己文章可以振锡功德编乎诗书而不让古人。吾窃笑韩子所发轻率而事不稽。古封禅乃国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时犹不可使人主遽为。况乎在其斥逐齟齬而辄言之。韩子岂善自宜之耶。如陆贽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门绝人事。不复为私书。贽不唯能慎。盖亦知其自不当预朝廷之事也。陆公可谓识大体矣。若夫封禅者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于秦之始皇。而甚乎汉之孝武。其事势雄侈费。盖百巨万。礼度与古所谓类上帝望山川岂等耶。当时儒者虽引舜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之义。以传会其说。似是而非。殊不得实。复援管夷吾对齐桓公封禅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王之书也。汉书称倪宽议封禅曰。然其荐享之义不着于经。诚然也。昔太史公虽以之为书。盖避其当时依违。不敢灼然是非。弟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而封禅焉。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于班固议论郊祀至封禅。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之非之。但推谷永之奏为正。后世宜有卓识贤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汉旧事。以俟乎后世之为封禅者可也。吾尝慨先儒如杨子云之徒。徒善著书是非今古。万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虽稍辩之欲警隋之封禅者。而其说甚略于穆。后世如有功德不充符瑞未至辄以其法而苟为之者。其何以质之耶。韩子平生自负。谓能专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谬反以秦皇汉武之雄侈夸诞者以事其君乎。韩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禅也。犹宜斟酌比较太宗之时而然后举之。唐之文皇帝。平数百年之积乱独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汤文武。虽汉之文景。尚恐其不足预其所有如此太宗犹不敢议封禅。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虽缺封禅亦可比德尧舜。如百姓不足。虽修封禅亦何异桀纣。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竟不登封。躬行俭约。今皆谓始皇为暴虐之主。而汉文为有德之君。由此而言。无假封禅。唐太宗可谓圣贤有

道之君者也。而章武之时。其治道功德符瑞。其胜于太宗乎。不直不胜。亦恐不及正观之风远矣。而韩子乃欲其封禅。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则秦汉文封禅者。岂专告其成功于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长生永寿而为之者也。是故其书曰。封禅即不死黄帝是也。又曰。上封则能僊登天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惑神仙长生之说。引方士柳泌服饵其金丹而为患殊甚。况又推秦皇汉武欲其重之。韩子举事其见几乎。岂其遭斥逐穷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免欤。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斯谓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无以宠辱祸福乱其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异于小人也。昔孙叔敖相楚。三进三黜而无喜愠之色。白居易斥浔阳。不以迁谪介其意。二子如此。盖亦以中庸而自处也。韩子既勇于言事。方降为郡吏。乃举动躁妄矜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孙子白乐天也远矣。

第十一

韩子与冯宿书论文。谓人不知其文。遂自比杨子云。为太玄之时。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我无害也。后世复有杨子云。必好之矣。因谓子云死近千载。竟未有杨子云可叹也。其时桓谭亦以雄书胜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云岂止与老子争疆而已乎。此不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颇知之。以为其师之书胜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见于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已上皆退之文)吾视此未尝不抚书而为其太息。谓韩子可贤耶。何其为言之易也。夫圣贤之所以著书。岂欲与人争强乎。圣贤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故为之书欲以传其道也。岂意与人争疆也。不争而乃有所为耳。夫以其所为而与人欲争疆鬪胜者。此特流俗使气不逞者之所尚也。圣贤如此而为其去众人也何远哉。其道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是。其人有知遂自服而尊美也。岂有争之而得人尊美乎。自古著书而其文章炳然藹如也孰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圣人岂以其道而苟胜乎。中庸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君子居之。是岂以争之而为强耶。语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圣人岂欲儒者而与人争强乎。韩子师儒。为言不类其法。不亦误后世之学者也。若老子之书。其所发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其文约而详。其理简而至。治国治家修身养神之方。出师用兵之法。天地变化之道。莫不备之矣。孔子尝从事而师问其人岂非以其如此也。而老子岂易胜之乎。又况其所尚以不争为德也。子云平生学问于蜀人严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称于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云为太玄。乃以一生三为创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谓一生二二生三者也(此说见太玄解义)故子云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耳。雄书之宗本既出于老子。而谓玄胜老氏。亦其未之思也。然桓谭岂为能知子云乎。而韩子乃援桓谭之言。则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颇知之。以为其师之书胜周易。此又韩子之大谬矣。若雄之太玄。设方州部家四位者。乃易之四象六画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四十二表存之而不尽书者。依周武口诀也。展七百二十九赞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阴阳二仪。其生克不出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数。其纪纲不出乎三极之道。而雄之书大底资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事则述。其书则作。汉书称雄亦曰。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吾尝治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数。凡玄之所存者。六气五行三才七政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七十二候五纪五方五神五音十二律九宫十日十二辰。莫不统而贯之。盖圣人含章天机秘而不发耳。至汉而焦贛京房辈辄分爻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子云盖得意于焦氏之分爻也。复参之以浑天之法。然其巧思推数。自起其端为位为首为赞。以钤乎一岁。效易以占天人之事。此其贤也。夫易者资河图洛书以成之。盖天地自然至神之法。非圣人之创制也。然非圣人亦不能发明之。虽其时世更历三古藉圣人发挥者九人焉。唯伏牺文王孔子。事业尤着。若子云之书。其始何出而何得之。其为书之人何如于伏牺文王仲尼乎。然玄之法。盖出于人之意思经营之致耳。与夫天地自然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子云之贤不及伏牺文王孔子。虽童蒙亦知其然也。而韩子以侯芭为颇知之而谓玄胜易。何其惑之甚也。晋书谓。王长文尝著书号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杨雄太玄。是亦可谓胜易乎。彼侯芭者尚不知其师之所祖述。何妄为之说掩抑圣人之经。乱后世学者之志。非细事也。此足以识芭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见其他文而知其为人也。韩子于此当辨斥之。以尊证圣人之道可也。乃更从事其说。苟以资其自矜。儒者果当尔耶。吾恐以文争强而后生习为轻薄。人人无谦敬之德。未必不自韩子之造端也。吾尝谓。杨子因易以成书。其谓述之可也。不应作经自为其家与夫大易抗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仲尼犹不敢作。子云乃作之欤。汉书谓。诸儒讥杨子非圣人而作经。盖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复用其书胜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韩子以上书斥佛骨得罪。谪之潮阳。舟过洞庭湖。惧谪死。乃求佑于黄陵二妃之庙。韩子自谓比之圣贤正直不徇邪斥佛何遽乞灵于妇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丘之祷久矣。夫圣贤乃自信其诚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祷而求福。韩子祷之。其亦有所未合乎。及其得还乃出财治其庙。

以具礼物祀之。为书以志其事。夫黄陵庙者。古今相传云。二妃从舜南巡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庙焉。然此但世俗相传耳。虽稍有所见。皆杂家或辞或志。非六艺备载。舜典唯曰陟方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他书或曰二妃葬于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韩子自负师经。为圣人之徒。当此宜执经以正其世之疑讹可也。反从事而益为其说。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谄也。二妃其事未正。复非己祖祢。而韩子事之。韩子不信佛而方遭毁佛骨之谴。何苟欲鬼神之福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韩子为处州孔子庙碑。以孔子社稷句龙弃。比而校其祭礼之丰约。谓孔子以德得盛礼之祀。胜于社稷与句龙弃。其词曰。其位所不屋而坛。岂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当座。以门人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荐祭。进退诚敬礼如亲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达天地之气正。以不屋而坛为尊。唯丧国之社乃屋。示绝阳而通阴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韩子欲以社稷之无屋与孔子校其荣。何其不知经之如此耶。夫孔子者自以其教为儒者之先圣。固当享其释菜释奠之礼。乌可以句龙弃等比功德乎。是又韩子其评论之谬甚也。

谭津文集卷第十五

谭津文集卷第十六

藤州谭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非韩下

第十四

韩子为赠绛州刺史马汇之行状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血书佛经千余言。期以报德。又曰。其居丧有过人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详闻其世系事业。从少府请。掇其大者为行状。托立言之君子而图其不朽焉。马汇者盖北平郡王司徒马遂之长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其在父之丧也。刺臂出血书佛经者。在韩子当辩。乃从而称之。韩子殆始识知乎佛经欤。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极。而

孰可报之。今曰期以报德。韩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居丧有过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掇其大者以为行状托立言之君子而图其不朽焉者。韩子亦欲人皆劝而从事于佛乎。吾考韩子为行状时。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博士御史矣。韩子自谓。素读书着文。其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其心。至此乃善汇为佛氏之事。岂韩子既壮。精神明盛。始见道理。乃觉佛说之为至耶。其后之虽稍辩佛(如辨佛骨事也)将外专儒以护其名。而内终默重其道妙乎。不然何彻至老以道理与大颠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大者也。其可毁乎毁之适足以自损。于佛何所伤也。虽然原道先摈佛。何其太过。而行状推佛。何其专也欤。韩子固亦不恒其德矣(注韩子为进学解。谓其阳斥佛老矣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读唐书见其为韩子与李绅争台参移牒往来论台府事体。而见愈之性愎讦言词不逊大喧物论。及视韩子论京尹不台参答友人书而其气躁言厉争之也。噫韩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际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台则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其朝廷也。京兆府虽所管神州畿县。其实乃一大州牧之事体耳。以其台府较则台重于府矣。韩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夫固高于中丞而韩李互有其轻重也。此所以发其诤端矣。韩子见几初当避而让之可也。不然姑从朝廷之旧仪。何乃使之辄争。春秋时滕侯薛侯朝鲁而争长。孔子恶其无礼书之。遗左丘明而发其微旨。圣人岂不因前而戒后乎。绅愈纵不能见几稍悟。岂不念春秋之法而惧之耶。然李氏吾不论也。韩子自谓专儒。毅然欲为圣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远相致者。在丑夷不争者。又曰。君子矜而不争者。韩子与公垂平生相善。始公垂举进士时。韩子乃以书称其才而荐诸陆员外者。及此正可推让以顾前好乃反争之。喧哗于朝廷。而韩子儒之行何有。故旧之道安在。使后学当何以取法。假令朝廷优于韩子。诏独免其台参。韩子自当以不敢亏朝廷之令式。固宜让第恭其礼貌日趋于台参。彼李绅识者。岂不媿且伏也。彼欲嫁祸于二人者。岂不沮其奸计而自悔。岂不归厚德称长者于韩子耶。是岂独当时感媿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后世士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诸以成就其德。岂韩子力不足而识不至耶。昔廉颇不伏其位。居藺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时尝称疾。不欲与颇争列。余尝爱相如有器识临事守大体。太史公谓退让颇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较此其贤于韩子远矣。汉孝景之时。窦婴与田蚡交毁而相争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韩安国不专助己。安国因责蚡曰。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而归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如此则上

必多君有让德。今人毁君。君亦毁之。譬如贾竖女子争言。何其无大体也。韩子当时虽幸无御史之责。今其垂之史书而取笑万世之识者。其又甚于安国之让也。慎之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韩子为鳄鱼文与鱼。而告之世。谓鳄鱼因之而逝。吾以为不然。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岂能辨韩子之文耶。然使韩子有诚必能感动于物以诚即已。何必文乎。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遗虫鱼以文。不亦贱乎。人哉文之。其人犹有所不知况昆虫欤。谓鳄鱼去之。吾恐其未然。唐书虽称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韩子与孟简尚书书曰。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奉释氏者。传者之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韩子虽强为之言务欲自掩。岂觉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见。韩子谓大颠实能外形骸而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也者。韩子虽谓人情且尔。亦何免己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论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顺理为福。得性如法不为外物所惑。为最利益也。韩子与大颠游。其预谈理论性。已厕其福田利益矣。韩子何不思以为感。乃复云云。吾少时读大颠禅师书见其谓。韩子尝问大颠曰。云何为道。大颠即默然良久。韩子未及谕旨。其弟子三平者遂击其床大颠顾谓三平何为。三平曰。先以定动后以智拔。韩子即曰。愈虽问道于师。乃在此上人处得入。遂拜之。以斯验韩子所谓以理自胜者是也。韩子虽巧说多端欲护其儒名。亦何以逃识者之所见笑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乌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师忍毁其法。君子处心岂当然乎。大颠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颠之师也。夫弟子之道。固从其师之所得也。韩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师。犹重人子孙之义方而轻其祖祢。孰谓韩子知礼乎。又曰。积善积恶殃庆各自以其类至。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韩子未之思也。夫圣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劝世。岂欲其乱耶。佛以十善导人。岂欲其恶乎。书曰。为善不同。同归于治。是岂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捐身世。修洁乎神明。此乃吾佛大圣人之大观。治其大患以神道设教者也。其为善抑又至矣深矣。广大悉备矣。不可以世道辄较

也。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也者理也。谓君子理当即与不专此不蔑彼。韩子徒见佛教之迹。不睹乎佛教圣人之所以为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观极说议知佛教可以一矣。此固韩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类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祸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灵云云。此乃韩子疑之之甚也。既未决其类君子小人。乌可辄便毁佛耶。其闾巷凡庸之人最为无识。欲相诟辱也。犹知先探彼所短果可骂者。乃始骂而扬之。今韩子疑佛。未辨其类。君子之长小人之短。便酷诋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几不若彼闾巷之人为意之审也。谓佛为大圣人。犹不足以尽佛。况君子小人耶。虽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类夫君子小人。而韩子独以君子小人类佛。又况疑之而自不决乎。诚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诬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间哉。夫天地神祇诚不可诬。固如韩子之言。但其欲赖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韩子识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诣理。理当斥斥之。理不当斥则不斥。知明则不待外助。理当则天地自顺。吾辈于事是非抑扬。特资此矣。不类韩子外引神祇以为呪矢而赖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韩子之徒。何尝彷彿见乎圣人之心耶。刘昫唐书谓。韩辈抵排佛老于道未弘诚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谬也矣。

第十八

昔阳城以处士被诏迁谏议大夫。久之其谏争未见。众皆以虚名讥城。谓其忝也。而韩子遂作谏臣论非之。其意亦以城既处谏官。而使天下不闻其谏争之言。岂有道之士所为乎。逮城出守道州。以善政闻。而韩子为序送太学生何坚还城之州。又特贤城所治为有道之国。特比汉之黄霸为颍川时。感凤鸟集鸣之贺。余小时视此二说。怪韩子议论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后混惑如此。古今所论。谓圣贤正以其能知人于未名之间。见事于未然之时也。昔王浚有大志。其未效之时。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谓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浚果立功于晋。唐征淮西之时。李光颜初碌碌于行伍。人未之识。独裴中立称其才于宪宗。不数日奏光颜能大破贼兵。晋时戴晞少有才惠。人皆许以有远政。唯嵇侍中谓其必不成器。其后晞果以无行被斥。故唐晋书称其知人。而稽羊裴晋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万世矣。韩子贤者。其识鉴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贤城果贤。方其谏争未有所闻之时。韩子当推之以质众人之相讥。岂前既不贤。其后因时之所美。而随又贤之。若是则韩子称其有道无道。是皆因人乃尔。岂韩子能自知之耶。余视唐书。见阳

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贤为太守而不贤于谏官。乃韩子自不知阳耳。韩子谓。亢宗居谏官之职。而欲守处士之志。乃引易蛊之上九与蹇之六二交辞。以折其行事。此阳氏居官。自有王臣蹇蹇之意。而韩子不见。按唐书。正(避后讳)元之初。谏官纷纷竞言。事细碎者无不闻达。天子益厌苦之。然当此亢宗自山林以有道诏为谏列。固宜相时而发。乌可如他谏臣断断遽骋口舌以重人主厌恶。详亢宗在官而人不见其谏争者。非不言也。盖用礼五谏之义。而其所发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辄见。其五谏也者。曰讽。曰顺。曰窥。曰指。曰陷也。讽谏者。谓知祸患之萌而讽告之也。顺谏者。谓出词逊顺不逆君心。窥谏者。谓视君颜色而谏。指谏者。谓质指其事而谏。陷谏者。谓言国之害而忘生为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国大害于政。则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谓言直而气厉。激怒于人主。失身多而济事少也。魏文正曰。臣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忠臣纵杀身有直谏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恶。若是则讽谏果优隐于直谏。直谏岂不为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圣贤多尚讽谏。孔子曰。吾从其讽谏乎。礼曰。为人臣之礼不显谏。又曰。事君欲谏而不欲陈。此岂不然乎。阳子盖如此之谓也。及裴延龄辈用事。邪人为党。倾覆宰相。大害国政。亢宗不得已。遂与王仲舒伏阁下。一疏论其奸邪。天子果怒欲加罪诛城。会顺宗适在东宫。解救仅免。然城谏争法。经紧缓乃随其事宜。始城与其二弟日夕痛饮。客苟有造城欲问其所以。城知其意即坐客强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发语。此足见阳子居官其意有在。虽寻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阳子之意。韩子何其特昧而遽作论讪讪。辄引尚书君陈之词而曰。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韩子不知经也。若君陈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维我后之德也。呜呼臣人咸若时惟良显哉。其所以呜呼也者。盖慨叹凡臣于人者咸皆顺行此入告顺外之道。岂不为良臣大能昭显其君之德也。孔安国传之亦然也。如此则入则谏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独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阳子立朝为谏议大夫。其位岂甚下。其官岂甚小。入则谏出则不使人知。岂不宜其所行。孰谓不可耶。夫谏争自古罕有得其所者。汉之善谏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尚忤触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赖文武贤主而纳谏。其后薛广德朱云刘辅辈。激怒天子又其甚矣。方阳氏之谏争。师经有法。在韩子固当推之以教后世可也。更沮之。谬论如此。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韩子读墨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及与孟简书。乃曰。二帝三王群圣之道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韩子何其言之反复如此。惑人而无准也。

第二十

韩子序送高闲曰。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缪。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韩子为此说。似知佛之法真奥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谓死犹生也。生犹死也。在理若无其生死者也。既见其理不死不生。则其人不贪生不恶死也。夫解外缪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污嗜欲淫惑百端。皆其谬妄也。缪妄已释。死生既齐。故其人之性命。乃洁静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静为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既正。岂必在闲辈待其死而更生为圣神为大至人耶。即当世自真可为正人为至行既贤益贤不善必善。而韩子不须与闲之言。其原道乃曰。绝尔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也。夫清静寂灭者。正谓导人齐死生解外缪妄情着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韩子为书。不复顾前后。乃遽作原道。而后生末学心不通理。视之以谓韩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手迹以至终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识韩子为言之不思也。就使从闲而言自闲释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为益于世。意苟有益于世而君子何不称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盖言无益于用而不言也。谓韩子圣贤之徒。安得为无益之言耶。将韩子虽谓文人于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二十一

唐人余知古与欧阳生论文书。谓近世韩子作原道。则崔豹答牛享书。作讳辩则张昭论旧名。作毛颖传。则袁淑大兰王九锡。作送穷文。则杨雄逐贫赋。作论佛骨表则刘昼诤齐王疏。虽依倚若此愚未功过。然余生论不足校其是否。其送穷文谓穷有鬼。穷鬼盖委巷无稽自谏。韩子为文。此纵然如其鬼相睹何其怪乎。韩遂托斯以自谕。何取谕之不祥也。若韩子之智知学文(知或之字)与其文乃资鬼而为之。韩子岂自谓诚明人乎。君子之言法言也。谓可以教人而君子乃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韩子如此何以教人耶。语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韩子果穷尤宜以君子固守。乌可辄取陋巷鄙语文以为戏耳。

第二十二

韩子为欧阳詹哀辞。谓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又曰。其于慈孝最隆也。而唐人黄璞传詹。谓其以倡妇一动(一作恸字)而死。而讥詹不孝。乃引孟简哭詹诗曰。后生莫沈迷。沈迷丧其真。璞詹之乡人也。评詹固宜详矣。檀弓曰。文伯之丧。敬姜据床而不哭。以文伯多得内人之情。而嫌其旷礼也。况以妇人之死而遗其亲之恨者也。韩子称詹之孝隆。不亦以私其党而自欺乎。不亦不及敬姜之知礼乎(注詹之所以死者亦见于太平广记)。

第二十三

韩子为罗池庙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其事神在韩子当辩。乃从神之而张其说。何其好怪也。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而韩子乃尔。岂不与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韩子为毛颖传。而史非之。书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韩子非侮乎玩耶。谓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韩子论佛骨表。以古之帝王运祚兴亡其年寿长短校之。谓无佛时其寿祚自长。事佛则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谓其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以激动其君也。当南北朝时。独梁居江表垂五十年时稍小康。天子寿八十六岁。其为福亦至矣。春秋时。杀其君者谓有三十六。彼君岂皆祸生于事佛乎。韩子不顾其福而专以祸而诬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乱臣窃发。虽天地神祇而无如之何。岂梁必免耶。此韩子未识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祸福报应者。善恶为根本也。佛之所以教人修福其正欲天下以心为善。而不欲其为恶也。犹曾子曰人之好善福虽未至去祸远矣。人之为恶。凶虽未至去祸近矣。佛之意正尔。但以三世而校其报施者。曾氏差不及佛言之远也。故其祸福之来。自有前有后。未可以一世求。苟以其寿祚之短谓事佛无效。欲人不必以佛法为则。洪范以五福皇极教人。合极则福而寿。反极则祸而凶短折。如汉之文景最为有王之道。何则孝文为天子纔二十三载。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即位方十六载。年四十八而死。其历数也。皆未及一世。其寿考也。皆未及下寿。岂谓孔子所说无验而即不从其教耶。呜呼圣人为教设法。皆欲世之为善而不为乱。未必在其寿祚之短长也。韩子谓。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国命来朝。陛下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

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可直入宫禁云云。此韩子蔑佛之太过也。佛虽非出于诸夏。然其神灵叡智。亦真古之圣人也。又安可概论其舍利与凡秽之骨同校也。虽中国之圣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岁而其骨不朽。况复其神奇殊异。有以与世为祥为福耶。此韩子亦宜稍思而公论也。昔有函孔子之履与王莽之首骨者。累世传之。至晋泰熙之五载。因武库火遂燔之。夫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圣人也。大恶者莫若乎王莽之不肖也。前世存其迹而传之。盖示不忘其大善也。留诫其大恶也。古今崇佛灵骨者。其意盖亦慕乎大善也。若前所谓不过礼宾一设者。是乃示其不知礼而待人无品也。借令佛非圣人。固亦异乎异域之众人者。安可止以一衣一食而礼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国。而中国者以贤人之礼礼之。彼季札由余第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灵而不测者也。至使其君待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者也。孔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谓不可扬君之过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为恶也。韩子乃当婉辞而密谏。况其君未果为恶。乌得讦激而暴扬其事乎。昔魏征能谏。不能忘其言。书之以示史官。而识者少之。马周垂死命焚其表草。曰管晏彰君之过。以求身后之名。吾弗为也。而君子贤之。若韩子之谏比魏征。则未必为当留其表。使世得以传其为谬。固又过于征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马周之贤远矣。又况君之所为未至为恶。而暴表论之。乃见斥流放抑留其说以自影其识智肤浅。播极丑于后世也。呜呼。

第二十六

韩子上于頔书。称頔若有圣贤之言行。乃曰。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乃引杨子云言曰。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信乎其能灏灏而且噩噩也。然与頔列传相反。不亦谏乎。

第二十七

韩子斥潮州。其女孥从之。商南层峯驿遂死。其后移葬。韩子铭其圻。恨其路死。遂至骂佛。因曰。愈之少为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乱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败。可一扫刮绝去。不宜澜漫。夫华夏有佛。古今贤愚虽匹夫匹妇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为凶恶以乱政治。而韩子独以为鬼乱治。韩女自毙。何关乎佛。而韩子情泥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测之圣人。诬毁其法尤甚。列子谓。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非此谓三王五帝三皇之言圣者也。宋文帝谓其群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则垂致太

平。韩子丛蔽而固不省此言也。又其作诗送澄观而名之。词意忽慢如规诲俗子小生。然澄观者似是乎清凉国师。观公谓诗词有云。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又云。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或云。别自一澄观者。夫僧儒于其教名以道德。道德尊故有天子而不名高僧。唐之太宗以公称玄奘是也。传曰。盛德之士不名。太宗岂用此法耶。然春秋书名。非善之意也。既赠之诗。特名呼而规刺之。岂其宜乎。纵非清凉国师已不当然。果在观公益不可也。若观法师者。自唐之代宗延礼问道。至乎文宗乃为其七朝帝者之师。其道德尊妙学识该通内外。寿百有余岁。当其盛化之时。料韩氏方后生小官。岂敢以此诗赠之。是必韩子以观公道望尊大。当佛教之徒冠首假之为诗示其轻慢。卑抑佛法之意气。而惑学者趋尚之志耳。非真赠观者也。韩子虽漫然不顾道理可否横斥于佛。殊不知并其君与其本朝祖宗而辱之也。礼不敢齿君辂。马蹴其刍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过君之车乘即下。尊敬其君故也。适韩子乃特慢忽其君之师。天子尝所礼貌之者。其于礼义何若也。如德宗皇帝诞圣节赐辈延之内殿谈法广敷新经。帝时默湛海印朗然大觉。诫于群臣曰。朕之师。言雅而简。词典而富。扇真风于第一义天。能以圣法清凉朕心。仍以清凉赐为国师之号。然法师道德位貌若此尊严。可侮而失礼君师之德义乎。不唯无礼其君师与朝廷。抑又发乎后生小子轻薄之心。吾知而今而后天下不遵礼义。忽慢道德之士。其轻薄之风自韩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韩子答崔立之书曰。仆见险不能止。动不得时颠顿狼狈。失其所操持。困不知变。以辱于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悯笑。以至云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吁韩子所谓作唐之一经过也。古之立书立言者。虽一辞一句必始后世学者资以为法。其言不中则误其学者。周书。武成出于孔子之笔序而定之。其曰。血流漂杵。孟轲犹不取而非之。谓其不当言而言之过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艺之文。尚不自谓为之经。称经特后儒尊先圣之所作云尔。昔杨雄作太玄经。以准易故也。而汉诸儒非之。比之吴楚僭号称王者也。今韩子辄言作经。何其易也。使韩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书。犹宜待他辈。或后世尊之为经。安得预自称之。虽其未成比之杨雄。亦以过僭矣。其曰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者。此乃善善恶恶褒贬之意。盖韩子锐志欲为之史耳。及视其外集答刘秀才论史书。乃反怯而不敢为而曰。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乃引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刑诛。

班固瘦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于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亦族诛。魏收天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竞亦不闻身贵而后有闻也(一本止略引司马迁范晔左丘明等三人)然以此为尤。韩子何其勇于空言而怯于果作可笑也。诚前所谓颠顿狼狈失其所操持。而发斯狂妄耶。

第二十九

韩子谪潮阳。与方士毛于姬遇。遂作毛仙翁十八兄序谓。于姬者察乎言。不由乎孔圣道。不犹乎老庄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禄厚薄寿命长短。发言如驶驷。信乎异人也。然兄言果有征以至云。即扫厅屋候兄一日欢笑。韩子乃信其说。谓果若如兄言。即扫厅屋候兄者。即以兄事之。自列于门人也。当此韩子何其不知命而易动如此也。纵于姬之言果验如神。在众人当听而奇之。韩子自谓专儒颀颀为圣贤之士。固宜守圣人之道也。语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谓君子。明故不惑。知命故不忧。勇于义故不惧。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盖亦皆推乎圣人性命之道。无俟于苟也。乌得不顾此而辄如众人惑于毛生乎。韩子自顾为学圣贤之儒如何耶。苟其道不至。安可以学圣贤自负乎。韩子前作谢自然诗而讥斥神仙异端者。语句尤厉。今方降为郡乃自衰变动尤惑。兄事仙翁异人。帖帖然愿欲伏为其门人。扫洒厅宇以候之。凭其言而望脱去迁谪。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韩子于圣人中庸。得无愧乎。

第三十

余观韩子之书。见其不至若前之评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辩之。近闻蜀人有为书而非韩子者。方传诸京师。所非谓有百端。虽未覩乎蜀人之书。吾益言之。恐与其相重姑已。刘昫唐书谓。韩子其性。偏辟刚讦。又曰。于道不弘。吾考其书验其所为诚然耳。欲韩如古之圣贤从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识者谓韩子第文词人耳。夫文者所以传道也。道不至虽甚文奚用。若韩子议论如此。其道可谓至乎。而学者不复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讥沮佛教圣人。大酷。吾尝不平。比欲从圣贤之大公者。辩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毁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已五十者。且邻于死矣。是终不能尔也。吾之徒或万一有贤者。当今天子明圣朝廷至公。异日必提吾书贡而辩之。其亦不忝尔从事于吾道也矣。

谭津文集卷第十六

谭津文集卷第十七

藤州谭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古律诗共六十首

三高僧诗(并叙)

唐僧皎然灵彻道标。以道称于吴越。故谚美之曰。霁之昼能清秀。越之澈如冰雪。杭之标摩云霄。吾闻风而慕其人。因谚所谓。遂为诗三章。以广其意也。

霁之昼能清秀

昼公文章清复秀。天与其能不可鬪。僧攻文什自古有。出拔须尊昼为首。造化虽移神不迁。昼公作诗心亦然。上跨骚雅下沈宋。俊思纵横道自全。禅伯修文(修或挥字)岂徒尔。诱引人心通佛理。缙绅先生鲁公辈。早蹶清游慕方外。斯人已歿斯言在。护法当应垂万代。

越之澈如冰雪

澈公之清若冰雪。高僧天资与人别。三十能诗名已出。名在诗流心在律。不殊惠远殊惠休。皎然未合谁与俦。白云萧散何定止。忽入关中访包李。孤清难立众所沮。到底无辜中非语。木秀于林风必摧。澈公怀德成祸胎。古人已往不复叹。为尔为诗遗后来。

杭之标摩云霄

标师之高摩云霄。在德岂在于沈寥。一庵岭底寄幽独。抗迹萧然不入俗。有时虚陟层崖眺。不闻其语闻清啸。当时陆羽事幽讨。曾入青云预闻道。取雨救旱驱神龙。此与人间事岂同。冥机感异心之苗。此公所以称道标。

送章表民秘书

一日夫子来山陲。来言去别将何之。清尘旧尉亦皆至(时周感之同来)鲜车轻佩
 光陆离。入门顾我颜色好。林下把袂相追随。笑傲恣肆意气豪。举首不觉白
 日欹。拂榻乃留岳宇宿。纸衾蒲席诚可嗤。不计丰约但适美。唯唯无语相拒
 违。是时春和二月半。永夜耿耿轻寒微。高谈交发雅兴合。如瓶注泉争淋
 漓。须臾促席命言志。直吐胸臆摛淳词。人心不同有如面。平生各自有所
 为。表民卒然趋席端。曰吾有志人不知。末俗浅近乌足语。含哺未吐长嗟
 咨。少从先生学经典。不探枝叶穷根基。帝王之道断可识。殷盘周诰无复
 疑。古今事业贵适用。文意述作须有规。岂类童稚空琢刻。画饼不能疗朝
 饥。十五孜孜事文字。磨砢笔砚精神罢。长篇大轴浩无数。慷慨但欲扶政
 治。前年补吏来浙右。局务冗俗不可窥。倾怀欲效王霸略。骐骥捕鼠非宜
 宜。钱唐大府多达官。品秩相较我最卑。孟轲独负浩然气。谁能敛袂长低
 眉。丈夫所重以道进。青云万里须自驰。咄嗟顾我胡为者。甘以门荫为身
 资。遂为谢病远引去。遽与簪组相差池。胶西董生苟可慕。下帷克苦穷书
 诗。闲居落莫多感激。所感时政生瑕疵。贱臣抱节私自效。作书万字投丹
 墀。天阍深岩在西北。引领一望云[雨/斯][雨/斯]。德音毕竟不下报。漫陈肝
 胆空涕洟。嗟嗟吾生时命谬。不遇当时甘佚遗。龙蛇之蛰尺蠖屈。万物不时
 须自怡。我家田园在南国。亦有溪山名武夷。泉甘壤黑堪稼穡。归与老农事
 镃基。余与感之闻此语。精神飞动惊支颐。深谋远虑不可测。沧溟无底天无
 涯。阊阖门前无限客。摩肩踏足争前词。暖衣饱食恣气艳。几辈卓犖能如
 斯。请君更前与君语。何必轻沮烦孜孜。嘉谷冬收槿朝发。众物荣茂有疾
 迟。不闻伊尹五千汤。尧舜之道方得施。贤杰轻身重天下。岂使汲汲营其
 私。况当夷狄侮中国。蹂践二鄙翻地皮。将军诛讨苦未克。百万师老劳旌
 旗。凶年乐岁复间作。风雨霜雪犹不时。天子勤政不暇食。亦待才能相补
 裨。庙堂之上有君子。聪明岂肯饶臯夔。执秉公道尊大匠。裁度杞梓宁参
 差。爱君为人性疎达。不以其教交相訾。临风明月千里别。祝祠岂惮倾肝
 脾。俗人好毁寡乐善。嘉名清节慎莫亏。朝廷若问平津策。贤良第一非君
 谁。

古意(五首)

风吹一点云。散漫为春雨。洒余松柏林。青葱枝可取。持此岁寒操。手中空
 楚楚。幽谷无人来。日暮意谁与。

二

君莫笑支许。寂寞非愚懵。君莫轻稽阮。山林有清兴。人生徒百岁。乐少忧还剩。万事漫短长。无如使道胜。尔非傲世士。高蹈钓名称。但谢区中缘。甘心栖石磴。澄空白日飞。世事终无应。不如省尔诚。自言还自赠。

三

云中见双鸟。高飞揭日月。毛羽贲文章。翱翔异鹰鹞。翛然邈千里。竟不顾林樾。春风漫飘扬。劲翮更超忽。陌上游侠子。窥尔徒仓卒。虽有金弹丸。睥睨不敢发。因知奇异资。自保长超越。回视黄雀群。胡为恋尘[土*宇]。

四

堪笑浮云高。凌虚翳日星(凌虚或作扶摇)宁作兰蕙幽。草中自芳馨。自足乃天分。未需尔虚灵。掩翳之所恶。胡为久亭亭。古来旷达士。浪迹多晦暝。山林惜长往。藏用亦藏形。愚谷不可及。窅然还自宁。嗟余亦羨此。岑寂养颓龄。

五

穷品偶真叟。授我一卷书。深林值幽人。遗我斧与锄。斧锄亦奚为。教养材与蔬。荒秽必须剪。使之藹自如。授书欲胡为。教尔心与躯。学必先正己。自治乃及余。此意有嘉训。佩之未始除。如何悠悠人。自谬欲是渠。相习成薄俗。眇德怀遽籛。吾裁此俚语。凭君为传诸。

游龙山访道士李仙师

日出野旷明。肃然访道生。杳渺湖外去。散诞云边行。秋高天宇净。脱叶飞纵横。乘风度林岭。转觉衣屨轻。时闻缥缈间。微颺传鹤声。知与仙家近。逸思泠然清。须臾转幽谷。紫府芝田平。仙童走脚报。松子来门迎。接袂语且笑。所欢非俗情。丹脸人未老。道貌天已成。开筵罗玉粒。盘餐馐紫英。绸缪似交旧。洒落怀抱倾。薄暮忍云去。徘徊倚山楹。欲有重寻约。还忧变高名。

感遇(九首)

海水晦夜清。秋色涵蓬壶。有叟双龙公。铁网罗珊瑚。风云浩容与。怅恨何所图。欲问天上人。可换明月无。

二

仙人白玉京。去去何缥缈。琼楼十二层。玲珑泛云表。银湟月为波。万顷即池沼。秋来宫殿光。逗落人间晓。空际时澄明。烟霞眇青鸟。可见不可到。所思空杳杳。

三

悠哉杨执戟。识远才绝奇。初提草玄笔。颇为人所嗤。卓卓孔孟道。谢尔平嶮巖。玉鉴含幽光。千载方葳蕤。寄语旷怀士。未达休嗟咨。心期道自贵。俗态势焉随。青山保长往。白日贞可窥。高标谢松柏。孤芳操弗移。

四

天威不到处。干戈动边鄙。将军奋威猛。英雄势随起。纷纷出榆关。肃肃秋色里。白马冒黄云。清霜厉严旨。少壮羽林儿。务能莫多喜。好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寄言飞将军。妙略应无比。志在报君恩。岂为黄金死。丈夫身许国。慷慨当如此。宁教太史书。轻笑鲁连子。

五

苍茫天地间。流光一何遽。曾闻太古人。未见曦轮驻。才沈崦嵫云。还上浮桑树。山色愁里暝。天形梦中曙。安知穆天子。龙马神为御。万里速乘风。又向瑶台去。超遥侣神仙。此理当何故。不向尧年长。永使人间住。

六

冠盖何处客。凌云意气骄。旦旦趋双阙。冲冲过渭桥。金珂云外响。晝烛月中烧。缥缈行天路。升腾在玉霄。如何区宇内。顿与人间遥。长拂罗裳去。明光殿下朝。一俯复一仰。荣多忧亦饶。白发领边长。朱颜镜里凋。岂知松桧下。幽人长寂寥。万事淡无虑。恣卧时长谣。浩荡天地间。孰问牺黄尧。临风一清啸。胡为王子乔。

七

空虚澄远烟。霁色含秋景。思君每盘桓。注目千峯顶(注目或作独往)明月初团圞可照美人影美人来不来云霞渺林岭。

八

松柏地之灵。草莽亦同茂。愿得区域中。人心复纯素。苍梧会稽阴。罔复有陵墓。六合无知音。青山有归路。人生惜朱颜。贤照长相顾。昨夜露华台。谁不怨秋暮。

九

悠然严子陵。远大寥廓器。故人贵为君。白驹要不至。耽闲恋淶潭。高超弄芳饵。青山泛白云。万古寄高意。侯霸不知道。初亦嫌傲志。何事卑王侯。其心越天地。因悲娄护辈。胡为附权势。流游絳灌间。折节踣蹏例。皇皇古皇道。劳生自拘系。不如归去来。乘风拂长袂。

怀越中兼示山阴诸开士

厌见人境喧。清游忆灵越。东南千万山。浮青满寥沈。从来鉴中景。形胜人间绝。月湛换鹅溪。云起藏书穴。客子若飘蓬。遽与故人别。尺素未及通。芳草已云歇。所悲行路难。俯仰损名节。鸣雁欲东飞。寄语谢明月。

早秋吟

山家昨夜房栊冷。梧桐一叶飘金井。长天如水净藏云。明月含晖变秋景。桂枝花拆风飘飘。谁在高楼吹玉箫。人间不见槎升汉。天上将看鹊作桥。年少征人在何处。白露沾衣未归去。海畔今无漂母家。江南谁与王孙遇。徘徊月下空长吟。吾徒自古难知音。欲上高台问明月。明月何不照人心。

群贤宿山赋得暮云岳下宿

微风静林杪。红日下岳阿。明月出已满。白云归未多。高应伴猿鹤。深不暗松萝。若弗为霖去。其如旱岁何。

浙江晚望

暮色看无际。秋空水混天。片帆飞鸟外。新月落潮边。隔越山形小。吞吴地势偏。几人来往老。早晚渡头船。

题径山寺

翠拔群山外。连天势未休。云迷飞鸟道。雨出古龙湫。僧在深云定。香和杳霭浮。人间游不到。台殿自清秋。

郎侍郎致仕

平时独高谢。道胜欲韬光。白发辞明主。青山恋故乡。药畦容鹤到。吟径恐云藏。更爱禅林卧。时来拂石床。

山中早梅

亭亭映晚景。皎皎出林端。小圃连云淡。孤芳冒雪寒。人间殊未见。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琼玉。宁将胜牡丹。

泛若耶溪

越水乘春泛。船窗掩又开。好山沿岸去。骤雨落花来。岸影樵人渡。歌声浣女回。沧浪无限意。日暮更悠哉。

书毛有章园亭

爱此园林好。重来花木滋。游人醉不去。幽鸟语无时。烟郭连芳草。春湖泛渌池。松篁非俗韵。游子漫相期。

山亭晚春

山庭晚来静。林石自巉岳。犬去吠人语。花飞恣鸟[衔-金+缶]。晴烟熏茂草。煦日霭高杉。更喜团圆月。清光下碧岩。

自赠

静坐还看竹。闲行亦合樵。道心应有在。生事合无缪。客去清谈少。年来白发饶。漫将支遁笔。闲且赋逍遥。

夏日无雨

山中苦无雨。日日望云霓。小暑复大暑。深溪成浅溪。泉枯连井底。地热亢蔬畦。无以问天意。空思水鸟啼(俗谓水鸟啼则天下雨焉)。

岁暮书怀

朔风适变寒。晓日将含煦。南国殊未还。东山岁云暮。浮生奄忽往。芳颜安得驻。寄谢人世间。纷华尤可悟。

山中早行

前山经夜雨。独往步春泥。天岸日将出。田家鸡更啼。孤烟行处起。旷野望中低。犹喜逢樵客。相将过数溪。

湖上晚归

人间薄游罢。归兴寻旧隐。春岸行未穷。夕阳看欲尽。岚光山际淡。天影水边近。自怜幽趣真。清吟更长引。

季春寄友生

湖上无烟昼。人间寒食时。阴晴春易变。花月候难齐。未畏青蛙乱。先愁紫蕨衰。云山向渐热。相访勿应迟。

寄怀泐潭山月禅师

闻道安禅处。深萝杳隔溪。清猿定中发。幽鸟坐边栖。云影朝晡别。山峯远近齐。不知谁问法。雪夜立江西。

送客还北阙道中作

北郭送阳子。日斜归旧居。路泥侵晓润。晦月逼春余。桑柘雨中绿。人烟关外疎。依然见风俗。归兴混樵渔。

次韵无辩赴承天再命

载命还高让。知君所趣深。青山当隐处。白发欲栖心。更俟逢梅雨。何妨过虎林。潺湲合涧水。六月足清音。

山舍晚归

薄暮还精庐。徐行无所并。日入月还清。山空水更静。仿佛闻疎钟。翛然在西岭。寄语高世流。来兹谢尘境。

读书

读书老何为。更读聊遮眼。此意虽等闲。高情寄无限。错磨千古心。翻覆几忘饭。不知白云去。春静山中晚。

送庐隐士归庐山

世事如循环。是非终莫尽。羡尔归深山。任他讥小隐。黄鹄举已高。白云去非近。天籁归寂寞。何峯弄清轸。

还南屏山即事

岁晚归来石室寒。松萝岑寂自盘桓。但知林下一年过。不见人间万事难。招隐有诗题石记。解嘲无说与时看。此心已共空生合。身似浮云不必观。

入石壁山

身似浮云年似流。人间扰攘只宜休。老来已习青萝子。隐去应追白道猷。直入乱山宁计路。定看落叶始知秋。他时谷口人相遇。莫问裁诗谢五侯。

山中自怡谢所知

万事随宜勿强攀。暂过朝市即归山。劳生未必浮名好。称性应须到处闲。都似梦中休问影。只堪吟里更怡颜。襄阳道者宁知尔。猿鹤萧然石室间。

寄承天元老

清散年来事益闲。不论林下与人间。禅心至了非喧静。默客何妨更往还。奇石清轩增胜趣。流泉碧座照衰颜。支形脱略时机甚。应笑归来别买山。

诫题(因事)

高吟远瞩倚云梯。往事经心尽可题。道德二篇徒自辩。是非一马岂能齐。晖山真玉伤惊火。失水灵蛇畏在泥。寄语冥鸿上天去。凌云羽翼莫思低。

元日

暗里春催曙色明。百鸡迎晓报新声。宿寒尚在龙蛇蛰。藏历初传日月迎。萱叶四时今始发。梅花一旦占先荣。山家也祝尧天寿。漫学牛山报太平。

著书罢思南还复会客自番禺来因赋此诗

平昔著书今粗毕。南还终欲隐罗浮。初春况遇故乡子。终夜更夸沧海游。但贵羊城风物好。岂辞梅岭路岐修。应须相与葛洪辈。抗迹山林送白头。

冷泉独赏寄冲晦上人

南风掠波溪水满。山中幽人来洗浣。独立溪傍清兴欸。更爱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讨贵萧散。世道纷纭何足算。人间五月夏云烦。相约归来君莫缓。

遣兴三绝

逸兴应须效皎然。此生潇洒老诗禅。何妨剩得惊人句。咏遍江山一万篇。
吾道陵迟事事讹。而今无计遏颓波。徇人玩法成流俗。但泣金书柰尔何。
去年聊驻江头寺。今寄林僧岳下扃。莫谓此身无定迹。人生都类一浮萍。

书南山六和寺

青葱玉树接溪岑。台阁凌虚地布金。行到白云重迭处。水声松韵淡人心。

寒食日雨中

漠漠行云晴复阴。野花垂湿晚沉沉。游人莫怨天多雨。况在东皋春已深。

早起

天窓月过星疎渺。檐际冥分云窈窕。山家深处勿鸡啼。时有寒鸦来报晓。

对喜鹊

静卧时惊鹊喜多。须臾果有故人过。山中明度还无事。问尔绵蛮更语么。

寄晤冲晦

年老相看眼倍青。念君诗思苦劳形。人间更有无穷感。好把禅关护性灵。

洗笔

古人信文字。字字从此出。天下心不欺。尔亦有阴隲。濯之遗孺子。念兹未应失。

游大慈山书昼上人壁

谷里侵云寺。寻幽到深处。春过寒花开。人来啼鸟去。岂期草庵客。日暮此相遇。

清溪

勿谓清溪清。长如镜初洗。须防苟容物。污尔清到底。

谭津文集卷第十七

谭津文集卷第十八

藤州谭津东山沙门契嵩撰

此与杨公济晤冲晦。山游唱和诗。今总编于此。贵后贤披览。以见一时文会之清胜焉。

岁暮值雪。山斋焚香独坐。命童取雪烹茗。因思柳絮随风起之句。遂取谢道蕴传读之。见其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益发幽兴乃为诗兼简居士公济彼上人冲晦。

东山沙门契嵩上

檐外惊风幽鸟归。窗间独坐事还稀。初看历日新年近。喜见山林骤雪飞。但忆故人能有咏。宁怀久客此无衣。鲍昭汤老能乘兴。城郭何如在翠微。

章安杨蟠次韵

零落东山老佛师。古来独往似君稀。雪边气候春将破。林下神情句欲飞。后日当寻慧远社。何人更赠大颠衣。一篇感发浑闲事。须脱青衫动少微。

钱湖草堂沙门惟晤次韵上

雪满西山春未归。泉声冻咽鸟声稀。静观眼境人间渺。驱逐诗魔天外飞。一饱每将松作饭。大寒重换纸为衣。我怜诗是君家事。更约论心极细微。

约冲晦宿东山禅寺精舍先寄(蟠)

上人合动林间兴。吾恨衰迟学谢安。纳屐操筇那有限。吹云落雨漫无端。先凭报信春枝破。预想分题雪屋寒。林下不谙人世苦。笑将双鬓与君看。

次韵和酬(契嵩)

襄阳习子不贪官。欲友幽人拟道安。冒雪履霜临岁杪。攀萝挽翠到云端。初论浮世惭年老。久对清规苦夜寒。空感知音何以报。但夸山水富君看。

将访永安东山禅师先寄(惟晤)

庵在千株松桂下。更无尘事到夫君。高纵罕过呼猿涧。静思唯看抱石云。日暮坐间禽影集。雪晴岸畔路形分。杨雄约我须投宿。月里禅余怯论文。

次韵和酬(契嵩)

岁晚阴沈天宇昏。宗雷访我更携君。相期石屋宜投宿。独憩山茨学卧云。雪映窗[樯-田+品]人已静。风吟灯影夜初分。自怜惠永多闲散。强接清言愧不文。

宿永安方丈书呈东山禅师(蟠)

千年道在高僧传。未论诗人更有评。曾着文章原大道。独推性命济群生。白云已锁山间寺。流水空传世上名。林远不闻钟磬作。五更幽鸟转春声。

次韵和酬(契嵩)

诗豪何逊宿岳扃。品格高卑彻晓评。未省窓前无月到。唯惊席上有风生。邈超年少遍高隐。庄子才雄不近名。明日君归人落去。莫将平叔拟虚声。

次韵奉和(惟晤)

道安独继襄阳踵。诗好慵窥雪昼评。竹屋数间经几载。草衣三事傲平生。纵陪林下收孤迹。难学人间走大名。灯火已残谈未倦。晓风斜雨打窓声。

嘉公济冲晦见访(契嵩)

数曲青溪山数重。山深日暮已鸣钟。忽闻行客门前语。来觅幽人林下踪。初接风流殊历落。更张灯火倍相逢。不须便去疑无待。已有黄粮在宿舂。

次韵和酬(蟠)

数百招提隐乱峯。苍茫岂复辨君钟。春含未得黄鹂报。路转唯寻白鹿踪。庵在月边长不锁。兴来天外忽相逢。山人莫笑衣冠客。亦有鸿来待赁舂。

次韵和酬(惟晤)

白云苍海一重重。傍舍遥闻隔坞钟。月上更无人语闹。雪深空认虎行踪。诗书共喜灯前论。茗果翻疑梦里逢。脱屣高谈无限乐。爇炉寒拥日高舂。

游灵隐遇雨呈普慈及二诗翁(蟠)

山老未容山客去。故将云阵锁山门。雨催晚色凝诸岭。雷送春声落后村。今夜青林妨月上。故人白首把诗论。来朝山水终弥泛。策杖相随讨涧源。

次韵和酬(契嵩)

暮云将雨苦纷纷。看雨携君倚寺门。飞鸟惊雷归后坞。落梅流水出前村。名山当尔何须去。胜事而今更好论。况有禅翁通妙理。徘徊重款扣真源。

次韵和酬(惟晤)

雨洗群山秀色分。一筇双屐到松门。天边云散争归洞。岛外樵还各占村。久着青袍心已厌。相看白首事休论。请君细问黄梅老。当信禅河别有源。

同公济冲晦宿灵隐夜晴(契嵩)

不睡还烹北苑茶。寒灯落尽适来花。夜深雨过山形出。天净云空月色佳。且喜僧窗晴似昼。莫论人世事如麻。况陪支许皆能赋。岂厌留诗在碧纱。

次韵和酬(蟠)

山风亦会山人意。卷尽天纷扫雪花。明月当楼情已兴。碧云落纸句还佳。天威忽霁应通物。仙侣相便合姓麻。群动已消林木响。卧看星斗隔窗纱。

次韵和酬(惟晤)

战退睡魔重酌茗。再披文卷眩生花。喜逢长夜身虽健。勉和新诗兴未佳。风细猿声清似梵。月明杉影密如麻。腊寒灯炷飞蛾灭。何必殷勤护薄纱。

早过天竺呈明智及同游二老(蟠)

雨夜灵峯卧竹床。平明屐齿到云堂。门前雨过新溪满。石上风回旧草香。山抱钟声圆不散。雪铺瓦面冷无光。理公莫怪诗相恼。今日偕行总姓汤。

次韵和酬(契嵩)

涧北夜依禅舍宿。峯南今访讲师堂。初行松路爱清晓。及过石桥闻异香。日色暖烘诸壑净。晴岚翠泼几峯光。道标尚客何高趣。更饮吾曹相叶汤。

次韵和酬(惟晤)

晓过翻经台下寺。与君同谒祖师堂。庭前紫桂叶频脱。石上红梅花正香。出洞阴云分远影。挂松寒日漏清光。谢君劝饭须无让。不许非时荐茗汤。

南涧傍游戏呈公济冲晦(契嵩)

相引朝来碧涧傍。山林雪尽水流长。未应惊鸟下苔岸。先共观鱼跨石梁。日淡沙寒鸥自聚。岁阑春入草含芳。鲍昭汤老须同咏。何必人间万事忙。

次韵和酬(蟠)

涧南一啸清风发。林下重来白日长。云远石深连鹫岭。水寒沙浅似鱼梁。漫因野老询前事。闲伴伴幽人撷众芳。更欲穷源情未已。知君嗔我索归忙。

次韵和酬(惟晤)

拨云过得南陇去。流水激溅一涧长。盘石谁堆补缺岸。老自倒成危梁。沙禽呼雌频叫噪。山药吐色常芬芳。腊去春归山愈好。喜君共无尘事忙。

游天竺上寺呈东山仲灵冲晦(蟠)

入林已忻猿鸟乐。共傲浮生胜大还。身外是非云不系。社中留恋雨相关。篮舆寂寞愧彭泽。拄杖风流肖德山。寄语葛洪岳下水。莫流清梦落人间。

次韵和酬(契嵩)

共访迢迢深坞寺。仍随野老卖樵还。鸟栖已定人方到。暮色虽浓门未关。今宿岳房休问法。来朝腊屐重登山。平生胜友殊难会。莫厌相携寂寞间。

次韵和酬(惟晤)

天寒雨细日将暮。泥滑谁禁策马还。砂穴吐泉鸣泐泐。竹丛归鸟语关关。聊睇谢客须穿屐。莫羨支公独买山。方外论交情未浅。愿陪投老白云间。

同公济冲晦游天竺兼简呈伯周禅老(契嵩)

爰此萧然松坞深。诗流邀我此相寻。苍茫寒日纔开雾。叆叇浓云又结阴。安石放怀还剧赏。皎然乘兴合清吟。主人劝驻禅扉宿。况值梅香正满林。

次韵和酬(蟠)

不问猿崖鸟道深。携筇着屐伴君寻。山中桂子惊寒夜。雪后梅花逼岁阴。欲住更逢青眼顾。相看须尽白头吟。他年若续高僧传。未放汤休与道林。

次韵和酬(惟晤)

平昔诗禅友契深。更来人外事幽寻。雨余涧壑流寒响。岁晏桧杉老翠阴。袒跣不妨陶令醉。风流多效洛生吟。山翁解榻延清赏。未放前贤胜竹林。

宿天竺再赠东山禅师与冲晦(蟠)

仲灵述作惭知己。冲晦篇章窃赏音。胜侣俱恬山水乐。神交已过雪霜深。灯前自笑平生事雨后重论一夜心。相检莫教诗间断。更阑同听夜猿吟。

次韵奉和(契嵩)

沈侯才隼冠儒林。诗语惊人金玉音。学海平生惭我浅。词源今日羨君深。强晞老格须张胆。喜听清言更洗心。赓唱苟能容累句。漫陪梁甫续高吟。

次韵奉和(惟晤)

灯火青荧云坞寺。清猿叫断有余音。槛梅雪白春风近。山雨盆倾涧水深。背世迹怜高鸟迹。结交心契老松心。酬君秀句无新语。徒搅诗肠彻曙吟。

宿天竺寺赋闻泉呈二老(蟠)

我有泉中兴。平生爱水经。山空时泱泱。夜静转泠泠。暗脉来湍急。清声出混冥。月寒风不响。高枕与君听。

同赋闻泉(契嵩)

岁晏林间宿。初闻况夜晴。漱寒醒客梦。飞响应山鸣。深涧松风静。幽人石室清。谁人能为我。写此入琴声。

同赋闻泉(惟晤)

涧泉吾所好。山舍寂无喧。春脉生云底。夜声来枕前。风休不动竹。月上未啼猿。石上鸣逾急。冷然清梦魂。

送公济冲晦出山兼简驻泊李思文(契嵩)

几日山游霰雪稀。相随野老亦忘机。始怜洞里云堪卧。又忆人间岁杪岁。夜落梅花应满路。风含春色自吹衣。凭君为语王孙道。音信终须寄鸟飞。

次韵奉酬(蟠)

腊后东风扫翠微。同看芳柳破春机。三宵听水都无梦。四日登山未肯归。野老止凭云送客。家人应笑雨沾衣。君诗兼简佳公子。只恐囊倾一夜飞。

次韵奉和(惟晤)

招携绿野村边去。累日青山旷世机。惜向永安兰若别。还经灵隐渡头归。云峯积雪迷樵径。石罅新泉溅客衣。诗会未由陪帝戚。心随云鸟入城飞。

游山归遇雨呈仲灵冲晦(蟠)

九里松门雪过时。篮舆裹裹碍松枝。雨留宿客还斜落。风送行人亦倒吹。华表忽惊黄鹤反。耳中犹带白猿悲。来朝弗着登山屐。可避君味谢客儿。

次韵和酬(契嵩)

严维灵澈出山时。避雨曾闻碍木枝。岁杪霜寒何足畏。管中春色已堪吹。风含钟韵凝还散。水结溪声咽又悲。鬪草野游君莫笑。初平元是牧羊儿。

次韵奉和酬(惟晤)

兴高未肯辍清诗。舍轿重扶栲栗枝。松柏青肥春雨洗。烟云轻健涧风吹。樵归后坞连声唱。鹿过前溪失队悲。莫道还家甘寂默。陶潜自有五男儿。

山中回忆东山老(蟠)

山游兴发特寻君。屐齿筇枝绕四邻。峯北看云忘世务。涧南听水得天真。名高寂寞存僧史。林下风流似晋人。何日枇杷苦笋熟。却游未减去年春(君去年有苦笋上批把熟之句)。

次韵奉酬(契嵩)

君事逍遥入乱云。与君蹑屐遍溪邻。林间听鸟闻偏好。烟际观山见匪真。涧水只能忙送客。岩花不解久留人。乐天更有龙门约。胜会应须趁早春。

连得公济出山道中见示二篇鄙思枯涸奉和不暇且乞罢唱(契嵩)

诗篇留落野人窠。又得虞卿璧一双。怪似蛟龙出古水。清如日月浸秋江。赓吟何止夸山泽。变雅终须系国邦。为报诗家骁将道。雪阑休唱已心降。

次韵奉酬(蟠)

几夕论诗坐石窠。怜君百首妙无双。勾牵野兴侵孤月。恼乱词源涌大江。数纸忽然来竺岭。千年犹可照吴邦。相思未免还相挑。莫竖旗旛却诈降。

出山至中途寄永安禅师(惟晤)

松行未尽却回头。寒雨霏[雨/沓]已渐收。望海阁边云缭绕。行春桥下水奔流。山庵骤别高谈远。城寺将归满面羞。须效著书同护法。悠悠人事漫拘囚。

次韵和酬(契嵩)

忽忆山中人白头。岁阑来看雪初收。诗篇见赏皆高兴。谢客相随匪俗流。漫有崑云供夜卧。况无土食备晨羞。爱君吟咏殊堪听。金玉声音胜楚囚。

公济冲晦出山次日奉寄(契嵩)

孙绰曾陪支遁游。千年人谓两风流。羨君慕此乘双屐。结侣还来共一丘。衣冷雪霜犹未去。兴高云月肯甘收。耽诗重道皆无比。应敌当时万户侯。

次韵奉酬(蟠)

猿声未落鸟声愁。笋发花开涧水流。还对春风惊节物。漫思野老傍林丘。古人得道多深隐。贤守知名贵早收。林下频过君莫怪。自看骨相匪封侯。

次韵奉酬(惟晤)

今日追怀昨日游。二君乘兴似奔流。远寻幽壑行挖屐。累到深云卧枕丘。崖竹萧疎晴影乱。坞梅零落晚香收。会须重访藤州老。更约高才沈隐侯。

次韵奉和(契嵩)

乐天已与广宣游。更出风尘外俗流。酒圣尽能非毕卓。诗仙皆欲接浮丘(间公济与冲晦游。断此葷酒。多随其奉戒)篇章逸处江山动。笔砚闲时云雨收。况有声名俱籍甚。并飞南北动王侯。

岁暮还西坞寄公济无辩(契嵩)

乘兴溪边去。仍从林下归。梅香带春信。日色暖人衣。白发思还远。清流遇更稀。野禽宁会意。相顾向柴扉。

次韵奉和(蟠)

闻说西庵好。藤州恐不归。延年松可食。避世草堪衣。山坞雪应滚。林端梅亦稀。犹怜二禅老。佳句及城扉。

次韵奉酬(辩元)

野步溪流静。源深兴未归。晚禽栖雪竹。残霰洒禅衣。放意天涯远。狂吟人落稀。诗成寄吾侣。清气动林扉。

次韵奉和(惟晤)

白发东山老。青林西坞归。听猿时驻锡。厉水自褰衣。高论才难敌。孤踪行亦稀。惭君寄樵采。佳句出嵒扉。

寄东山禅师(蟠)

高卧西林月。孤闲独见君。杖藜探涧水。欹枕看山云。鹿过何人见。猿啼只自闻。篇章知几首。寄我莫辞勤。

次韵奉酬(契嵩)

翛然林下隐。吾道异夫君。习忍如幽草。观身类片云。人情无意染。鹤唳有时闻。谢客诗怀寄。怜君此兴勤。

蟠雪夜登涌金楼。远望西山忆仲灵。洒然有迈世之风。因思山阴王徽之雪夜独酌。四望皎然。徘徊咏尤太冲招隐诗。忽忆戴逵扁舟乘兴。余恨未能遂往。聊寄此诗

家占西湖岛上云。雪光月色更侵魂。兴来烂漫投空老(投或作心)诗罢苍茫眼正昏。晋国衣冠何处觅。梁朝殿阁俨犹存。思君不及山阴夜。遥望青松听雪猿。

次韵奉酬(契嵩)

暝色阴森雪和云。故人当此动吟魂。烟凝火冷万家静。水色山光竟夜昏。兴发晋贤前古远。诗传萧寺迹今存。春归岳壑多芳树。漫欲遥君同听猿。

寄勉冲晦速和拙什(蟠)

冲晦僧儒诗者豪。尤怜赖汝壮方袍。一千篇兴时无敌。三十年功格最高。白发逢春今更勇。清吟彻老莫辞劳。何朝始肯将珠玉。却报仙人换木桃。

次韵奉酬(惟晤)

杜门谁复念吾曹。老畏春寒拥毳袍。懒慢从来徒自笑。唱酬今更怯君高。曾无道誉喧喧播。厌把肝脾苦苦劳。佳句忽来催野句。譬将凡果逼仙桃。

新岁连雨不止因寄公济兼简贤令强公(嵩)

寒郊纔喜岁华新。景物阴阴又一旬。云带天低垂压野。雨藏春昼暗迷人。宁愁灯火妨明月。却叹诗家惜令辰。陶令而今卧江国。倚楼吟望更谁亲。

次韵和酬(蟠)

林扉厌听雨声频。为惜春风只九旬。裊扑山花将放杏。侵寻岁月已过人。何时好去游南涧。每夜空来望北辰。愁坐更无车马客。独怜诗笔谩相亲。

窃观仲灵久雨诗且道余与公济吟从之意辄次韵奉和(至)

诗兴勾牵日日新。年光初破雨弥旬。旧游已得新工部。佳句今逢休上人(仲灵文章大手。非特休比。此比以诗言耳)云外驰心关水石。江边搔首望星辰。泥深未爰寻山屐。谁与西庵杖屨亲。

重次元韵(至)

吟思那知岁月新。初莺啼雨早经旬。娟娟野竹通寒水。洗洗江梅冷照人。鸷岭并游劳梦寐。虎溪一笑尚参辰。千金褒字形篇尾。迹未相同意已亲。

又次韵奉寄强令(契嵩)

冉冉流年年历新。仲春春日未盈旬。何为万里青云士。来问双峯白发人。诗思雅惊含老格。风神清爽惜芳辰。况闻傲令陶元亮。腊屐须来与我亲。

重次韵奉酬(至)

千年支许事如新。欲寄前游漫历旬。雨带黑云遮俗客。猿呼飞鸟伴幽人。从容剧论知何日。感激佳篇慰此辰。四海声光非啻齿。道安名重若为亲。

谭津文集卷第十八

谭津文集卷第十九

附录诸师著述

序

释怀悟述

昔贤首菩萨。于华严会中。以偈答文殊大士。赞菩萨能示同世间云。雅思渊才文中王。歌舞谈说众所欣。信乎文之能显道济物也。岂独今之然乎。自往古他方佛世。无不然耳。始余年少时。走四方丛林寻访师友务道专学。有效古高世僧万里求师之志。于稠人中沉沉自策其气志。若上将军负所欲建立邦家之意。前迈敌国而且战且行。不遑食息也。闻所谓东山明教禅师之高文卓行道迈识远。凡获见其所著文画莫不录叙而秘藏之。及于钱唐灵隐山。得嘉禾陈令举所撰师之行业记石刻。末云。师自定祖图而下谓之治平集。又有嘉佑集。总六十万余言。而其甥沙门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后世。继闻其广本。除已入藏正宗记辅教编外。余皆在姑苏吴山诸僧室藏之。余固累遣人至彼山诸僧居历访之。而寂然无知其所在者。往往所委不得其人失于护藏。而为好事者窃移他所也。大观初。余居仪真长芦之慈杭室。于广众中得湖南僧景纯上人者。入予室一日投一大集于席间曰。此老嵩之全集也。秘之久矣。闻师切慕其遗文。愿以献师。余获之且惊且喜。念兹或天所相而授我耶。若获至珍重宝。自皇极中庸而下总五十余论。及书启叙记辩述铭赞武林山志与诸杂着等。约一十六万余言。皆旧所闻名而未及见者。虽文理少有差误。皆比较选练詮次。几始成集。庶可观焉。更冀善本较详。莫由得也。后又遇周格非出守虔州。回得其非韩文三十篇三万余言。又缘兵火失之。遂未能就其集。近又得本于御溪东蓝彦上人。乃与余昔于匡山所得别本较之。文字亦甚疎谬。乃以韩文条理而正之。然师之著述不得其传而散落多矣。如天竺慈云法

师行状曲记。长水暹勤二师碑志。行道舍利述。匡山暹道者碑。定祖图序。皆余自获石刻而模传之。今总以入藏正宗记定祖图与今文集等会计之。纔得三十有余万。其余则蔑然无闻矣。如令举所记谓有六十万余言者。今则失其半矣。吁嗟惜哉。今以令举所撰行业记标之为卷首。贵在见乎师之世系嗣祖出世去留之迹。奇节伟行高才胜德迈世之风焉。乃以辅教编上中下为前三卷。以师所著之文。志在通会儒释以诱士夫。镜本识心穷理见性。而寂其妬谤是非之声也。又以真谛无圣论。缀于辅教编内坛经赞后。以显师之志在乎弘赞吾佛大圣人无上胜妙幽远渊旷之道。不存乎文字语言。其所谓教外别传之旨殆见乎斯作矣。故其赞末云。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传也。又曰。圣人如春陶陶而发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此谓终归乎静默焉。故真谛无圣论结云。凡圣知觉者真谛之影响。妄心之攀缘耳。然有志于外文字之学者。览此二说。岂不少警于中乎。其辅教集旧本以累经镂板。故虽盛传于世。而文义脱谬约六十有余处。今皆以经书考正之。览者可以古本参读之。则其疎谬可审矣。今自论原而下至于赞辞。约为十二卷。次前成一十五卷。昔题名嘉佑集者是也。其非韩文昔自分三十章。今约为三卷。次前成一十八卷。又得古律及山游唱誦诗共一百二十四首。分之有二。总成二十卷。命题鐔津文集。示不忘其本也。然师尝自谓。人生世间闲为第一。盖其自得闲中之趣。故其所为之诗。虽不甚丰浓华丽。而其风调高古雅谈。至其写志舒怀。有迈世凌云之风。亦可想见其人也。观师与月公晦书。自言余志在原教而行存孝论。余详考其书。则功在于原教非韩。行在于书僧(即僧也者)孝论。德在于志尚远公。而题其影堂文道在于坛经赞真谛无圣论。其文之高拔胜迈绝出古今。则见乎武林山志。故后叙谓因风俗山川之胜。欲抛掷其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之知言审音者。不亦难其人哉。师自携书谒天子宰相而下。凡所见则止以正宗记辅教编而投之。至于文忠公则特献之新撰武林山志焉。呜呼。文忠公谓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辄可以口舌轻重之也。其重读徂徕集云。待彼谤焰熄。放此光芒悬。人生一世中。长短无百年。无穷在其后。万世在其前。得长多几何。得短未足怜。惟彼不可朽。名声文行然。谗诬不须辩。亦止百年间。百年后来者。憎爱不相缘。公议然后出。自然见媿妍。故师之于庆历间。始以文鸣道于天下。然当是时也。宗儒束教辈。是非之锋谤骂之焰纷然。而师终以是道发而着之。为高文至论乘风而殄之蔑如也。故后世学者。有闻其风务其道而矚其文者。若脱冥游望北辰仰昭回也。然兹姑以师之经世文章。恢弘辅赞吾如来至圣之教之道。涉人间世而然也。若其自所履蕴操守。则莹然若珠光玉采日精月华。而不足以方其温润高洁明净也。故令举记其行业云。师之所以自得而乐

诸己者。盖不与于此中间。虽以护法遭难。然其所谓珠光玉采日精月华者。世虽见其有烟云水火焚溺蔽亏之患。而其光采精华固莹如也。故师之自携书西上献之天子。事毕将东归山林。而大觉琏禅师。赋白云谣以将师之行云。白云人间来。不染飞埃色。遥烁太阳辉。万态情何极。嗟嗟轻肥子。见拟垂天翼。图南诚有机。去当六月息。宁知网缊采。无心任吾适。天宇一何辽。舒卷非留迹。然则师之风貌声容。其所以出处断可见也矣。绍兴改元之四年甲寅重阳后一日。书于御溪东郊草堂之北轩。

又序

师自东来。始居处无常。晚居余杭之佛日山。退老于灵峯永安精舍。默视其迹。虽或出处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远。而末路学者器近不能晓悟。而师终亦不肯少低其韵。以抚循其机。因而叹曰。吾安能圆凿以就方柄哉。闻圣贤所谓得志则行其道。否则行其言而已。言之行犹足为万世法。使天下后世学者。识度修明远邪见而游正途。则奚必目击而授之谓从己出耶。因却关著书。以考正其祖宗所以来之之迹。为十二卷。辅教编三卷。又列定祖图一面。书成携之京师。因内翰王公素献之仁宗皇帝。又为书以先之。上读其书。至臣固为道不为名为法不为身。叹爱久之。旌以明教大师之号。赐其书入藏。书既送中书时。魏国韩公琦览之。以示欧阳文忠公。修公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又以护宗不喜吾教。及见其文。乃谓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当一识之。师闻因往见之。文忠与语终日。遂大称赏其学瞻道明。由是师之声德益振寰宇。事竟遂买舟东下。终老于山林。师虽古今内外之书无所不读。至于所著书。乃广明外教皇极中庸之道。安危治乱之略。王霸刑名赏罚之权。而终导之归于无为寂默之道。当世闻人少见其比肩焉。而痛以内教自律其身。端以俭素诚德为宿归之地。而慕梁惠约之为人也。其所蕴至道渊密。然以其所学较其所为。而未见少差焉。所著书观当世士大夫。不顾名实而是己非他也(谓以儒而嫉佛)乃作辅教编。学者亡孝背义。循养其所欲也。乃作孝论。尚绮饰辞章而不知道本也。乃作坛经赞。苟合自轻而不自上以德也。乃题远公影堂文。志其所慕。以风末世之华侈也。乃作山茨堂序。因风俗山川之胜欲抛掷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其明圣贤出处之际。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详正。汪洋浩渺。尤为博瞻。总号之为论原。其如诗书序赞记传表启铭志题述评辩。是是非非。所谓太山之毫芒耳。及后终于湖山而火化。不坏者六物。天下闻其风莫不东首而长想。呜呼师云行鸟飞于天地之间。视万乘之尊。其势霄壤之辽也。顾王公贵人云泥之异也。一旦以其所为之书。献之天子。为之动容。天下靡然向风。而使其乃宗乃祖吾佛无

上妙道。明白于万世。而卒酬其抱道辅教之志。非其自信修诚之效欤。后之学者读其书。必有掩卷而三叹者也呜呼。

师之道誉声德。既其超迈。故后世学者或当时在位道赞人主师表于天下后世者。皆仰而慕之。若天云日星焉。故有寻遗风想遐迹。瞻颂称赞不已。有若前所记。净因大觉琏禅师将师之白云谣。若江西洪觉范之礼师之骨塔诗。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吊师之古诗凡百韵者。西蜀住龙舒天柱山静禅师遥慕诗而序赞者。若灵源惟清禅师之跋诗二手帖而伸赞之者。今皆笔之于此。或详或略。以备研览。而发季世学佛者之志操焉。其净因大觉琏禅师送师之白云谣者。已见前之后序中。此不烦录矣。

(今既以陈令举所著之记为前叙旧得一叙。不书名。不知何人所作。或云。莹道温观其文藻美丽。或近似之他辈不能为也。而中间叙其为文之所以。而不甚流类。不免随为。葺正之。仍旧缀于集末云)。

礼嵩禅师塔诗(三十乙韵)

石门释惠洪作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与拳。展握故有异。要之手则然。晚世苦陵夷。讲习失渊源。君看投迹者。纷纷等狂颠。韩子亦儒衣。倔强称时贤。凭陵作诟语。到死不少悛。后世师韩辈。冗长犹可怜。趋名不自信。泛逐工词言。嗥然皇佑初。飞声闹喧阗。田衣动成群。怒瘿空自悬。缩首不暇息。兀坐如蹲猿。堂堂东山公。才大德亦全。齿牙生风雷。笔阵森戈鋌。隐然湖海上。长庚横晓天。作书肆豪猛。挥斥莫敢前。群儿虽貌敬。臆论已不专。书成谒天子。一日万口传。坐令天下士。欲见嗟无缘。功成还山中。笑语答云烟。我来不及见。山水自明鲜。入门寂无声。修竹空满轩。永怀翛然姿。骨目耸清坚。僮奴岂知此。住兹亦弥年。指余以石塔。草棘北峯巅。再拜不忍去。听此遶涧泉。吁嗟末运中。那复斯人焉。文章亦细事。清苦非所便。但爱公所守。远拍诸祖肩。迟迟哦公诗。落日满晴川。愿持折脚铛。结茅西涧边。岁时逻松桧。来此扫颓砖。

吊嵩禅师诗(并引)

南海楞伽山守端述

建中靖国改元辛巳冬十一月既望。余抱远公文集。自庐岳而东。图入木钱唐布流天下。乃特诣师故居永安精舍之后。岭端蒙雪霜排榛莽。于所藏阁维不坏之五相舍利小石塔前。恭备香羞茗烛等。作礼以供焉。因抽鄙思为五言古诗。凡一百韵。长跪端想诚百其心。粲若有对。遂作南音。稽然以讽之。庶不忘其本而聊为攀慕悼之之诚也。禅师平日有诗云。异乡风俗客不恶。但欲南音来耳边。余连与藤东西交徼。最为密迩。禅师迁寂在于熙宁五年之夏。余纔八岁。其实忝师里中之晚生。所作南音不得不尔。苟不离正受。庶其裁择焉。

觉城否复隍。慧日书有食。苟无明哲士。曷以救颠仄。缅惟东山师。降灵自天德。申甫宁加诸。奋身若葡卜。吾法倾不纲。苍黄莫之测。洗洗排佛徒。岩岩侍君侧。适操权衡者。兼领辞翰职。率意务品藻。庶形在埏埴。唐书预之修。韩语例增饰。窃自比丘轲。拒我过杨墨。惜彼述至言。曾之通皇极。废道专以人。讪恶肆其力。坑焚必有待。伐削岂容刻。愚俗初易欺。圣主终难惑。当时禅讲辈。动类百千亿。独谁敢枝梧。缩手俟徽缠。唯师奋然作。感愤形诸色。一言涂脑肝。万卷罗胸臆。人爵犹唾遗。冥鸿詎笼得。蠢蠢嗟东人。迟迟别南国。历楚仍骋吴。百城慕知识。义龙云之天。禅虎角而翼。诛茆灵峯西。杀简仙源北。著书效龙猛。护法掌司直。正宗序昭穆。原教辩离即(谓儒释二教虽殊皆相资而化物也)笔峯回峭崿。词海弥溟[泳-永+仄]。纷葩若辉散。宏丽尚典实。匠媪补穹旻。効禹导沟洫。动或几百卷。经世为模则。斯文千古雄。斯义万夫特。据理从所征。处战无弗克。吾皇遇唐虞。吾相遭禹稷。抱书乃西献。乘时辟凶塞。喜览明光殿。抚念加叹息。赏其系表才。爵为天下式。谓尝猎英隼。忽此遗穀弋。小避三公位。高凭四依轼。慧日昏复明。禅经乱还絨。智林久宜茂。福田广须植。大信过豚鱼。至仁周动植。良可班诸藏。寻即遵所勅(略去五韵)飞章类席卷。横议同镜拭。舂喉那补爨。树口拊拱默。始知猛陵翁(即师里名。彼多猕猛陵男子故)原筮无遗慝。金汤义存存。泾渭情湜湜(略去二韵)既而谓东归。湖山梦还忆。列户翠可染。当窗秀堪织。风尚清散为。僧年白驹逼。孰贵秉烛游。鼓缶歆吴日。林远争追随。宗雷苦凄恻。禅诵心稍隙。骚雅兴仍亟。道行愈峻卓。德声转辉赫(略去七韵)宴坐君无何。遗偈见敦饰。大梅鼯鼠声。匪我相囚福(师临终偈云。不似大梅老。贪随鼯鼠声。云)奄然遂长往。休征难具仿。明发鹞峯下。阁维火初熄。五相坚不化。鲜柔光耀翌。灿若金出[金*非]。莹如玉分玦。式旌无妄犯。奉法刚而[塞-土+心]。灵山众咸覩。望林加渴醴。克奇冠前籍。景仰动殊域。王公竞嗟骇。士庶增悃悞(略去二韵)共收鹤林骨。合葬鹞山肋(略去三韵)涧猿徒自号。书

鱼蠹谁蚀。僧史半十料。工歌全九罫(略去六韵)致我来吴楚。慕师自岐嶷。获记楞伽游。诵味踰鲙职(师有游吾湟川燕嘉亭。及楞伽山寺记也)。哲人既云殂。至道亦将踣。已乎三十年。临吊徒深克。妙峯高为塔。梵天广成国(国或作异)万物备蒸尝。五云争辅翊。乾坤或几息。海山有时泐。师其道与名。勃然长鬢鬢。

(命研味其诗。虽风调气韵高爽酋劲。而中间凡用事缀韵过于迂辟。今略取其辞意简雅超迈之句。次成七十三韵。亦可见其才志向慕之诚至焉)。

赞明教大师(并叙)

龙舒天柱山修静述

始余读嵩禅师辅教编。爱其文落落有奇伟气。而能发挥释氏之道。以谕夫当世名儒释子之不知教本者。俾之达性命之奥。见圣贤所以施教敷化之心。而不沦于是非相战之地(中间叙繁处。皆略之)若夫统之有宗而穷深及微。则尚恐二家之学者或未易晓其边徼。况能究其道而见其全乎。及其示寂后阁维而五物不灰。然此虽师之糠粃而以歿故已方见信于其徒。则其所蕴精粹要妙。而不获见知于人者多矣。呜呼道之难传也若是乎。予甚悲之。其道虽能化当世名儒。而不能尽化其徒。故师歿后其真风胜轨不甚章章绚烂于世。兹或希世之才黄钟之音不投于里耳。小器哉。予晚路末学不遑洒扫于庭宇而觐望余光。徒临风挥涕有胡不万年之叹也。今采其遗芳稽首长想。系之以赞云。

藤山之东。紫云浮空。爰有僧龙。名配维嵩。自脱襦裸。居仁由孝。冰雪其躬。律仪是效。远览高翔。游吴暨梁。道继佛祖。欲隐弥彰。适丁祇园。谤焰四起。纵笔成书。盖不得已。既而扑灭。昙花重荣。嘉佑之间。独飞英声。帝泽屡沾。公卿折节。咄嗟吾徒。反肆馜舌。遂赋归欤。安于覆盂。少林食毒。异轨同途。小智自贤。所在成市。颀然谁俦。理固宜尔。太阿出匣。斩蛟戮螭。用之补履。曾不如锥。答焉云逝。遗迹莫继。凛乎真风。永蠲氛翳。嗟乎鰕生。不克祇承。每一念至。气填于膺。竟何能为。只益惭怍。聊笔清芬。式告来学。

题明教禅师手帖后(二首)

灵源叟

吾佛大法。盖世出世间千圣万灵道德性命之本源。源深本妙非思议可及。其应缘扬化也。当必资开士因王臣之力启物信而御外魔。开士出。盖视法运之通塞。决与世致益。不苟然也。藤州明教大师嵩和尚其人欤。妙达玄宗博极世解。出皇佑至和间。见外党有致吾法之疮疣者。则曰。予窃菩萨权。为如来使。辩而明之。以度彼惑。俾归正趣。实所任职矣。于是著书闻奏蒙

仁宗皇帝嘉赏。勅入经藏。班行天下。于是魔云廓而佛日辉也。和尚既建功德于教门。其英声茂实壮饰其曹。稍蕴知识举知钦慕。而比年法值下衰。人根鄙劣。喜剃染之便。争变形服。窃入吾家。纷情世尘。滥厕僧伦者。皆是见闻思虑不脱俚俗。何高德胜义之能讲慕哉。宝因择言上人当此时能竦所闻而矜所慕其贤于滥厕之流者故可称也。虽久游禅林服业祖道。而于弘教大士知开导耳目起睇[目*冀]之志也。故在京师。闻律僧有上世与明教相厚善者。乃访问之。彼为道前事。且出此帖示之。择言苦求得之。珍收南来以示余。若有异获。因语之曰。汝企其人而重其遗迹。以彼名耶实耶。以名则于彼外矣。徒可资于谈柄。无益乎己。以实则明教之至论可考。以发覆致远者甚多。汝宜寻而究之。且想彼标致以自勉激。则终有益也矣。年月日。

又帖

明教大师嵩和尚。自称藤州东山沙门。乘夙悲誓出于皇朝。始以天下缙绅先生。或未究我法大道之源。而域守所习迹佛教为夷狄之法而蔑视之。至加毁灭谓无使混害中国周孔之道。和尚惜彼循枝而遗根背源而向派。非徒谓暗乎此。其学周孔之道也。可得谓能自其明而极其诚。由其诚而尽其道。以成天下大本大公。包博无外纯全之妙神者耶。由于不自知。所以不知人矣。和尚博极古今儒释教道之本。会通圣贤理事论议之迹。若振纲张网举领提裘。目分毛**敛**。见者皆明。义贯理融感会神府。乃知凡圣人所出之方所示之言。特其教之迹矣。使知识之明者。由此自返所以迹所以言者。以内照之则灵于廓然。无内外无彼此。岂华夷儒释之可辩耶。乃着之书号辅教编。以开谕缙绅先生之徒。奏之天子。上嘉叹之。勅与班行。而名卿巨儒至如欧阳文忠公诸豪。览其书莫不叹服敬而礼之。复缘浅识讲解辈毁其宗门。故撰正宗记定祖图以辩其说。亦奏上行之。既而还东吴示灭。灵迹甚异。具如传记。其墙岸法门启迪信路。虽古高僧之雄者。不过尔耳。禅人宝智得其遗帖求跋。故援毫信手。愧不能述其万一也。灵源叟书。

至圣至言。回偏树正。皇天皇觉。决浅蹟深。大哉善哉。福沾诸后。重刊所疏。续继斯云。

鐔津集重刊疏

夫明教大师。乃是大乘菩萨。知佛法有难。于是乘大愿轮复生世间。著书辅教者也。昔宋之巨儒缙绅先生尝评其文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斯言是矣。欧阳子云。不意僧中有此郎耶。当时排佛之心。已廓然熄灭而无余矣。古今僧中之为文者多。而未尝有出其右者。所谓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自昔兵变已来。书板磨灭。后之学者无所见闻。为可忧也。兹欲重刻吴中。所费繁伙。于是缀疏仰谒群贤同道学者。覩兹胜事得无慨然赞助者乎。

为因缘而出现世间。咸宗鹭岭。以文章而黼黻圣谛。惟尚鐔津。深穷万法之原。同入三乘之藏。读之可以开人天之眼目。统之可以扫儒释之藩篱。好书而不好此书。孰谓好学。明道而不明斯道。岂曰明心。欲重刻云间益广传于天下。致永叔黎明之见。名重一时。遭仁宗天纵之资。功垂万古。群贤既遇。胜事当成。

洪武甲子春天台松雨斋沙门原旭撰

右松雨老和尚为琦首座制疏。重刊宋明教大师文集于云间。既以化行开至二十余版矣。适琦公疾作。不克成其事。兹以天全叡首座愍邪法增盛。发坚固志继其芳猷。一日持此卷过余坚密精舍。命题于后。余虽不敏。覩此胜因。不觉踊跃而喜。此集湮没久矣。若使竭力成就。大行于世。正所谓揭慧日于中天。耀昏衢于叔世者也。天全其勉之。

永乐三年冬嘉兴府僧纲司都纲天宁弘宗书

重刻鐔津文集后序

学有及物之功。文为载道之器。学而不能利乎物。徒学也。文而不能衍乎道。空文也。若夫推其道发于文章。肆其学以援斯人。宋明教嵩禅师其人欤。嗟夫吾佛之教法心法也。生灵同而有焉。但为虚妄所蔽。不能显现。洎四生沦六趣。何由得已哉。而吾佛愍之。以此心法随器而谕。俾各得乎本有。或者不仰恩怀德反生讥毁。是则自毁其心非毁其教法也。教中所谓世智辩聪八难之一。且不信而毁。又非虚妄所蔽。若虚妄所蔽。或能了妄即真。不信而毁则自昧其心。自昧其心犹种之败芽之焦。不复有发生之日矣。得不

尤可愍哉。而明教性稟生知。能体佛意。学则必欲援世。非徒学也。文则必在明道。非空文也。况是时天下学士。宗韩氏以拒我。故劝书原教诸文不得不作焉。学者总称号谭津文集。斯文行世。真救世明道之要术也。可一日而无哉。旧版湮没。人皆痛惜。嘉禾天宁首座天全献公。乃东海慧眼弘辩禅师之弟子。施衣资重梓流行。其亦明教之心也欤。板既成。请叙其后。蒙晚生。读其文集有不得执笔从游之叹。今获厕名于后。不亦大幸乎。不亦大幸乎。

永乐八年岁在庚寅夏四月初吉

浙江杭州府径山禅寺住持沙门文琇

谭津文集卷第十九终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52 册 No. 2115 谭津文集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22 (Big5)，完成日期：2011/02/25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北美某大德提供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